

我总觉得我们这里妇女很苦

被访人：张明春，男，27岁，苗族，初中毕业，
香港乐施会威宁项目雪山点推广员。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1日晚上。

访谈地点：威宁项目雪山服务中心宿舍。

访谈人：张晓，女，42岁，苗族，贵州省社会科学
学院民族文化所副所长。

4月21日，我访问雪山镇栽树村归来，心里一直不能平静，妇女们向我反映的丈夫虐待妻子的问题给我震动很大。张明春是位男性，不是我的访谈范围，但因他就是栽树村人，而且有一定的文化和担任了乐施会项目的推广员，我想他能够从男性的眼光反映许多妇女问题。“兼听则明”，为了进一步明确妇女们反映的问题的客观程度，我决定访问张明春。访谈是讨论式的。

张晓(简称张)：你是栽树村的人，请你给我谈谈栽树村的情况。先谈谈村里的基本情况，再谈谈妇女的情况。

张明春(简称春)：我们苗族地处偏僻落后的山区，这几年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比其他民族差距就大，像生活方面、畜牧业方面与人家比较下来差距太大。在历史上苗族势力小，占的地势比人家差些，还有环境也很差，生态也破坏得差不多，各方面条件都太差。

张：你们栽树村一共有好多户？

春：行政村有100多户，只有3个组。这100多户有400多人，

其中有五六家彝族，三四家汉族。

张：现在这个村，粮食基本够不够吃？

春：不够。这个村的粮食状况每年不缺粮只是两三家，基本上80%都是缺粮的。

张：不缺粮的大概占好多？

春：不缺粮的大概20%，不过是他们在经济上有一小点收入（用来买粮）。

张：你们这里是畜牧区，要靠畜牧来换粮食吃？

春：是这样。

张：从今天我们调查的情况看，你们村儿童入学率低，儿童失学相当多，主要是哪样原因？

春：主要原因还是在经济方面。

张：交不起学费（实际是书杂费）？

春：是交不起学费，这个学费是越来越高，学生入学率下降，他没得钱去交。

张：你觉得你们这个村妇女情况怎么样？妇女地位怎么样？

春：在思想素质上，我们这个民族妇女她舍不得离开家庭。在经济收入上，不管她有钱无钱，她卖鸡蛋就要买点毛线，买点白布织花衣裳，织裙子。

张：做一套衣服裙子大概要好多钱？

春：做一套裙子，最起码都要七八十块钱，连工算在内要百十块钱。

张：她们自己种麻是吧？

春：她们自己种麻，但不够。

张：妇女做裙子，有没有好坏之分，有没有说比看哪个做得好？

春：有，有手艺高和低的区别。

张：你说她们做这个裙子是以什么心理去做？是喜欢穿好看？或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手艺？或者是这是一个传统不敢违背？

春:这是作为一种传统不敢违背。

张:以你的观点来看,你是觉得她们穿苗族服装好或是穿汉族服装好?

春:我总觉得这个(苗族)服装在时间上花的工程太大。各方面条件差,白天把活路做了,晚上她还不睡,还要刷麻等,她休息时间就短。11点钟才休息,早上6点钟就起床。所以她这个休息时间太少,也就影响身心健康。

张:你觉得妇女搞这个苗家服装是家庭经济贫困的一个原因?你认为妇女用钱去买材料做花衣是不是不应该搞?

春:我觉得搞一小套花衣(指民族服装),在节日的时候记载这个民族的传统,平常在生活中完全可以把它改进。这个很麻烦,工程费又大,脑力各方面都受到影响。她整天就想到还有这样那样要搞。

张:你觉得她们去做她们的这个苗族服饰的时候,是非常有兴趣去做呢或者是一个负担?

春:情况不一,有好多人都觉得是个负担,有好多人都觉得是个兴趣,两种情况并存。

张:我有这么个看法,通过对妇女的访谈,我觉得农村妇女太苦了,从早到晚都只是劳动!劳动!劳动!她们没有任何休息时间,也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那么,我想她们在做这种裙子的时候,也是一种精神寄托,也就是有那么一部分生活属于她们妇女自己的天地,有没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春:你讲的这个也是有。

张:如果说她们手艺还有个高低,她们在这里可以比个手艺,她们通过这个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还有这也是她们人生价值的体现。我想如果没有这一套东西的话,没有一点点精神支柱,那么妇女的整个生活就太艰难了,太苦了,你觉得是不是这样?我们再另外谈一个问题,你觉得在农村男女平不平等?

春:男女平等的问题怕还是平等的,但是料理家务活路还是女的做得多,不过重担还是男人扛。

张:你说的意思是男女还是平等的,但劳动的付出还是妇女大。那么你说的平等指哪些方面?

春:平等在生活上、吃穿上,像上街这些,妇女要买什么、用什么都要征求妇女意见,需要什么她就去买,不需要男的不强迫。

张:你说的男女平等是说男人还是很尊重女人的意见,有事情和女人商量?这是平等的一个方面。女人劳动付出比男人大,但重活是男人承担。那么我再问你,你们村子里的经济权掌握在哪个手头,也就是哪个管钱管家?

春:不仅我们这个地方,我想哪里都是一样的。男的使用钱,女的保管钱,用在哪方面男的安排。

张:也就是说,女人保管钱,但由男的来决定,对不对?男的来支配钱,男的说怎么用,女的才敢用。大部分家庭来说,如果女人想用钱,男人给不给用?

春:给。各家庭也不一样。如果男的觉得该用的也就给用。

张:我问你一个情况,我今天的访谈中,丈夫打妻子的现象比较多,是不是?

春:这个现象也有。

张:这在你们村占好大的比例?

春:占百分之零点几,百分之零点三。

张:占百分之零点三,那就是一个都不到?

春:这个比例很小,100户中只有一两家。

张:那你们那村子有100多户人家只有一两家是不是?

春:是。

张:那我今天去访问妇女们不是这么讲呀!妇女们说可能有百分之六十的家庭丈夫打老婆,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可能有百分之八九十。你们之间的说法差距太大,是不是因为你是那个村

子的男人,要帮你们男人说话?

春:不是。我看打架这种要分几种情况,有的是要离婚打,这是时刻都在吵在打的。我计百分之几的是指出出进进都要打来出气。她们讲的一般属于哪家吵吵闹闹就以为这家吵这家打,其实一家人生活多少是要吵,但要看是闹在哪个方面。这个是要考虑。

张:那就说,她们家不是闹离婚,家庭关系也正常,只是在闹矛盾的时候,男人要动手打女人,像这样的家庭占多大比例?

春:这种家庭也只是占百分之十,这个我讲都多了。一个家庭有好多事要争吵,争吵了才办得成事情(指意见统一),要不然你办你的事情我办我的事情……争吵是正常事情。

张:争吵的事妇女们反映,吵架时妇女也只跟男人吵,只是打架不敢跟男人打,因为妇女没有男人力气大。

春:这个情况,也是各有各的家庭情况。

张:你们村子有没有家庭完全由女人来掌权的?有没有男人怕女人的家庭?

春:有的嘛。但说怕也没有哪个实在怕,女人当家安排的情况是有的。

张:女人在生孩子这样的期间,丈夫一般对妻子关不关心?

春:关心的嘛。关心就是轻点活路拿给她做,重的活路(推磨、挑水)就不给她做,这就是关心。如果是纯粹不给做,那么女人也想男人那么苦还要照顾自己,自己也起来做。

张:村子里面的妇女是不是妇科病比较多?

春:妇女一般风湿病和妇科病比较多,为什么呢?我总觉得我们农村跟不上形势,经济落后,特别穷,没有条件照顾妇女。妇女生小孩丢一抱草在那个墙脚,潮湿,各方面的感染,草有细菌,引起细菌感染。还有一种是子宫脱垂,送回去应该作子宫冲洗和消毒,她们的做法是没有那样消毒。只要是胎盘不下来的,还有子宫脱垂的这部分人以后都是身体长期不行。

张:子宫脱垂是掉出来以后又用手入进去?

春:对,入进去! 所以处理不好,技术不行。

张:那么我访问了这里的妇女,她们全是自己接生(即没请医生或接生员接生)。

春:她们自己接生,确实她们也有自己的技术(经验)。

张:她们是请人来接生呢,或是自己给自己接生?

春:那些没有哪样技术,但她还是喊个人来。

张:还是请有经验的人来。那么在你看来这些有经验的人是不是方法很科学?

春:科学? 她们的经验也只是限于她们经历过那段时间,(因为)没有接生员,只好她们接生。

张:没有接生员,她们也从来不清医生?

春:受经济的局限,不清。

张:你爱人是怎么接生的?

春:我们经济条件差还不是老妈自己接生的。

张:那时你懂兽医没有?

春:还不懂。

张:如果你懂了你可以接生的嘛?

春:完全可以仿照兽医知识。

张:像你们已懂兽医方面,如果加以培训是可以接生的?

春:那当然。

张:假如把你培训后去接生她们能接受不? 她们允不允许男人接生?

春:准的,这种是特殊情况。

张:妇女有妇科病也不去看,除非病得老火(即厉害)躺在床上起不来,总挺着?

春:不去看。这主要经济开支方面受限制,因为一进医院一大笔开支。只有病得老火才去医院,去医院也只是打点针、吃点药,

根本不是说治病。

张：妇女健康是一个老火的事情。

春：特别是难产，难产她们也有一些经验，如像胎位不正，有经验的人一摸， she 就把位置抽正。像这样的难产送进农村医院，是伸手进去硬把娃娃拿出来。

张：你是说在生孩子之前，有经验的人能把娃娃位置摆正，但这种经验是不是很多人有？

春：是有经验的，年龄大一点的。

张：你们村有没有难产死的人？

春：没得，从我记事以来难产死的没得，但难产熬了几天几夜的是有的。

张：农村没有消毒措施，生娃娃剪脐带用哪样来剪？

春：是用一般的这种剪布的剪刀，但是她们也很有经验，她们是经过消毒，放在铤壶里面把水煨涨了才用……我总觉得我们这里妇女很苦，有了病也不好意思说，连（对）她的男人也不好意思说，她有病只好自己忍着。

张：我调查好几个人她们都反映月经痛，一般是当姑娘时月经痛，结婚生小孩以后就好了。她们反而是婚后痛，不知怎么一回事。

春：好多人都是这样，我家女的也是。

张：按道理是不应该痛的。

春：是不应该痛的。不晓得是哪样原因。

张：你看除了这个方面以外，妇女还有些哪样？

春：……提供知识学习，经济要上去。

张：今天我去调查，好多人都认为有演出团来演出，都跑来看，好像她们很渴望娱乐活动。

春：是，但娱乐活动首先培训，应该引进培训的人。

张：好像最近你们村在搞文化班是不是？在上文化课，教唱歌跳舞之类的，在支书家，你晓得这件事吗？今天我是听朱老师跟一

个小姑娘说。

春：哦，她讲的那个是农村夜校。我总觉得搞这个农村夜校，晚上搞，白天做活路，晚上哪个还有精神去学习。像他们信教的，看是定在星期五、星期六这两天，哪天去学习去娱乐，拿一天去搞。如果白天做活路晚上读夜校，10点、11点才慢慢来休息，休息时间不够，白天没有精力。要搞就白天搞，像信教一样。

张：你们现在还是靠烧柴？砍柴也是妇女的一个负担。

春：砍柴是男人去砍，砍多了女人也心疼，你去砍几天，她也去砍几天。

张：砍柴是不是天天都去砍才够烧？

春：砍了柴连根都要挖，这草皮也就没得。

张：你觉得这个燃料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春：我觉得还是要种树……还有牲畜需要草……

张：苗族妇女都是非常能吃苦耐劳，再苦再累也是不吭声、不吭气。一般妇女小孩都是她们带，家务都是她们做，坡上的活都是和男人一样做，只不过男人做得生点？

春：嗯，是这样。

张：男人回家帮不帮助妻子做一点家务？

春：也做的。每天的家务很多，特别是推包谷这活路也很重。

张：吃的包谷是每天都要推的，一天要推好多才够吃一天。

春：10斤包谷还是要推的，1个多小时，还要看磨的大小，如果小了要推两三个小时。

张：10斤够吃一天？够几口人吃？

春：……人吃的还有喂牲口。

张：把粗的推了喂牲口，人吃细的是不是？

春：这个不一定，她推了10斤包谷喂牲畜，人也吃。

张：买粮食来不仅人吃也喂牲畜？

春：牲畜喂来找钱，如果一个家庭连牲畜都没得就太穷了。

张:如果不喂牲畜就有粮食吃,但就没有钱,那么哪种划算点。

春:还是买粮食喂牲口划算点,牲口喂了可以换得钱。有了资金可以周转。

张:现在比较给妇女带来重劳动量的一个是推磨,一个是砍柴。当然男的也搞,但主要是妇女。还有牲口也喂得太多,煮呀喂呀。你们这里是生喂或熟喂?

春:一般夏天是生喂,冬天是熟喂。

(这份访谈录被访人声音太低,多处听不清楚。)

希望有一片自己的荒山好种树

被访人：李娟(化名)，女，36岁，苗族，农民。

采访时间：1997年4月22日上午。

采访地点：贵州省威宁县李娟家里。

访谈人：张晓，女，42岁，苗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所副所长。

资整理人：张寒梅，贵州省文联《南风》编辑部工作人员。

李娟是冰川镇(化名)苗族妇女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位，高中毕业生。她是威宁县龙街大寨的姑娘，嫁到冰川镇龙庄。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到雪山镇以后，因为需要一位苗话翻译，县妇联张主任把她介绍给我。在和她交往的几天中，我发现她是个很能干的农村妇女。她对问题的理解和思想的表达都很准确和清晰，而且知识面宽，懂得许多实用技术和常识，她曾当过两年代课教师。她在自身处境很艰难的情况下，一直在关心和帮助家乡办夜校，帮助当地的苗族妇女。

听说她的丈夫已离家出走，她没有职业，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她却要养活两个孩子和自己。

她的生活经历无疑是丰富的和很有代表性的，所以我访问了她。根据她的要求，我隐去她的真实姓名和一些地名。

张晓(简称张)：你是冰川镇唯一的一个苗族女高中毕业生，作

为一个苗族妇女,想了解你的人生经历,请你把你的故事摆一摆给我听。

李娟(简称李):就是从小到大,到现在?

张:对,从小的时候讲起。

李:我是1961年生的,好像恰恰是下放食堂的第10天生,我爸爸也记不得是几月几号了。生后可能生活很艰苦,我母亲连一个鸡蛋都没吃到,我们营养就很差,这样身体素质就差一些。我妈在1966年就去世了,去世时我才有5岁,还有个小弟有两岁。一年以后大姐出嫁了,大哥基本上能够帮家里点忙,但是呢也做不了好大的事。我妈死后的第二年,我们院子又着了火灾,我这个哥就去救火,救火恰恰遭烧掉。

张:哎唷,烧死了!

李:嗯,烧死了。是拿(即抬)到威宁县医院去抢救没抢救过来就死了。烧死了以后我家父亲就带着我们几姊妹——两个哥,一个弟,还有我,一起在着。第二个哥还比较小,只有13岁,做不了啥事。这个哥也是学习很好的,老师还是要求他去读书,但我妈死了以后我父亲盘不起了,我家这个哥就回家来了,回家以后他还是想读书。我也记不清是哪年了,我父亲就娶了后母,继母来了后,我家几姊妹都不允许再读书。1974年那年我就估倒去读,当时政府也去劝,做思想工作,我就得去读书了,一读书就是两姊妹去读。

张:你弟弟和你?

李:嗯。我的三哥都还想去读,哭着就想读书,但是我继母还是不准。我家弟去读了,他学习差一些,读到四年级就不去了。但是我家弟做事很勤快,招呼牲口也招呼得好。我呢,就靠学校的助学金一直把小学读完,读完后我继母还是不准我再去读,她要求女生在那个时候就应该给人家,她后来就把我给人家,我就不愿意。

张:是放给人家吗?

李:嗯,是放给人家,我就不愿。矛盾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那时

我母亲(继母)就把我所有的裙子那些全部收藏起来,从那时开始我就自己做穿的,我白天去读书,晚上回来就织点麻,织点麻就自己做穿。到初中以后,生产队(干部)就到家里来劝她,劝她后还是给读,我父亲把我带去报名,学校看到这个情况,还是解决了助学金。

张:你们家是在哪个地方?

李:是在龙街嘛,是龙街大寨。我把初中读完,那时分数也不怎样高,我们是苗族寨子,汉话都讲不起的。因为我有点爱学习,从小就是看那些电影上的英雄之后,我就想当个英雄,想当个好人物,一心想读书。就初中的时候学习赶不上去,因为汉话你都不大听得懂,像数学的应用题咋个分析得倒?只是靠一些死记硬背的东西还能够勉强混得上去。我初中是在龙街毕业的,在假期以后,其他同学升学考试完了,得到通知了,我没得到通知心头就难过,有一天我们去参加劳动,突然听说我是录取在威中(即威宁中学),几个区前五名的就录取到那里去,我也是其中一个。当时我太高兴了,因为自己是从来都没有进过城的,连班车都没见过,我就想像威宁中学究竟是怎么回事,激动得一晚都没睡着觉,饭都吃不下。第二天我家父亲就(要让我去上学),母亲还是不准,母亲就找父亲闹,我父亲就说很困难,但他还是不重男轻女,说哪个读得去哪个就去读。我家哥说,他们得不到读就让我读。当时是靠挣工分吃饭,他们挣的工分让我去读,但还是很困难,一分钱都没得。那时我的父亲就去掰青包谷,那晚上去推点浆耙耙背起去威宁中学。哎,那天好高兴。啊,威宁还不像现在这个样哩,那些房子都是些板壁房,我看到人家打这种机子,一天就站起看不想走。

张:缝纫机?

李:嗯,我就不想走。我家哥喊我快走快走,我就不想走。又走到一家店,有好多文具,我就站起不想走,觉得好稀奇!走到学校后,我看操场也不觉得怎么好,但是我仍觉得很新鲜,那些柳树

虽然有些黄了,但空气还是很好,比起乡下好多了,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我就在那里读。读了后,也是很多原因,我原来在初中的时候就有个男同学,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读书,他高我一级,我初三时他已高一,实际我考取威宁中学全是他出的题我复习,像政治题这些,他要求我抄了四十道题要我全部背完。后来他父亲把他转到威宁去了,他就跟我讲“以后我希望你跟我通信”,他说他要进州里去读书,后来我又恰恰录取到威中去了,他也恰恰转到那里去读书,我们俩又是一个班级。在高一的时候我的成绩还是好的,赶得上的,高二的上半年他突然病了住院去了,以后他就休假休息去了。我的学习降了,好像找不到什么人问(问题)。我们那一代不像现在样谈恋爱,只是觉得心中有种失落的感觉,成绩就降了,数理化我就跟不上。高考时原打算去学文科,但到最后我觉得大学不是我考的,考的那几天就又悄悄考了中专,考中专我是一点都没有复习,后来就落选了。我的同学录取了,我没有被录取,那种痛苦也就无法形容了。恰恰这年我的兄弟(死了),本来我的兄弟在家就很受折磨的,那时我们也很穷,没有钱,他们去挖黄连树来泡起,滤了要拿去卖,那晚上有个小朋友叫我家兄弟,他出去(不小心)就把滤起的黄连素绊倒打泼了,他害怕,就自杀了!他勒脖子死的那晚上,我又落选,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突然感到头痛,那个头痛无法医治。后来我想去补习,我家继母还是不同意,说那个大的年纪你要去补习呀?你究竟是做什么?你是个老姑娘应该出嫁了!矛盾就更加增加。我继母就跟我父亲讲:“假如你要等你家这个姑娘去读书的话,那么我就让给你,读出来以后你就带她在一辈子,她就是你小老婆!”越讲我心里越难过,就跟她吵架。跟她吵了以后, she 就把家产全部搬起走,我就无法补习了。以后就跟着我父亲搞生产,但心里还是不落呀!心里一直都不落,还是想读书,我还是想考个大学呀!继母把这些家产全部肇完(即花光)了以后转回来了。别人就跟我讲,她(指继母)是无儿无女的,她会不

会起什么坏心,你现在人也大了,干脆你自己找出去就得了。当时心头还是想,我那个同学他病休了,不晓得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但是无法跟他联系了,我就走龙庄我姐家。我求他们说:“要么你们拿40块钱我去补习,以后考上我就还你们,考不上我也还你们。”但我家姐夫不答应,我家姐就作不了主。我姐说:“我现在四打四个娃娃,我对不起你,你现在人大了,自己找出路吧。”我现在的这个丈夫,他也是落选,落选了以后他的女朋友也就跟他完了(笑)。他无法了,就到我姐家来接我,煮起4个鸡蛋来接我,什么都不要(笑),煮起4个鸡蛋就来喊我走他家去。我家姐就跟他讲好,说我家这个妹一直是读书的,所以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你看看,如果以后你两个能白头到老你就把她带起去,你不嫌弃她就把她带起去,假如你嫌弃她你就不要带走。他说他没有什么嫌弃的,他总觉得他和我能够在一起生活。他跟我大姐讲,只怕我变心,他是不会变,我也就跟着他走,也无法了。就这样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1982年6月份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在他家,他家的生活与我家下边也就不一样了,因为下边我父亲虽然不识字,但是思想是很开通的,对女生没有什么歧视,而且对一个家庭来说没得什么太严肃,所以我们都比较自由。我来了以后人家老公公就不是这样,他有点封建意识,我来的时候他看不惯我们穿长裤子,然后他总觉得我讲话的时候会带着点汉语,这些他就见不惯,而且他是坚决不同意他家儿子接我,他说这种学生带出来后没得劳力,你跟她在不下去,不行,他家父亲坚决反对。但是他(指丈夫)还是要,他想要有点知识的,这样我们在下来,老人也不高兴。来了以后我每时每刻都要注意讲话,穿着这些都要注意,时时刻刻都得注意,很难过。在他家也不安心,天天跟他们搞生产,但是脑子头还是想到是不是有一天还能够出去(笑)。想看点书,嫁到他家以后,他家也很节约,煤油不准多点,我会偷偷在他们睡着后点一下,但是被老公公发觉了,他就大骂我,他说煤油贵得很,不准点,做活路这些都要跟

着老婆婆走。那时候他们那里开始有夜校,就是现在的办公室主任他们搞的。当时我很想看,但是我也不敢去,有时候他们节假日我晚点去看看,他们也想请我去辅导一下,我都是偷偷的,生怕我家婆婆他们看到。就这样苦苦的熬了几年后,1985年我生了我家的大姑娘。生了我家大姑娘之后还是心不落,心头还是难过,还是憋着熬。1986年又接着生了这个儿子,生了个儿子,心里稍微好些,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就必须好好地搞一下生产,没得别样看,我好好地培养两个娃娃。恰恰在这个时候,他爸爸(指丈夫)去大街工作,有天他听到个确切的消息,说他是录取中央民院的,被人顶替了。从那天起他就开始喝酒,开始发酒疯,他把气全部往我身上发,我莫名其妙地受他的气。

张:他搞哪样工作?

李:他是搞农推(即农业推广)工作。

张:是临时聘的?

李:是他考倒(即考取)的,考经营管理,是国家干部。从那天开始我俩关系就渐渐不好,他也就渐渐堕落了。他不愿意回什么家,也不愿意做什么工作,他也不再希望什么,他跟他家里讲,让我改嫁了,叫他们帮他带他的娃娃。

张:你们也没办(离婚)手续吗?

李:没办。没办呢,我现在对这婚姻不感兴趣。从他走后,我想,哎呀这个人嘛,年纪又去了,就不像年青的时候还在希望什么婚姻这些,我想到娃娃也这么大了,你还找他做什么呢?他去了以后,在这些地方嘛,人家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我在这些地方来说也有些人看不顺眼。有些男人进来,人家会觉得我不是好正经。有时候说,你占人家单位上的房子,应该自觉的搬出去,让人家有工作的来往。但如果我回去呢,他家里面总觉得是我把这个人(指丈夫)逼走的,他们总觉得是我对他不好他才出去的,特别是他父亲。我转去跟他们关系就不怎么融洽,就说老奶奶她有点好,她有点理

解女人,但她又是作不倒主的。所以我也不太想回去。在这个地方呢,我也只是单身,不管人家怎么说,我想在这个地方把这个男娃娃带大,把初中读完。他生活能自立了以后,假如我有能力也可以转到龙庄寨,因为那个地方虽然他家家族对我不怎么好,但是人些对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的,那些群众对我还是比较好的,小姑娘小儿子些也比较喜欢我,所以我想假如我转到龙庄寨呢,只是生活要困难一些,赶集很不方便,但是我想我也愿意。

张:但是娃娃读书不方便。

李:嗯,就是娃娃读书不方便,我家小姑娘又是最固执,她还是想读书,成绩也比较好,你说叫她回来这里读吧(她女儿在威宁读书),她不愿意,也说她离不开那些老师些,而且她的老师也舍不得她。她很自觉,就是家长不在家,学习不需要哪个讲,她的成绩经常都在前一二名,我也就等她读下去。这个小儿子虽然贪玩些,但是在他们班上来说成绩也是前几名,我就想,不管怎样苦怎么累把这两个娃娃带大再说。至于在这地方别人的议论,他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接触女人,也喜欢接触男人,我总觉得这个男女之间只是性别上不同,有时候可以在一起交流下思想。哎呀,随他们去说口罗,我想我过下去。至于他的老爹(指丈夫)呢,他要怎样做,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想我现在是想多学点适合点的知识,以后好用,当然以前的梦想是很多、很大,假如他还是好好的和我在一起,如果他不犯事,好好的工作的话,我不仅是想这些东西。以前我在龙庄就曾经想过,我们两个必竟是龙庄第一代的有点知识的人,以后在龙庄认认真真的搞一下,比如说教学这些好好的搞一下,如果允许的话,把他工作调动一下,让他到学校来,我们先配一些人才,我想像昨天你访问的这些人,他们都想在城市,我想农村也是很好在的。住农村,地方宽,空气新鲜,假如以后好好搞起来,把这些村庄重新规划过,然后搞点什么加工厂,搞点什么开发,把些树好好地种下,搞什么养殖业这些,搞成规划

点的那种,把这些娃娃些培养出来,出来后聘用这些娃娃,一般就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这种,必须拿他们来用,就是搞大型的养鸡、养猪这些企业嘛。但这些也必须耍一些科技方法嘛,可以找些年轻的儿子,年轻的姑娘来做,如果说这些地方生活没有改变是假的,只是比其他地方要差一些,始终改变一些。我家两个曾经去找支书,曾经去动员他们,我们说大家凑点钱,我们多拿些,然后把电牵通,牵通后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当时他也没堕落。我想在这代可能也完不成,好好地盘下我的小姑娘,等她出来了以后,这些事情应该由她们来完成。我这个人有时候长期失眠,会想很多很多事情,不晓得是咋个的,有时候好像有点神经过敏一样。在这地方,我喜欢大家在一起谈心、吹牛,然后我也喜欢点文艺,喜欢点文艺活动这方面,除此其他我不喜欢。这地方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谈论什么,打点毛线,当然我也会打,但也不感兴趣。我这人呀,就是本事没得,偏生心就很大,所以龙庄这个文艺小分队我一直没让他们脱节过,如赶花山这些我会把他们带起走,我就出钱找车子拉起他们出去,带他们出去玩一下,他们也很有兴趣,以前他们汉话些都讲不清楚,他们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带他们出去了,最后团中央来了以后他们就很感兴趣了,觉得外界还是不像这个地方。

张:团中央的慰问团是不是?是艺术团?

李:团中央的扶贫慰问团吧!

张:他们来表演的吧?

李:就是共青团中央,好像是包括从上到下的这些青年吧,来了两次。这里虽然大的姑娘出嫁了,小伙子接媳妇了,但是小的又接上来了,他们也受到感染,也就学起来了。原来龙庄这地方是很冷清的,除了吹点笛子,就不懂得其他的活动。现在他们都是喜欢,以前唱歌的时候嗓子很阻,开始教他们跳舞的时候,手也累脚也累,你教了前头,后头他就不会了,你让他摆脚他就记不得摆手了,摆手就记不得摆脚了。现在出来基本上会唱也会跳了,嗓子也

不那么阻了,要好一些。这是最小的一点点,你说从长远来打算还有更多的,还很远,我本来就只能做这点点!

张:哦,能做好多算好多。你教书是哪一年教的?

李:我教书是 1988 年。

张:是龙庄代课教师吧?

李:嗯,是 1988 年进去的,我的小的娃娃是 1986 年生的。1988 年他已经会走路,那时我已经不顾老人反对不反对就自己作主去(了)。他们找民办代课教师的时候,我在那点教书,他们也曾经来验收,也来看过我。我在那里那几年,学生还是比较多,而且女生特别多。后来我们干脆搬到这边来,后头我的男人心情越来越不好,脾气越来越坏,也不支持我,他的工资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用都还不够,我一个月才 30 元钱的工资,顾不到娃娃。后来他们又把我借到这里来,那就是校长、主任到那里来听课了以后,他们总觉得他们需要我,就把我借到这个地方——冰川民族小学。这个地方原来校长是个苗族,主任还是个女的,所以唐主任把我喊到这地方来。她想学校还是要搞活跃一些,要我在这个地方好好搞一下。到了 1993 年,我们这个家庭就太扯皮了,扯皮了以后我就申请辞退了。1993 年的 4 月份时我就辞退了,辞退出来后就来搞点小生意,出来的时候没有本钱,他们学校只给我补发了 90 元的班主任津贴。我就将那 90 块钱拿出来,以前他们(指小贩)卖那个烂棉衣,我就给那些四川人赊一点烂棉衣,然后拿去卖。早上跟他们赊去卖,晚上就把他们的本钱还给他们。后头卖了有几百块钱的资本了,我就去跟他们大笔的赊,赊了 1000 多块钱的,虽然那笔生意我做败了,最后只卖了 800 元,周转了半年后我基本上就有了一千多两千,我就将这笔钱一直周转到现在,就做这点点小生意。这两年社会竞争大得很,没办法做下去了以后,我就租地,就在附近这个生产队租了八九亩地种。每年就种这地、喂猪和摆点小摊子,买点菜这些,种下的庄稼就是喂点猪,卖了就做娃娃的书学钱,粮食

呢就是靠这点。这两年这钱也不算太困难,只是想到以后娃娃要读初中、高中这些书学费贵了,到那时候就困难一些。

张:现在为将来作准备?

李:嗯,就是为将来作准备。这个娃娃现在也不差,就是将来,困难的就是将来。

张:你在威宁读书的那个娃娃要拿钱给她的吗?

李:带点钱又带粮食。

张:一个月带好多?

李:他跟张主任在,张主任对她很好,她也了解我情况。她说这个也不拿什么钱,拿点零用钱就行了,我有时候也拿几十元钱的菜钱给她,粮食就是从家带给她的,带给她两个,她两个拿来吃也行,拿来喂猪也行。也没带好多钱,有时学校需要点什么服装费,其他费用的时候就从家拿。经济上劳力上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所以觉得负担比较重,但是这些钱来说也没好大问题,只要身体好,但我就是身体不好,各个器官都还有毛病,(我的)情况呢,就是这些啊!

张:我想请你谈一下苗族妇女的情况,因为你和她们接触比较多,又从苗寨里面走出来,有些情况看得清楚些。

李:一般来说苗族妇女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素质问题,农村妇女见识少些,文化也没得好多。还有就是在家庭中的主权问题,这是普遍存在的,虽然现在男女平等,但仅仅好像只是一种口号,可以说是解脱了一部分,但是没有彻底解脱,就是没有走入社会,没有参加经济竞争,(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由于缺乏文化,所以自身的身体素质差,但她也不晓得用什么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这个问题就是要看看能不能先培养出一部分人,先让一部分人有点知识后再来带动其他的妇女,主要还是这一个问题。

张:你能不能够谈得具体一些?

李:比如像哪方面?

张:刚才你谈的这几个方面,举些例子啊这些。

李:如缺乏文化。比如一个学生,他的家长拿他的娃儿去学校去,回来后作业做得对不对,最简单的一个加减法都不晓得,所以娃娃不做作业他就不会督促。因为她不晓得对错,娃娃说他做了,那么她也觉得是做了,这就是文化素质差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做些小买卖,如卖个鸡,这个鸡本来应是5块钱1斤,这鸡有5斤必须是五五二十五块,他不会算,人家一说,这鸡轻得很,只能是20元,15块钱他觉得也差不多,本来是5块钱1斤,搞成这鸡只有3斤,但她也无法,她也认不得,就只能拿15块钱就卖,亏得太大。比起有文化的人就差得多。

张:像我这几天去访问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一个就是农村妇女的妇科病比较普遍,是哪种原因?

李:比较普遍。

张:主要是哪方面的病?

李:比如是在月子的时候不忌,还有例假的时候也是从来无忌,比如摸冷啦,做重活啦。一般的生产劳动倒可以参加,但太重的活路就应该休息一下,但她就不顾这些,特别(是)苗族妇女,我也包括在内,我是难产,一生下来之后,婆婆不休息,她就不等你休息,如果你休息了,她心头不好过,而且脸色也不好看,我也就不休息,所以我现在是一身的老毛病,也就是从月子头遭出来的。

张:就是说,你坐月子的时候,婆婆干哪样,你也得跟着干哪样?

李:嗯,四五天以后出来就干事情了。流产等就更不消说了,流产期就不拿当(回)事了。生个娃娃把娃娃带乖(指带活)还好,因娃娃小带不出去,还(可)呆在家里,如果娃娃你没有带乖,那么你生了几天就(得)去参加生产劳动,去参加重体力劳动。

张:也就是娃娃夭折你也没有理由休息。娃娃还在时还有理由稍微休息一下。

李:嗯。

张：这理由主要是为了娃娃而不是为了大人。

李：嗯，对啦，而不是为了大人休息，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是妇科病普遍存在的原因。二来呢，不讲卫生，经济条件差，像一般农村妇女最具体就是她一个卫生纸都不用，卫生纸不用她怎么过吸，就是多穿两条裤子，这样子一来肯定炎症就多了。她平常不知道应该洗下澡，缺乏卫生知识，妇科病就多，没得人宣传这些东西，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张：你们这里看病都要到镇里去，没得哪样合作医疗，在农村没得任何医疗设施？

李：嗯，基本上没得。农村就是点草医，像我们所说的端公。摸摸下，勉强按摩按摩，草医基本上很普遍。

张：疗效是不是很好？

李：疗效一般也比较好。

张：那么就是说农村妇女看草医的是多数。

李：看草医是多数。到医院基本上都是晚期中期了。

张：像你们村子有草医的吧？

李：有的。

张：他们愿不愿意找他看？

李：愿意。愿意找。

张：是不是很出名？

李：很出名的老人已经去世了，现在的都很一般了。

张：愿来的老人是苗家的草医还是学中医来的？

李：苗家的土医。

张：是祖传的？

李：嗯，祖传的。

张：还有你们这里劳动主要是背的嘛。

李：是背，主要是背。

张：一般来说妇女要背好重？

李：一般要看身体，身体素质好的要背一百多斤，身体素质差的就是八九十斤重。

张：你觉得背的这种方式对妇女身体是不是有影响？

李：有，有影响。目前在这些山村也难得改变，因为车路不通，山很大，人力车也用不上，就只有过背。

张：他们不出来看病是什么原因？

李：是没得钱。

张：此外还有哪样？

李：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没得文化知识，比如像妇女，娃娃生病了去找哪个她也不晓得，怎么病法人家问她，她也不晓得，还得是男的跟来。一般很简单的妇科病呢，有时候她也不好意思说，她就说她 not 病。

张：她们有些哪样生育习惯？

李：她们没实行新的接生法，就用一般的老方法。比如像我，他们是拿（即让）我站着生的，拿一根棍棍给我杵着站着，好用力，恰恰这样做使力太大，而且产妇又不给保护好，这种有点危险。

张：哦，这个地方是站着生的？！

李：有些站着，有些扑着，有些坐着，有些躺着。但是睡起生的少，因为没助产，都还是跪着好，就是蹲着。

张：那么你自己生娃娃时是哪个帮你接生？

李：我生的时候有个助产妇在那点，但我那是臀位，臀位她也无法，是拼命生下来的，用老命去拼。

张：那事先你没检查？

李：事先检查，事先检查了以后医生也说过胎位不正，要求我到医院去生，但老的他们想不通，他们说老的从来都不去医院生，为什么要到医院去生嘛！这娃娃就是抱把草丢在地下就生了，何必呢？他们不愿，我家男的他也就听从老的，他总觉得老的都这么生，你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到生我家小（儿子）的时候，我就自己跑

到医院去生，跑到县保健站生。

张：后来那两个到保健站生的？

李：小伟我是自己生了，我到医院检查胎位正了就自己生了。

张：自己接生？

李：嗯。

张：中间的那个姑娘是在保健站生。大的那个就夭折了？

李：嗯，夭折了，卡死了。差点也把我整倒。我(生)第二个姑娘医生说这个太危险，你们应早点来，来暗(即晚)了，我们先救大人，娃娃不一定救倒。

张：是你自己来的呢，还是家里同意来的？

李：我自己跑去生哩，医生说来晚了，如果说是在县医院就可以剖腹产。现在跑到这里来已经去不到了，只好尽量先救大人，所以我想生下来的时候都怕是没有气了，后来他们又把痰吸出来，又打氧气，在打氧气的时候娃娃就哭出声来了，其实在家就捂倒了。那时没有钱，这两个娃娃太危险了。在农村都是这种样子，好多都像我类似的。像我当然晓得在医院生，但你说服不了人，只能依老人的，他们怎么讲怎么依他们的(笑)，想起来多怕人，真是九死一生。后来我就很积极地跑跑去把这节育手术做了，做了我觉得还是很好，我也没有休息，住了几天我还不是照样参加重体力劳动。

张：你怎么没注意休息点呢？

李：没得人帮忙，家务事没得人做，从来不休息。

张：你们这里男女的分工是男人管家或是女人管家？

李：男人管家多。

张：现在妇女不知道用法律保护她们？

李：嗯，就是她晓得她也不敢找，如果找了，就拿我来做例子嘛，找了法律相反这个家庭矛盾会变更严重。当然判了会好些，如果是调解一下，好像矛盾更加剧。所以妇女些有些不晓得，有些她也不愿去找。

张：这个地方对于生男孩生女孩计不计较？

李：也有点计较，但是不老实（即不太）计较。

张：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因为妻子全部生了女孩，丈夫就对她不满意。

李：有哇，不是太多。好像一般没得文化的人生女孩还不怎么讲，相反来说有点文化的人他就要怪罪。

张：哦，有点文化的人反而怪，没得文化的人反而不怪？

李：（没文化）他好像就是他当这个命运，他还不怪罪。（有点文化）他偏生这样，不是他不晓得，他是有意识拿女方出气。

张：比如说生了女孩，在饮食方面有没有哪样特殊的，如不给吃啦这些。

李：在我们这些地方好像还没得。要看嫁给的这个男生的性格，有的管他男女他都不会管你的，有些你生女孩生男孩他对你还是好的。

张：你们这边粮食主要是什么？

李：在冰川镇来说主要还是洋芋和荞子。因为是太高了，栽包谷很少出。

张：过去吃的东西和现在有没有好大变化？

李：没得好大变化，只是现在方便些，卖米多一些，大家也买点来吃。

张：这个地方信教还是比较多，你信教不？

李：我父母亲倒是信的，但是我走他家来他家不信。

张：你父母亲信教，他们信教过程是怎么样的，是从哪个时候兴起的？

李：我母亲是龙街大寨这个地方的，我外公是信教的，我家老爹不信这个宗教，后来他就找到我家妈，他到龙街这个地方来招亲，他就跟着信了。

张：他们本来就信的？

李：嗯，他们本来就信，柏老师把他们带出来了，以前他们什么都不晓得，他们从来不晓得怎样做生意，也不晓得要读书，后来好像说是讲过有两个苗族小伙在安顺做生意好像吃了大亏，柏老师他们就说他们太亏了。为什么你们会吃亏就是你们没有文化，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石门坎办学，特别让苗族去读书，以后就有很多苗族到那里去读书，跟着跟着就信教起来了。信教还是先从文化方面开始的，不是说信什么神呀鬼呀来的。

张：你觉得信教的和不信教的苗族群众有些什么差别？

李：我觉得信教的有些有真心真意信的，有些是赶热闹而来。真心真意信的这种思想品德好一些，如果是不信教的这种呢，思想品德稍差一些。

张：你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学校教不教苗语？

李：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们这里没开双语班。

张：你晓得有苗文的吧？

李：晓得的嘛。

张：龙街那边开不开双语班呢？

李：开的。

张：双语班效果好不？

李：可以的。

张：你们这边的夜校就只有你们搞那个文化班？

李：嗯。

张：那妇女有没有兴趣都去参加呢？

李：有兴趣，但都受男人的约束，得不倒去。

张：那么就是说这里女人做哪样事情必须男人点头才能做。

李：嗯，是的。

张：男人管女人还是管得很厉害吗？

李：嗯，是的，最起码要男人点头。

张：妇女地位怎样？

李:地位不是很高。

张:女娃娃有没得哪样财产继承权?

李:这里的女娃娃,假如说父母亲只生你一个,没得兄弟这些可以有继承权,如果有兄弟些就没得继承权。

张:妇女要钱要跟丈夫要,做哪样事情要征求丈夫的意见吗?

李:嗯。

张:丈夫准搞才搞,丈夫不准搞就不搞?

李:嗯。

张:妇女有没得人去打工的?

李:没得。

张:现在不同的民族通婚吗?

李:愿通的还是通,像我们村子里还没得这个现象。

张:像那些妻子被丈夫骂呀打呀,她们有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李:也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是躲嘛,就是躲避,如果躲避不倒,随他打。

张:如果是妇女想离婚可以离吗?

李:如果是想离婚,实在呆不下去要离婚,有时候不通过法律,就是双方老人讲一下就行。

张:要离也还是可以离的?

李:可以离的。

张:你们这里家族观念怎么样?

李:家族?也不是太重。

张:如果遇到大事情,起房子、结婚、老人去世,家族帮不帮忙?

李:帮忙。

张:一般村子里面的人关系怎么样?

李:关系也比较好的。

张:一般来说,自己遇到困难会找哪样人来帮忙?

李:如果自己遇到困难,就找家族当中最懂的啦。

张：像你们村子里有没得孤寡老人、残疾人这些？

李：残疾人有，孤寡老人没得。

张：残疾人怎么办呢？

李：现在都是有父母亲的，父母亲在招呼。

张：寨子里有没有些特别富裕的人？

李：村子里头最富裕的人就是粮食多一点，牲口多一点。

张：这些富裕的人与大家差距大不大？

李：差距比较大的。

张：差距怎么大法？

李：寨子里富裕的人一勤快，二田多，分田到户的时候姑娘多，现在全部嫁出去了。

张：那么有钱人家和一般的人交往怎样？

李：一般来说要少点，特别困难的人家和特别发财的人家交往特别少些。

张：你们这村权力最大的是哪样人？

李：权力，也没形成什么权力。

张：没得哪个特别有权力？

李：嗯。

张：一般发生纠纷找哪个解决？

李：就是找村长、支书解决。

张：你们家乡变化大吗？

李：这山区变化不是太大。

张：这些年来改革开放变化点么？

李：变呢，就说在吃和穿上好像比过去稍好些，房子也要讲究些，但是还是按照过去的老方式来过日子，而且现在生态还被破坏了一些，山水受污染严重一些。

张：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特产？

李：没有什么特产。

张:有矿产没得。

李:没得。

张:你们这点还在唱苗歌吗?

李:也会唱。

张:普不普遍?

李:不普遍。

张:年青人还唱不?

李:也会唱的。

张:现在的年轻姑娘还穿本民族服装吗?

李:都穿本民族服装。

张:现在你们村庄里有没有电影电视?

李:没得。

张:他们基本上还是以本民族语言为主吧。

李:是的。

张:你担心本民族好的东西会消失吗?

李:到目前还不会消失。

张:你觉得苗族有哪些风俗习惯是好的?

李:苗族勤快,比较团结也是个好的传统。不好的是不愿意接受新鲜的事物,不愿意彻底改变自己。

张:如果农民有钱,最先买哪样?

李:这些地方,一般有钱先解决吃的,男生就是打酒,这也是个坏习惯。

张:他们如果没有钱找哪个借?

李:苗族一般都不借钱,没得就不用,有了就用。

张:苗族一般走亲访友送礼怎么个送法?希望带些什么东西?

李:这个嘛,看各人的心情。

张:有没有些规矩?

李:没得什么规矩。像人家来我家就带个粑粑,买点水果糖,

两把面条呀。

张:爱走亲戚不?

李:爱走的。

张:包产到户后妇女更忙了还是轻松些?

李:还是轻松点,要自由些。

张:你们村子里的人喜欢来赶集吗?男的喜欢来还是女的喜欢来些?

李:都喜欢的,女的来买些针针线线,男的来买牲口呀。

张:你们那里通公路是不是要方便点?

李:是要方便点,东西可以拉进去。

张:你们那里燃料主要是什么?

李:砍柴啦,挖根根啦这些。

张:你们这里有乡规民约吗?

李:以前是有的,包产到户后可能很没得了。

张:你们这里有没有哪样种植计划?

李:种植计划倒没得,但自发地种点树呀还是有的。

张:你自己希望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李:我希望有一块自己的土和一片荒山可以去种点树。

张:你现在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李:主要是经济问题。

我想出去闯一闯

被访人：李丽(化名)，女，22岁，苗族，贵州省威宁县雪山镇栽树村人，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1日下午。

访谈地点：雪山镇栽树村一块菜园坎边。

访谈人：张晓，女，42岁，苗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所。

翻译：朱秀芬，女，36岁，苗族，威宁县雪山镇人。

李丽是一位初中生，因家庭困难中断学业。她年轻腼腆，又正好感冒嗓子沙哑，接受访问时话说得较少，虽已初中文化，说汉语还是不如说苗语流畅，所以有很多话她是用苗语表达的。因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李丽要求隐去其真实姓名。李丽是我们访谈对象中最年轻的一位。她作为一位少女代表，反映了年青一代妇女与年长妇女们一些不同的想法。她们向往新生活，希望改变家乡面貌，不满足于现状，但她们没有能力、也不知从何做起，心里也很彷徨。同时作为年轻一代，她们又以旁观者的眼光，反映了母亲一代人的生活。

张晓(简称张)：你叫什么名字？

李丽(简称丽)：李丽。

张：好大年纪？

丽:20多岁。

张:读书的嘛?

丽:读的,读到初一。

张:为什么没读了?

丽:家里人少负担太重。

张:你家有好多的人?

丽:4个。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弟。

张:哥哥姐姐成家没得?

丽:成了。

张:哥哥分家没得?

丽:分了。

张:现在你又成老大了。你家土地多不多?

丽:多的。

张:主要是回家来帮你父母亲干活?

丽:嗯,父母亲老了。

张:你兄弟读不读书嘛?

丽:没有读了。

张:他读到好多年级?

丽:六年级。

张:你讲一讲看,你小时候是怎么读书,后来又怎么样了,讲自己的经历故事这些给我听,好吗?

丽:读书时比这哈好过。现在累了。

张:你在家里主要做哪样?

丽:什么都做。

张:还想读书?

丽:想!

张:你在哪个地方读书?

丽:在龙街中学。

张：你回到农村来，觉得农村妇女苦不苦？

丽：非常苦！

张：她们的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丽：栽莽子，栽洋芋。

张：你对你的将来有什么打算？

丽：没什么打算。我是由命不由人喽！

张：你觉得如果找一个对象的话，要什么样的人？

丽：讲不出来。

张：你想选择哪样的地方？

丽：选交通方便的地方。

张：你打算在农村干一辈子呢，或是出去闯闯找点生意做？

丽：想出去闯一闯。

张：有什么计划没得？

丽：没得。

张：那么你最想做哪样？

丽：想出去学点什么东西。

张：你在读书时有什么理想，比如想长大以后做哪样之类。

丽：想出门去看看这世界是咋样的。

张：你觉得一个女的做什么样的职业最好？

丽：只要得到工作（指职业）什么工作都好。

张：那么你如果没有机会出去的话，你安不安心在农村嘛？

丽：不安心。

张：你现在有些哪样想法？

丽：出去见了世面以后，回来可以医一下牲口呀，搞文化教育呀都要得。

张：你还希不希望像你妈她们那一代那样过日子？

丽：不希望。她太辛苦了，什么都没得。

张：你现在干活比得上你妈不？

丽：比不上。

张：比不上？她要能干得多是不是？

丽：嗯。

张：你妈教你织布不？

丽：教的。

张：你织了好多铺（即条）裙子了？

丽：织了七八条。

张：你经常逛街不？

丽：赶。

张：去逛街时主要买些什么东西？

丽：毛线、白线些。

张：你会织毛衣不会？

丽：会的。

张：在哪里学的？

丽：父亲教的。

张：你父亲会打毛线？你父亲是搞哪样的？

丽：做活路的。

张：你到过贵阳没有？

丽：没有。

张：威宁呢？

丽：到过。

张：你看过电视不？

丽：看过的。

张：看电视有哪样感想，觉得怎样？

丽：好看，觉得最舒服、轻闲。

张：希不希望到城市去生活？

丽：希望。

张：如果到城市去你想做啥子？

丽:什么都可以。

张:什么都可以?当清洁工愿不愿?扫地的。

丽:愿意。

张:你觉得(城市)不管搞哪样都没有农村苦是不是?

丽:嗯。

张:你觉得农村有没有什么好处是城市没有的?

丽:农村粮食什么都自己出,在城市什么都过(即用)钱买。

张:除了这个以外,你觉得农村还有什么好处?

丽:不觉得了。

张:你最想做什么?

丽:想做生意。

张:想做哪样生意?

丽:哪样都不管。

张:你回想你长这么大最高兴的事情是哪样?

丽:没有什么事是高兴的。

张:最痛苦的事情是哪样?

丽:(用苗语与朱秀芬谈)

朱秀芬(简称朱):她说最痛苦的事情是她爹妈没钱给她读书。

张:如果现在你有一笔钱你拿来做什么?

丽:(用苗语与朱交谈)。

朱:她说如果有钱,(要)拿一大笔去学习,学技术,再拿点买牲口喂。

张:你来例假要钱去买纸吗?

丽:买的。

张:老人教你哪些东西?哪些是老人教的,哪些是学校里知道的?

丽:老人家教的是做活路呀、家务事呀这些。有一些东西是从书本里面学的,有的是向同学学的。

张:现在你想不想找朋友?

丽：不想。

张：不想找？为哪样不想找？

丽：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不稳定得很。

张：因为社会不稳定就不想找？

朱：（代解释）不是说这个社会不稳定，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找起（对象）来家庭不稳定，不敢找。

张：你会唱苗歌不？

丽：会唱几首。

朱：（她会唱的）是伴酒的歌呀，苗族进行曲呀这些。

张：你去和青年人唱过歌没唱（指对歌）？

丽：还不是唱。

张：在什么时候唱？

丽：在学生时代。

张：你在读书时是不是谈过恋爱？

丽：谈过的。

张：在学校唱的歌是学校教的歌呢？还是情歌？

丽：是学校教的歌。

张：那么你跟不跟小伙子唱过苗家的那种歌呀？

丽：没有。

张：你长这么大有那样事情是你一直都忘不了的？

丽：中央慰问团来那次。

朱：中央慰问团来雪山镇，她们去参与演出。

张：你们是跳舞？

丽：跳舞唱歌。

张：你们跳舞唱歌是哪个教你们的？

丽：她教的（指朱，朱笑）。最有兴趣。

张：你到过威宁，是去威宁做啥子？

丽：游玩。

张：和哪些人去？

丽：我哥他们要走昆明，我跟着他们去（去昆明要从威宁走）。

张：觉得威宁好不好？

丽：好。

张：有哪样好？

丽：什么都方便，看到那些人在哪里都好过，走哪里都潇洒。

张：如果你选择地方居住的话，你是选择这里或是选择威宁。

丽：喜欢威宁。

张：你在家劳动一天心情舒畅不舒畅呢？

丽：心情不太高兴，觉得太辛苦了。

张：你觉得你妈她们太辛苦，你也太辛苦，有哪样办法来改变家乡面貌不？

丽：从电视上看人家地方使用机器就不太辛苦，我们这个地方没得机器没有办法。

张：假如你在外面学会技术，你是想办法留在外面过日子呢，或是愿意回来帮助家乡？

丽：想回到家乡来。

张：如果有人愿意帮助农村妇女的话，你认为农村妇女最需要帮助的是什么？

丽：第一需要钱，第二需要知识。

张：如果说你有技术，你是希望把家里搞好而已呢，或是帮助大家一起搞好。

丽：希望帮助大家一起搞好。

张：你觉得在农村里男人和女人平不平等？

丽：平等。

张：权力是不是一样的大？

丽：是。

张：男人欺侮女人不？

丽：不欺侮。

张：你家是你爸爸当家或是妈妈当家？

丽：爸爸。

张：（如果）你妈妈需要钱你爸爸给不给？

丽：给的。

张：他俩吵架不？

丽：吵的。

张：你父亲打不打你妈？

丽：打的。

张：打得老火（即厉害）不？

丽：老火。

张：你觉得男人应不应该打女人？

丽：不应该。女人错了就应该，不错就不应该。

张：你妈是不是觉得很难在。

丽：难在。

张：你妈很难在时是不是与你说？

丽：讲。

张：你劝不劝阻你爸爸？

丽：我讲如果老妈错了，你应该说几句；如果不错，你说也不应该说，打也不应该打。

张：你爸爸咋个回答？

丽：他没答应。

张：你爸在打你妈的时候，是喝醉的时候打或不醉时也打？

丽：醉不醉都会打？

张：是拿哪样来打？是拿手或拿棒棒？

丽：逮到什么拿什么。

张：打伤过没得？

丽：伤过的。

张：去医院医过不？

丽：没医。

张：伤老火咋个办？去找药没找？

丽：没找。

张：把你妈打伤得老火的时候，你爸爸后悔不后悔？

丽：不后悔。

张：你妈读过书没得？

丽：没读过。

张：你爸呢？

丽：读过的。

张：哪样文化程度？

丽：初中吧。

张：你爸爸打你妈是哪样原因？

丽：脾气不好。

张：你爸打你妈骂你妈的时候，你舅这些来不来管？

丽：来的。他们来找我父亲麻烦。

张：你晓不晓得有法律规定不准丈夫虐待妻子？

丽：不晓得。

张：像这个情况你妈可以去法院告你爸爸的。如果你妈晓得法律她敢不敢去告？

丽：(用苗语给她解释后)他敢的，但老人不认识字。

张：如果你告诉你妈，你妈会不会去(告)？

丽：会去。

张：你妈是不是很怕你爸爸？

丽：怕的。

张：你觉得你妈可不可怜？

丽：可怜。

张：你担不担心以后你找到一个丈夫像你爸爸这种？

丽：担心，非常担心！

张：你说男女还是平等，在哪些方面平等？

丽：（用苗语与朱说）

朱：她所说的平等不是政治地位的平等，而是劳动上的平等，大家一样的劳动一样的挣钱。

张：你所理解的平等是一样地劳动挣钱？

丽：男人干的活虽然重一些，但女人也干一样多的活。

张：你觉得男人苦点或是女人苦点？

丽：女人苦点。

张：女人苦在哪些方面？

丽：什么都是女人做。

张：对你弟弟你俩，你爸爸是不是偏爱姑娘一些或者是两个他都爱？

丽：两个他都爱。

张：你觉得丈夫打妻子这种现象在你们村上普不普遍？

丽：普遍。

张：年轻的一代打不打？

丽：年轻的不打。

张：啊，只是老的。那些老爷爷老奶奶很老的打不打？

丽：那些没打。

张：那些又没打了，是他们太老了才不打呢，或是本来就不打？

丽：是本来就不打的。

张：那只有你爸爸妈妈那一代打，是为什么呢？

朱：你爷爷也是打的，我听说（对丽说）。还有他哥那一代，也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指三四十岁）也是打的（对张说）。

张：假如你遇到一个丈夫，像你父亲对你母亲一样的打你的话，你怎么对抗？

丽：如果遇到这样的男的，就想办法逃脱。

张：你敢不敢跟他对抗？

丽：只敢跟他吵，不敢跟他打。

张：你认为应该怎么搞才解决这个现象？

丽：也许通过你们向上一级反映，教育一下男人改变这个现象。

张：你觉得妇女的状况是比以前好呢？或是越来越糟糕？

丽：越来越糟糕。

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糟糕的？

丽：放宽政策以后越来越老火。

张：为哪样？这跟放宽政策有哪样关系？

丽：放松了品德教育，认为这是一种好现象，互相学。放宽政策以后各人在各人家，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开会学习。

张：你是不是很为妇女的将来担心？

丽：我就是非常担心。

张：女人可不可以联合起来对付男人？

丽：可以。

张：农村妇女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丽：病很多，有癆伤病，有打伤的，有气伤的。

张：怎么晓得她是气伤的？

丽：遇到人神情是忧郁的，说话是颠三倒四的，就晓得她是气伤的。

张：男人打老婆，他们的老婆认为是应该打的或不应该打的？

丽：认为是不应该打的。

张：她们大多数人怎么来对待她们的丈夫？

丽：大家只能忍气吞声，因为这是普遍存在的。

张：家里面的大权都是男人掌握，女人没有握权的？

丽：有的，但是很少。

张：她们妇女要钱跟男人要，干活又比男人苦？

丽：嗯。

张：你晓不晓得现在的小孩想没想读书？

丽：想读得很。

张：你们村子里的失学儿童多不多？

丽：多得很。

张：失学的原因是哪样？

丽：没有钱。

张：还有其他原因没有？

丽：没得。

张：如果一个家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那么人家是先送男孩或先送女孩读书？

丽：两个都可以。

法乐点访谈情况汇报

赵庆莲

参加口述项目的调查人员在禄劝接受为期 1 周的培训后,分头前往各项目点进行访谈调查,按乐施会昆明办的安排,我和张晓前往贵州威宁。张晓负责调查雪山镇,我负责调查炉山镇法乐村。

我们于 4 月 16 日经昭通到达威宁,17、18 日在威宁县了解情况,并与威宁县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当天参加座谈的有县政府办公室、县民委、县妇联、县畜牧局的领导,项目办工作人员,炉山镇党委书记,炉山镇妇女主任。炉山镇书记建议我们 20 日到法乐去,因为那天是星期天,大家都会去做礼拜,村干部也容易找到,这样可以跟他们说明来意后再找农妇访谈,比较便于开展工作。19 日我们都到雪山镇调查,20 日才来到法乐村。

法乐村位于威宁县东北部,属威宁县炉山镇管辖,距离县城 40 公里,距镇政府所在地 20 多公里。1996 年底修通一条简易公路,可以开吉普车进村。这里海拔 2600~2839 米。全村分大法、法乐、法沟、海嘎、海竹、再块 6 个自然村(组),有 270 户、1347 人,少数民族占 94.3%,主要为彝族(干彝支),有少数汉族。人均耕地 1.5 亩。辖区内没有森林覆盖,有近万亩的天然草山,属于典型的高山草原。由于海拔高、气温低、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低,以洋芋、荞麦、燕麦为主。

法乐村属威宁县最贫困的村之一,由于受自然资源、地理条件的限制,社会经济、历史发展极为缓慢,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人们生活极其贫困。1996 年统计,全村人均口粮 145 公斤,人均现金收入 120 元,极贫户在 80% 以上,100% 的农户缺粮食,少则

两月,多则半年以上。法乐村现属县畜牧局扶贫攻坚技术服务村。

法乐村彝族大多信基督教,村内的海嘎教堂于1985年开放,星期天信教群众都要到教堂做礼拜。村民大多会说汉语。简易公路只修到大法、法乐两个组,法乐组到海嘎教堂要走1个多小时。海竹、再块到海嘎则更远,包产到户后,农户之间来往较少,镇里要来通知什么事情,都是就礼拜天在教堂开会时传达。

法乐村的各个组相隔较远,但每个组的农户居住相对比较集中。由于各个组的地理位置、海拔等不同,情况各异,所以除了海竹因较远没有去外,我们每个组都挑选了访谈对象。访谈对象都会说汉语,个别不是很流利,加上口音不同,我与她们的交流有一定障碍,由张秀春进行翻译,但需要翻译的情况不是很多。

我们在法乐调查,每天坐车往返,乐施会威宁项目办的车子送我们到法乐,项目办经理汪坤陪同我们调查。由于天气的原因,我们在法乐只调查了3天。一下雨,车子就无法开进村。有一天在法乐碰上大雨,还下了很大的冰雹,当地俗称白雨。由于冰雹很大,一下子化不了,看上去就像下了一场雪,白茫茫的一片。

我们在法乐一共访谈了11名妇女,调查结果基本达到要求。

我的愿望是帮助我们解决路、电、水

被访人：王光珍，女，45岁，文盲，彝族。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0日。

访谈地点：法乐村海嘎组苏自荣家。

访谈人：赵庆莲，纳西族，云南省民语委干部。

翻译：张秀春，女，彝族，贵州省威宁县政法
委干部。

陪同人员：苏仲兰、汪坤，香港乐施会威宁项目
办工作人员。

赵庆莲(简称赵)：你叫什么名字？

王光珍(简称王)：王光珍。

赵：你有多大了？

王：年纪呀？45岁。

赵：你们家有几个人？

王：现在5个，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加上我及丈夫，出嫁的不讲了嘛。

赵：男孩和女孩都多大了？

王：最小的一个都是十五六岁了。

赵：现在都已经没有读书了吗？

王：没有。

赵：他们都读过书吗？

王：男的那个读过的嘛，小男孩。

赵：女娃娃呢？

王：没有读过。

赵：是你不给她读吗？

王：条件差了嘛，路远了嘛，几十里呢，去学校首（即里），女娃娃出门着（即被）坏人欺负。

赵：你自己有没有读过呢？

王：没有。

赵：那现在你们家娃娃都在做什么？

王：在家头做活。

赵：没有去县城里面的？

王：没有。

赵：有没有去炉山背炭（指煤）的？

王：要用钱的时候去背了嘛，不用钱的时候吗，家里面也要做活的嘛，要做吃的嘛。你不做吗还不是得不到吃。

赵：你们家亲戚多不多？

王：亲戚吗不算多，也不算少。

赵：你们亲戚还是经常走的吗？

王：经常走的嘛。

赵：你们家是哪个当家？

王：哎哟，男的当家啥，一个女的当得起什么好大的家了（笑），就是做点饭了。

赵：那地里的活做不做？

王：哦，做点活路，活路你不做哪个给你吃？

赵：那活是男的做得多或是女的做得多？

王：我们家吗都是一起一路了（笑）。牛耕地你要赶后跑，主要是一起做。

赵：你家有多少牛马？

王：1匹马、1头牛。

赵:有没有养羊?

王:有呢,一共 15 只。

赵:鸡呢? 有没有养鸡?

王:鸭也有,鸡也有,鹅也有。

赵:你们家有多少地?

王:地吗,现在是 5 个人包产,就是海嘎这个组的地都少得很。

赵:你们家都种些哪样呢?

王:包谷、洋芋、荞子。

赵:兴不兴种菜?

王:菜吗如果勤快点的时候才会种点,种不上得不到吃,主要是要趁机会种。因为高寒地区,凌子(指霜冻)就大,种晚了得不到吃,有时间八月、九月间都下凌的。

赵:夏天雨水多不多?

王:雨水多。大的时候山坡都冲掉了,它这个(指山坡)树子少。

赵:那你们放牲口是去哪里放?

王:我们放牲口,原来是放在伊鲁(地名)去的,这一片是划给我们的,但是这个时候吗这个村的羊都全部赶着去了,现在放牲口都困难。

赵:你们家的鸡呀这些会不会拿去卖?

王:全部卖,这里就是养两个鸡卖了,其他赚不着钱。

赵:自己吃不吃呢?

王:亲戚这些来的时候杀个把,如果没有人来你吃掉吗找不着钱。我们这些地方钱太困难,因为公路不通,什么都要人背,有洋芋如果没有马驮吗你背不起(指背去卖),就是养个把鸡这些吗,去卖掉称点盐巴辣子这些。

赵:你们家除了卖鸡之外,还卖些什么去找钱?

王:有时间卖粮食,有时间买粮食。

赵:你卖这些东西一年大概可能有多少钱?

王：算不成的嘛，一场（一个街子天）背着去卖，卖三十、二十的时候有，卖十块八块的时候有，自己背去卖你背得起好大一点？

赵：那你男的赚不赚得着钱？

王：他不出门，赚不到钱。

赵：那你们家小孩你会不会想着让他们到城里面赚钱去呢？

王：哟，都不去。

赵：他们自己不去？

王：因为路远他们不去。

赵：你们家要背水吃吗？

王：背的嘛，这点（即里）水是远得很，要十多二十里路，不低于十五里。

赵：都是哪个去背呢？

王：马驮。有时候一桶水拿下来（指驮一桶水回来）吗一样活都搞不成。前几年他们来着（即过）这里，研究帮我们把这个水拉上来，结果呢没有拉来。

赵：如果是外面的什么组织啊来帮你们做些事情，你们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王：你说他们来给我们做些好事情吗？那个吗我们这个条件差的多了呢。按着我们的心意吗，最好给我们修通这个公路，给我们（把）电（线）拉上来，把水给我们接上来，拉到家里面来吗，这个条件强勉有（即勉强好）点，活路强勉做得上来点。

赵：你生小孩的时候是自己接生，还是去医院生？

王：自己接生。

赵：你会帮人接生吗？

王：我用自己的土办法了，没得什么药（笑）。

赵：哦，那你会土医吗？

王：强勉，这个人无法（指难产）的时候去帮助一下。

赵：你去给人家接生，他们会不会给你一点报酬？

王:不会要的,去帮个好嘛。

赵:这点妇女得病的多不多?

王:这些不熟(即不了解)。

赵:你们平时来月经的时候用哪样纸?

王:不用纸。

赵:你觉得这里卫生条件各方面情况怎么样?

王:就是条件差,不是吗,如果有药,找点药吃了嘛。一说都是要钱,医院又远,如果有困难户(指重病人)这些去医院头,车路不通,起码要十五六个人才拿得起去,这个条件太差了嘛。

赵:你们上医院都是上县城医院吗?

王:炉山(本乡本镇)都没得人去,他们全走盐仓(外乡镇)去。

赵:那你们平时得病都不去医院?

王:不去,病吗挨着。

赵:刚才她(指文德聪,另一个访谈对象)说是有些土医嘛?

王:哎呀,这下吗土医强勉认得的草药还是有服的、有不服的,重的那些还是(要去)医院头。

赵:你家有个姑娘是打发(出嫁)了?

王:在再块(地名)那点,不远。

赵:你打发姑娘的时候陪嫁的东西多不多?

王:有什么陪嫁的,强勉地陪嫁她几个使用的家什了嘛。其他有什么,一样都没得。

赵:那男方家会不会给女方家一些彩礼?

王:他拿来件把衣服的钱。

赵:你还没有结婚的儿子你会不会帮他们去找媳妇?还是他们自己去找?

王:媳妇?只要是两个老人同意了。

赵:你们两个同意就可以了?

王:嗯。

赵：像这些地方生姑娘的跟生男娃娃的有哪样区别？

王：哎呀，这个吗很没得哪样区别，都是一样的。

赵：你们家一年杀几头猪？

王：这个没得凭（即没有数）的嘛。运气好，有时间（即时候）有粮食这些吗，多买几个来喂，没遇到猪病这些嘛，最多（杀）两个。如果遇到猪病，一个都没有（杀）的（时候）也有，（杀）个把这些的多。

赵：你们杀猪的时候，兴不兴请大家一起来吃？

王：找几个弟兄这些，其他几家屋头呀，几兄弟的娃娃大大小小都来吃。

赵：你会不会做你们的民族服装？

王：不会了。原来是会的，现在老了嘛，眼睛看都看不见。

赵：你想不想教你姑娘做呢？

王：姑娘会做的嘛。

赵：你教的？

王：她自己学的。

赵：跟你年纪一样大的这些，会不会经常在一起摆摆家常？

王：很走不走。

赵：那平时如果有事情要请人帮忙，去请哪些人？

王：请帮忙这些吗，一个院子（指村子）头随意（请）嘛（即随便请）。你帮助我一下，我帮助你一下吗，就是这一些。人家得闲吗帮一个忙，不得闲吗自己做。自己也是那样，得闲吗人家不请都要帮忙，自己的活路做得赢的时候吗自己的搁着要帮助人家。

赵：你怕是来得早一点嘛，你来的时候这些地方还有没有树？

王：那时候这坡坡上还很看不到石子，现在成荒坡坡去了，没有树了。

赵：你去没去过其他山高的村子？跟这点一样不一样？

王：再块（地名）比这点还高呢，但是人家畜牧太发展（即发展

快),房子盖得比这个(即里)好。我们这点是没有做生意的,全部做这点活路(指农活),没得人出去。

赵:那你们这点咋个不搞畜牧业呢?我看有好多草山的嘛?

王:搞畜牧业吗,草场就是全部划着的嘛,现在成了别人的。

赵:如果想组织妇女做什么找得着钱的事,你觉得做什么好?

王:你在屋头(即家里)喂个把鸡啊、猪啊、羊啊、牛、马这些,拉个把去卖,就是钱了嘛,其他做啥子,还是要发展畜牧业。

赵:你们这点牲口、鸡啊这些会不会有病?

王:会的嘛。

赵:如果有传染病咋个办?

王:没得哪样医术,如果有病你都除得住(即顶得过去)就得了嘛,如果除不住就去了嘛(指自然好转就好,不好就死了)。

赵:也没得哪样药?

王:没得药,你去拿药的时候吗,回家来就死掉了,路远嘛。我们这点就是差这个医院了。如果有医院嘛,这个畜牧都发展得起来。

赵:如果有人来培训,教你们如何养鸡、养猪,咋个养得好这些,你们愿不愿意学?

王:可以的嘛。

赵:以前没有人来教过? 畜牧局的人以前有没有开展过这些工作?

王:没有开展过。

赵:你们家种包谷用不用薄膜?

王:用的嘛,用薄膜是很好,但是力量顾不及,没得钱的时候找不到钱去买,不是吗用这个薄膜还是好的。

赵:我看着有些头一年用过的薄膜都丢在路边,你觉得这种对田有哪样不好?

王:没有捡出来都不好了啥,还是要捡出来。有时间捡出来,可以扭绳子,拴牲口这些(笑声),捡出来要得的了。你不把它捡出

来,在地头第二年(庄稼)长不出了。

赵:你们现在种的那些包谷啊、洋芋啊,品种跟以前一不一样?

王:一样。

赵:有没有哪样新品种?

王:没得哪样新品种。

赵:你觉得用化肥种出来的好不好吃?

王:一样的。(稍顿)现在用过化肥的地方,你不用化肥都得不到收(成)了嘛,都要用(化肥)。

赵:那你得年年用啊,你买不起的时候咋个整呢?

王:没得的时候多(用)圈肥嘛,有牲口的啥。只有发展的,怕的是人不殷勤(即勤劳)。

赵:你觉得这里的人还殷勤吗?

王:哎呀,人倒殷勤的,但不出产,高寒。苦吗比人家一般的还苦,人家村的做一天,起码要收很多粮食,我们做几天还不到(即及)人家做一天。你看底下这些(村)种五六斤种子收 10 多亩,1 亩投 10 亩,我们这些最多收五六亩还算多。你栽得好还不是得不到收(成)。

赵:你们村里除了彝族,还有其他民族吗?

王:有几家汉族。

赵:你觉得汉族的人家跟彝族的人家有哪样区别?

王:哎呀,没有什么差别,(在)我们这些地方,一样的。

赵:那彝族、汉族这些通不通婚呢?

王:通婚要得的嘛,这个也有的嘛。人的心意嘛,管他苗族、彝族、回族的都不管,都是一家人嘛。

赵:那你们家信教的话,找的人家是不是一定要信教?

王:这是各人的心意(即愿)嘛,不能勉强。

赵:不信教也还是可以找的嘎?

王:嗯。

赵：你们找对象都是在本村里找吗，还是在其他村？

王：这哈年轻人的事说不清楚。

赵：有没有哪样规矩？

王：也没有什么，只不过有赶场（即赶集）那些，选择的宽一些，去吹葫芦（笙）这些吗，他认得的多。村娃娃们都是这个寨子串到那个寨子，去串门吗，认得了嘛，可以结婚了嘛。现在自由对象的多，哪家也不是不听老人言，勉强放对家（指包办）那些没得了。自由婚姻了嘛，哪个敢放（指包办）她？在以前，老人非要放给一家（指包办）。

赵：你们这一辈人，你自己呢？

王：我们这些吗，还是听老人的。

赵：你们这点结婚的早不早。儿子啊、姑娘啊这些多大结婚？

王：多大来的结婚？还是一二十岁，20多岁。20岁结婚的多。

赵：很早的没得？

王：嗯。十七八岁这些不知事的也有结掉的，如果有点知事吗十七八岁这些他都不结了，20岁，20以上。

赵：我刚才听他们讲进教堂要18岁以上才准进是不是？

王：是的嘛。

赵：为什么要这种（即这么）规定呢？

王：因为年限差了他守不到，不守规矩。我们教堂这帮人好像都是跟政策那样做的。

赵：如果信教的人违返教规呀、做坏事那些会不会受到惩罚？

王：那种用国家法律来惩罚。

赵：你们认不认得有专门的法律保护妇女？

王：你说法律专门保护妇女那些？现在好处多了。按照以前的规矩，如果你出门买东西这些，什么都要男的做，什么都要压（即靠）在他人上，现在吗男女平等，做得起什么都（可以）做，生意随意做，只要有本事吗随意去，照顾都多了嘛，那些遭到辱骂的也很

没有了,这个不是国家照顾吗又是什么呢?又帮助计划生育这些,现在妇女轻闲的多了。

赵:你觉得你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王:人都要为后代多做点。只要生活维持得下来,房子搞得周周正正的,后代娃娃这些他维持得下来了,就是这几样。

赵:你最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王:最高兴的是这一件了,只要维持生活,把牲畜这些养起来,房子修一下。如果没有力量,你还不是没有办法。

赵:那你最困难的呢?

王:最困难的是经济了嘛。

赵:你们这点大家都差不多吗?

王:哎呀,讲得强勉点,最困难的吗只有差得很的那些人,独居一人的那些,其他都是差不多。现在最困难的是这点的那个李家,是一个独人,他儿子死掉了,儿媳妇也去了,单单一个老人。还有一个五保户家,是从来婚姻都没得(指没结过婚)。那个老人去都要去了(指快死了),这阵(即现在)活路也做不动了,这阵吗他一个侄女帮助他。

赵:村里面会不会管他?

王:村里面有时上面来个救济这些都给他的,其他人吗,看过吗,这家拿给他,那家拿给他吃,人家拿给他什么他吃什么。

赵:你们这点儿子多的,分家以后如果老人做不动活,哪个来管呢?

王:做得动活路自己做吃,做不动活路时候吗统一来管了嘛。不统一管的时候,他这个包产地归哪家哪家管了嘛。

赵:有没有哪样规矩,一般是归大儿子吗,还是归小儿子?

王:那个是以前的规矩,现在如果有三四个(儿子)这些吗,普遍平摊了嘛,一家抚养1个月。如果不是,他的包产地归哪家吗哪家管。

赵:你觉得现在村里面年轻人对老人都好吗?

王:这个嘛说不清楚,有好的,有坏的。

赵:你们这点儿子一般都是分家吗?

王:哦。

赵:分家是传统的习惯吗,还是他自己结了婚就提出来分?

王:习惯。

赵:你们这点分家是哪个来分呢?

王:他自己的老人分了嘛。老人分,有吗分,没得吗自己找了嘛。(稍顿)我家是四弟兄嘛,自家的房子是分大那家,土地归小那家,我们第三个和第二家吗一样都不要,自己不要,产业也不要,什么一升半碗包谷都不要,自立更生了。

赵:有没有哪样我没有想起来问你,但你想告诉我的事情?

王:告诉(你的)事情吗,我的愿望就是上面帮助给我们修这个水,拉水管,最渴望的是这件事情。水远了,10多里远的炉山去(取),如果老年了,水都拿不到吃。年轻人嘛有马这些,没有喂着牲口的这些一早上拿一壶水回来活路都做不成了。(另)一个事是这个电,这些吗是靠上面了嘛。这个公路也修起来。我自己的心意吗还是要生产,帮助(发展)这个牲畜,牲畜是要粮食,什么都要粮食。如果没有粮食就不行。是这个电,这些吗是靠上面了嘛。这个公路也修起来。我自己的心意吗还是要生产,帮助(发展)这个牲畜,牲畜是要粮食,什么都要粮食。如果没有粮食就不行。

最困难的是钱

被访人：文德聪，女，彝族，文盲，21岁，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0日。

访谈地点：法乐村海嘎组苏自荣家。

访谈人：赵庆莲，女，纳西族，云南省民语委干部。

翻译：张秀春，女，彝族，贵州省威宁县政法委干部。

陪同人员：苏仲兰、汪坤，香港乐施会威宁县项目办工作人员。

今天是星期天，法乐村信教的群众都要到海嘎的教堂做礼拜。礼拜还未开始，海嘎组组长苏自荣带我们到他家里坐，刚好他儿媳妇在家，我们就决定对她访谈，目的是了解当今年轻妇女的一些情况及需求。访谈几次被好奇的人打断，加上语言障碍影响了交流。

赵庆莲(简称赵)：你叫什么名字？

文德聪(简称文)：我叫文德聪。

赵：你今年多大了？

文：不大喂(羞涩地笑)。

赵：你认不认得自己有几岁？

文：有20多岁了嘛。

赵：是不是才嫁过来的？

文：前年子来喽，今年有3年了。

赵：你娘家是不是这个村的？

文:我是科洛来的。

赵:你们分家了吗?

文:没有呢。

赵:那么有多少人吃饭?

文:有4个,大的那家嘛他们分下去了。有两个老人(加上我们两个)。

赵:你家老婆婆去做礼拜去了?

文:哦,两个老人都去掉了。

赵:平时在家中做饭啊、喂猪啊那些都是你做吗?

文:有些(事)老人做的。

赵:老人做,你做不做呢?

文:我们也上坡做的。

赵:“上坡”?你现在怀着小孩,是不是很不叫你做了?

文:做的,我今早上都去栽包谷回家来的,老人去年子十月间摔倒了,做不动活路。

赵:你现在怀娃娃有几个月?

文:有9个月了。

赵:9个月了?那你还做活路。到生的时候吃的比平时好不好一点?

文:比平时好的嘛。

赵:都吃些哪样呢?

文:鸡蛋那些。

赵:鸡蛋天天都得吃的?

文:哦。天天都吃鸡蛋,1个月是吃满的。

赵:鸡呢?

文:鸡吃的嘛。

赵:你们那些鸡啦、鸡蛋啦会不会拿去卖?

文:这些不会的。

赵:都是自家养自家吃?

文:哦。

赵:那牛这些呢?大牲口卖不卖?

文:没有卖过。

赵:你们粮食够不够吃?

文:像这两三年差得多的。

赵:不够吃?主要是吃些哪样?

文:荞麦这些,包谷那些都很没得的。

赵:主要是种不出来吗?

文:你种那样都不好,高得很(指海拔高)就是不(出)产,是买来吃的。

赵:那你买包谷那些的钱从哪儿来呢?

文:去背炭那些。

赵:背炭?去哪点(即哪里)背?

文:炉山呢。

赵:背炭一年可以赚着多少钱?

文:一天挣下来只够吃一天。

赵:一天挣着多少嘛?

文:投(即合)10块。

赵:你们这点土医生多吗?

文:这些地方没得医生。

赵:那你们怀孕了,有没有人来教你们?

文:没有教的。

赵:没有教过你?像你婆婆或者是你妈那些会不会教你嘛?

文:没有呢,我妈死早了。

赵:那你们家里面人有病啊这些都是找土医生?

文:找土医生,上医院的也有。

赵:你家人有没有上过医院?

文：我们这点嘛两个老人，全家人都(有)病，(请)尚医生来这点。老的嘛病得早了。

赵：是哪样病？

文：肩膀这一节转不得。

赵：还有哪样病？

文：哦，他的病嘛多得很，肚皮里头，胸口那些嘛，脑壳晕。

赵：吃那个尚医生的药不好？

文：不好啊，前头还肯吃顿饭，这几天嘛饭都很不吃了，一天两餐饭(小半碗)都很不吃了。

赵：那如果你们想上医院没得钱咋个办呢？

文：哦，借的多呢。

赵：主要是跟你们亲戚借吗？

文：亲戚？跟朋友那些借。

赵：像住在你们家旁边这几家都是亲戚吗？

文：家门呢。

赵：都是一个家族？

文：这一小院子都是一个家族，独独地插着卢家一家人，不是嘛完全都是家门。

赵：那你们关系好不好？

文：哎哟，关系好嘛。

赵：平时做活路这些相互帮忙吗？

文：哦，会帮忙呢嘛。

赵：你们这点吃水这些难不难？

文：吃水远得很，走法普沟那些去拿(即取)的，下白草坪一小点。

赵：去挑还是背？

文：拿胶桶去驮，拿马驮的。

赵：大概要走多远？

文：哟，远得很。

赵：一天要驮几回？

文：一天去……(水)少得很，早早地去都……(听不清)

赵：那你们这点的菜是吃些哪样？

文：菜啊？得吃青菜白菜两样啊，别样吗不吃的嘛。

赵：你们家一年杀几头猪？

文：两三个。

赵：一年杀两三个呢？

文：今年子嘛死掉(值)600块的猪，有4个小猪，都死光了。

赵：那现在你们家还欠不欠着人家的帐呢？

文：哦，该(即欠)人家都还没有还呢。

赵：那你们赶集去哪点赶？

文：朝(即去)炉山、马古，远得很。

赵：多少天赶1次呢？

文：炉山是3号、6号、9号赶。

赵：那你们会不会拿鸡蛋、鸡啊这些去集上卖？

文：我们不会上街去卖的，我们家是得来会吃的，不会卖的。

赵：那你赶集是去干什么呢？

文：只是要不要背几驮洋芋去卖，不是(即不然)没得卖的。

赵：那像这种赶集都是你去吗？还是你男的去？

文：我们个个都赶的呢。

赵：那你们家的钱是哪个管的呢？

文：我家老公公管。钱都没得，拿啥子管去了。

赵：你们这点如果是生小孩了嘛，生男跟生女，一不一样？

文：哎呀，一样的啰。

赵：你自己喜欢生个男孩还是女孩？

文：(不好意思地笑)那个吗你讲不到(即说不成)嘛。那个吗你不清楚的。生啥子吗算啥子了嘛(笑)。

赵：你男的平时对你好不好？

文：好的。

赵：那你们是不是烧柴？

文：我们烧炭(煤)这些，这一久，他在昆山(地名)，屋头(即家里)收拾不到，我们烧柴。

赵：炭是自己烧的？

文：炭吗在梁子上(指山上)那些去挖起来就可以了。

赵：那你们烧的柴好不好找？

文：好找得很，梁子，那头上那些(山上很多)。

赵：像你这种服装是你自己绣的吗？

文：我自己不会绣，买的哩。

赵：你们村里有人会绣吗？

文：会绣的有嘛，少喂，大部分都买。

赵：你们村里面有没有人会唱山歌这些的？

文：有的(笑)。

赵：你会唱吗？

文：我不会唱。会唱的那些不是我们这些。

赵：你们有没有去听过？

文：我没有听过，他唱来我们还不是听不懂。

赵：听不懂？他唱的是彝话还是哪样嘛？

文：彝话嘛，还是听不懂他的那些声。

赵：你男人有没有读过书？

文：读过哩。

赵：读过几年级？

文：读了初一。

赵：那他有没有教你？

文：不会的。

赵：那如果你去卖东西，你自己会算吗？

文：不会算哩。

赵：那你不会看称？

文：看也不会看哩，这些地方人可怜得很哩。

赵：你觉得你们与其他几个村有哪样差别？

文：区别大得很，样样都没得，人家地方好。（这里）粮食也不好，出产也没得，柴也远。粮食种在地头都长不好嘛。

赵：像你们起这种房子都是自己起吗？

文：找人的。

赵：我看这边树也没有，这些板（指房门板）是去哪点找呢？

文：去买的。

赵：石头是在村里面找吗？

文：不是，完全都走（到）人家地方去买起来的。

赵：你们房子上盖的草是什么草？

文：山草。

赵：山上好像没有那么高的草嘛。

文：有的，那长那长的草草，近的这些没有，老林普那些才有。

赵：如果你们自己起一栋房子，要花多少钱？

文：哦，你那个吗没有得凭的嘛，四五千、万把块。

赵：钱从哪里来呢？

文：你还不是去炉山背炭，才起得到嘛。

赵：背炭会赚得到那么多钱吗？

文：哦，一天才一丁点嘛，借，跟人家借。

赵：那咋个还？

文：咋个还吗，先垫着慢慢地背（炭）来还。

赵：你跟人家借钱的话，人家会不会要你利息？

文：咋个不要。

赵：跟亲戚朋友借钱也是要利息？

文：嗯。

赵：那你们家里会不会给你一点钱？

文：没有。

赵：你如果生小孩的话，你娘家会不会给你东西？

文：不会的。

赵：都是你这边自己准备？

文：哦。

赵：生小孩的时候，一般你们村子里是哪样人来接生？

文：去找了嘛，医院头那些找。

赵：去医院生吗？还是去医院请医生来？

文：请医生回来的。

赵：那要不要付钱？

文：要给好多吗晓不得了。

赵：那你们村子里有没有土医生会接生的？

文：怕没得哦。

赵：你们坐月子一般是坐多久？

文：1个月。

赵：1个月以内都不会去干活吗？

文：哦。

赵：那你这个甜酒是米做的，还是哪样做的？

文：包谷。

赵：你们得吃米吗？

文：米嘛吃过。买吗找不到钱嘛。

赵：你们平时吃肉的时候多不多？

文：吃肉的多啥子哎（意即不多）。

赵：新鲜肉那些也不得吃？

文：吃嘛，在炉山那些去买的。

赵：炉山到这里有多远？

文：20多里。

赵：你们家有没有种地膜包谷？
文：种的嘛。
赵：种地膜包谷的技术是哪个教你们？
文：哦，自己拉来吗乱整了嘛。
赵：用不用化肥？
文：用的嘛。
赵：用不用农家肥呢？
文：用的嘛。
赵：哪样用的多一点？
文：那个灰灰肥（即农家肥用的多一些）。
赵：你觉得用哪种肥好？
文：用化肥好嘛，但找不到钱买嘛。
赵：活路男的做得多，还是女的做得多？
文：我们女的做得多。
赵：你觉得做男人好或是做女人好？
文：做男人好。
赵：咋个嘛？
文：不做（活）都过得了嘛，出门也找得到吃的嘛。
赵：你家男的会抽烟、喝酒吗？
文：会抽（烟）嘛。
赵：你们这点以前是有树吗，或是一直都是这种样子。
文：大树以前有嘛，这下完全砍掉了，没得了。这些，听老人家那样摆（即说）的。
赵：你们村里有没有人去威宁县城？
文：这些嘛去过的少了。
赵：你去过没有？
文：我没有去过。
赵：如果有机会想不想去呢

文：有机会吗想去，但没得钱嘛。

赵：你认不认得县城有多远？

文：有百十里左右嘛，听人家讲的。

赵：你老家那点日子好过吗？

文：（张秀春翻译）好过嘛，比这些好过。

赵：那你嫁到这点来是人家介绍的吗，还是你自己认得的？

文：自己来的。

赵：你跟你男的咋个认得的嘛？

文：（不好意思地笑）有亲戚在这些（地方）嘛认得的。

赵：你们结婚聘礼这些多不多？

文：没有礼物那些呢。

赵：在你们娘家那边，女娃娃读书的多不多？

文：很没得。

赵：男娃娃读不读书？

文：男娃娃都很没得去读的，这些地方困难得很哩。

赵：困难就不读了？那你自己想不想读呢？

文：我自己呀，想读吗这朝（即现在）去读老很了嘛（笑）。

赵：以后你的娃娃会不会给他去读书？

文：嗯？找不到钱你拿啥子去给他读？

赵：钱慢慢找嘛。

文：钱慢慢找？人家要要的嘛。

赵：如果你有钱，你会去干什么事情。

文：哦——，这些吗，文化都没得，你会干得起啥子事情。

赵：你觉得你现在最困难的是什么？

文：我？我啥子都困难得很。

赵：最困难的呢？

文：最困难的是钱了嘛，我们这些嘛有钱嘛买牲口，起房子这些了，拿（钱）买粮食吃了嘛，别的嘛你找不到啥子做。

我们缺的是医生

被访人：杨定珍，女，彝族，54岁，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3日。

访谈地点：法乐村大法组小学校。

访谈人：赵庆莲，女，纳西族，云南省民语委干部。

翻译：张秀春，女，彝族，威宁县政法委干部。

陪同人员：汪坤，苏仲兰，香港乐施会威宁项目
办工作人员。

赵庆莲(简称赵)：你叫什么名字？

杨定珍(简称杨)：我叫杨定珍。

赵：今年好大年纪？

杨：54了。

赵：你们家有几个人？

杨：一共有6个。两个老的，3个儿子，1个小姑娘。

赵：最小的这个有多大？

杨：小的这个都10岁了。

赵：你几个娃娃都读过书吗？

杨：第二个姑娘没有读过。

赵：咋个不给她读呢？

杨：(笑)生活困难了嘛，边远山区，学校又不方便，3个娃娃是在威宁读书，大儿子，第二个儿子，还有么姑娘，后两个是初中毕业的，在威宁，大的那个姑娘是小学。

赵：你最小那个姑娘读了初中以后是她考不起，还是你们不给她读了？

杨：哎哟，扶持不起嘛，在这个地方，边远山区，你看，车路又不通，还没有电，什么都要两个老的做，就负担不下来了。

赵：那你们家现在有多少地呀？

杨：包产的时候是 6 个人的地。

赵：你们家都种些哪样呢？

杨：种洋芋、荞子、麦子，今年吗，种点包谷。

赵：种地膜包谷没有？

杨：种呢。

赵：你们这点种哪样产量更高一些？

杨：哟，都是洋芋、荞子，这个地膜（包谷）嘛往年很没有种过，都是新的时候吃的，（家里）牲口多，招呼不下来。

赵：你们家有好多牲口？

杨：我家有 4 匹马、4 条牛。

赵：有没有养羊？

杨：没有。

赵：猪呢？

杨：猪还没有买呢。

赵：养着鸡吗？

杨：有呢，鸡 20 多个。

赵：那你们去不去卖鸡啦这些？

杨：卖的。

赵：你们是去哪点卖？

杨：盐仓。

赵：你们家是哪个去卖？

杨：哪个去卖？哎呀，哪个合适哪个卖。

赵：你们家哪个当家？

杨：两个老的当家了嘛，小的吗，还不是这点逛一下，那点逛一下的了嘛。

赵：那你们家钱是你管或是你男的管？

杨：哪个都可以管（爽朗地笑）。一家人吗还不是哪个得行哪个管了嘛。钱吗才是一点零用钱，又没有大钱。其他的吗没得什么出路，就是养点牲口啊这些，拉起个把牛去卖啊，个把牲口去卖这些嘛，还不是零用钱，没有存着大钱。

赵：你觉得男的跟女的有哪样不同？

杨：嗯？

赵：男人跟女人有哪样不同？

杨：哎呀，你说生活方面还是什么？

赵：嗯，生活方面。

杨：生活方面吗，男人出去做点活路了，女的在屋头招呼猪、牲口这些了嘛，没得什么区别。

赵：你觉得是女的干得多一些还是男的干得多一些？

杨：男的吗苦活要苦一点，女的吗活路稍稍多了一点嘛，屋头摸这样、摸那样，手不闲。

赵：你家男的会喝酒吗？

杨：会喝的。

赵：抽烟吗？

杨：抽的。

赵：你们家是不是信教？

杨：信的，我信。

赵：你信，你们家男的信不？

杨：没有信，只是我一个人信。娃娃些没有信，男的也没有信。他也不阻挡。

赵：你们家背水是哪个背？

杨：水过挑，都是女的挑。

赵：都是女的挑？

杨：这个地方的习惯，都是女的挑的时间多。万一搞不赢了（指忙不过来），男的可以去挑一挑。

赵：那为什么男的不去挑啊？

杨：男的去做其他的了嘛。

赵：你们在家是烧柴还是烧炭？

杨：烧炭。

赵：炭是去哪点找？

杨：没有好远。这个地方条件是有一点的，只不过没有电，公路没有通。去年这个（即这条）公路一通，哎哟，拖拉机这些啊，拖点米来换养子啊这些，有点方便，不是吗，你说读书嘛，学校都没得，只是这年把这个学校建起来娃娃些才得搬进去（读书）。（过去）都是在家，哪个教书嘛在哪家读。像赵清华以前教书又教得好，他家分家后，（只是在）堂屋头那点教书啦，我家小的那个都停学了去小凉山（指炉山）读。这个地方，读书有点成问题了。

赵：你觉得成问题主要是哪样原因？

杨：哪样原因？哎哟，我们这个地方是又不出产，又肯受灾，这个霜一来，就不得丰收。养牲口呢是最适合的，不过没得钱来盘（即建）这个圈，一到七八月间，牲口就赶出去了，没得圈。

赵：在外面放着？

杨：嗯，在外面，白天夜晚都在外面，就是把麦子这些糟踏了。好好的修一点圈把牲口好好地招呼在屋头关着，把地膜（包谷）栽起，把绿肥撒起，冬天有草了，牲口就不会在外头去糟踏粮食了。

赵：你说现在农作物被牲口糟踏掉的还是多的？

杨：嗯。

赵：我看地里很没有撒绿肥嘛。

杨：是没有撒，你撒了看不住嘛。没有圈，到处放牲口，你招呼不到嘛。这夏天牛马这些都是拴在外面的，拴在门口这些地方。

赵:你觉得这样搞有哪样影响?

杨:有哪样影响?还不是没得钱修圈了嘛。这地方往年子都是茅草房,那个草草(现在)也割不到,这会有时修平房,修瓦房这些,没得钱了嘛。

赵:我看着还是有几家盖瓦房的。

杨:嗯,我家都有瓦房的。

赵:哦,你家也有的,那你们家在这个村里面是算比较好的?

杨:哎呀,好什么嘛,不好。自家有点劳苦(即勤劳),不是吗不好嘛,条件不好,娃娃些全部读书,有时候那3个娃娃在威宁读书,更没钱啊。不是的话我家大的那个儿子那年还取得第二名,以后扶持不起。

赵:读到初三毕业了?

杨:嗯,毕业了。没有(再)读,读不起了。

赵:你们家的经济收入主要是从哪点来?

杨:主要是喂牲畜。

赵:卖牲口?

杨:哦,卖牲口。养牛,养马,养羊。

赵:像你们家养的多嘛,比较有经验了吧?

杨:还不是没得什么经验(笑)。有一小间圈,长期关在屋头保险点。

赵:你们家的这些牲口啊、猪啊,得过哪样病没有?

杨:哟,还是很肯得病。猪肯病得很。

赵:有没有打过预防针呢?

杨:没有打过,从来都没有打过。

赵:那得了病咋个办?

杨:得了病吗还不是找一些认得的草草药给它吃嘛,走盐仓那些开点药来打嘛,打得好就好,打不好就算。

赵:现在有没有畜牧局的人在这点?

杨:嗯,在这点,这哈他们医着点还是好些了。

赵:以前从来没得人给你们治这些牲口的病吗?

杨:没得,我们缺的是医生,人得病都没得医生,无法。

赵:以前你们小的时候这些地方有没有赤脚医生?

杨:有的嘛,那哈还好一点。这下是没得,那下乡里面的、村里的赤脚医生呀,长期还跑到,要不要(即时不时)下去,这时候没得人。人得病呢,都要跑盐仓、炉山。得急病吗没得办法了。

赵:没得办法了?那你们这些地方有土医生吗?

杨:土医生?哎哟,土医生还不是医不到什么,没得国家医生的医术好,始终还是锻炼不够,学习不够了嘛。

赵:你自己有没有得过病?

杨:我啊?我是有个风湿病。

赵:风湿病?你们这点得这种病的人多吗?

杨:多嘛,一天都是在地上做活路,就是风湿多。

赵:除了风湿病,其他哪样病比较多?

杨:这些地方?哎哟,其他的就是腰杆病啊、膝头病啊这些比较多,其他的就不晓得了(笑)。

赵:那你们家其他人有没有得过病呢?

杨:没得过病。

赵:像你生娃娃的时候是自己生的?

杨:自己生的。

赵:这点有没有一些接生婆。

杨:没得。接生婆是从来都没得,都是自家生。

赵:你们这点生娃娃坐月子的时候要坐好久?

杨:哟,有些坐1个月,有些1个月都没有满,3天就起来做的都有。

赵:你觉得这种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杨:哟,影响大得很。

赵：你讲讲？

杨：像这个眼睛得病，什么病都有，月子头的病还是比较多。

赵：那一般坐月子、怀娃娃的时候吃的好一点吗？

杨：哟，好什么？只是想吃，害（即怀小孩）的时候吗吃点东西了嘛，街上去买点吃，有些还不是没有。这下吗改变的多了，稍微好一点。像我们那时候是有点苦的。

赵：你们平时吃些哪样菜。

杨：平时吃的，自家种的，哎哟，这些（地方）是什么菜都可以种的，菠菜呀、大白菜呀、莲花白呀，什么都出的。

赵：你们家种不种？

杨：种的。

赵：你们家样样都种啊？

杨：嗯，种的。

赵：那其他人家种的多不多？

杨：其他人家都很不种。

赵：你觉得他们不种是懒吗，还是什么原因？

杨：他不习惯，不习惯种。我家院子头什么都有，青菜啊、菠菜呀，这两天有葱、有蒜。

赵：辣子种不种得出来。

杨：种得出来的。

赵：你是咋个晓得这一季也可以种呢？

杨：我是出过门的，学人家。

赵：你去过哪点？

杨：威宁、毕节、贵阳。

赵：哦，你都去过了，你去那些地方搞什么？

杨：那时候威宁成立过歌舞团嘛，我在那点在过一久。

赵：你在歌舞团里面？

杨：哦。

赵：那你是会唱歌，还是跳舞？

杨：唱歌，独唱。

赵：你是唱哪样歌，唱山歌？

杨：唱民族歌了嘛，像撒麻舞啊那些，也唱过，也跳过。那是彝族（歌舞），是拍电影的。

赵：拍电影的，叫哪样名字？

杨：叫哪样名字我记不得了。

赵：那你是在电影里面唱歌了，跳舞了？

赵：又跳又唱。

赵：撒麻舞，它主要意思是唱什么呀？

杨：唱撒麻了嘛，把麻撒起，撒起又薅，长成以后吗又拿来砍了晒起，晒起又拿去水头泡，泡了又拿来括，括了又绩，绩绩又纺，纺了又煮，煮过了以后又拿去洗，洗了以后挂在这个叉叉上，把那个线子网在上面，又是拿来织，就是唱这个。

赵：你自己都还织过的嘅？

杨：织过的嘛，我们还穿麻布衣裳。

赵：现在已经没得了？

杨：没得了。

赵：那你到贵阳那些地方是看到人家种菜？

杨：哦，威宁这些，威宁我都在过两三年。

赵：你自己有没有读过书？

杨：没有读过，就是缺乏知识。

赵：你男的有没有读过？

杨：男的读过的嘛，男的他是识字的，就是我缺乏这点文化了，我才拼命扶持这些娃娃。

赵：你觉得读书很重要？

杨：嗯，我觉得读书很重要。

赵：你在贵阳、威宁这些地方除了学着种菜，还学着哪样？

杨：各方面，学点清洁啊这些了嘛。

赵：你觉得这些地方的人家卫生方面存在哪样问题？

杨：有些家还是改变的多，有些家没有改变，他搞惯了，像衣服这些人看着脏得不得了，他穿着又是舒服。

赵：那你们村里面的人也不会互相学学？他们不会来跟你学学种菜这些吗？

杨：学的嘛，大部分人家都还是种的。

赵：是你教他们种吗？

杨：哎哟，还不是一个看一个，互相学了嘛，他看到人家种的好吃，他就学了嘛。

赵：那你们村里面年轻人现在有没有出去的？

杨：有的嘛。

赵：年轻女娃娃有没有出去的？

杨：有出去的，我家那个女娃娃都是出去打工了，在小凉山。

赵：在哪点？

杨：炉山。

赵：哦，炉山。她具体搞什么？

杨：以前吗，在屋里帮帮忙这些，这下吗听说她们开舞厅，晓得开得成不。

赵：那你姑娘会不会给你寄钱来？

杨：会的，哎呀，没有做大生意吗，没得多少钱。

赵：那你觉得女娃娃出去好不好？

杨：好。

赵：具体有哪样好处？

杨：学点经验啊，又清闲，这些好了。

赵：那你觉得出过门的人跟呆在这里的人是不是一样？

杨：哦，不一样。

赵：你们这儿的人都会讲汉语吗？

杨:会讲的。

赵:你是不是算说得比较好的?

杨:噫,说得好的还是多。

赵:那我在其他的海嘎啦、法沟啦那些地方,她们好像很不会讲嘛。

杨:嗯,那些(地方)很讲不清楚。

赵:是不是你们这个地方汉族比较多?

杨:不多,才7家。

赵:你觉得这几家汉族怎么样?

杨:也差不多。

赵:他们在安排生活这些方面,跟彝族是一样的?

杨:一样的。打比你推这个莽子,有些家拿ㄟ筛筛呀,有些家他搞不惯,用(竹)筛子筛。等公路打通了,又有电了,生活就改善了。你看(现在)什么都要用人工做,推磨这些有个干磨(指电磨)就方便了。

赵:你觉得拉起电来就好了?

杨:哦,国家对我们还是好,像今年把这个公路打通,把这个学校起起就是改变的多了嘛。不是吗,往年老师在他屋头教。(现在)吃的那些菜呀、米呀、灰面呀、酒呀,拖拉机把什么都拖到这里换莽子。

赵:除了这些变化之外,自然环境这些有没有哪样变化?

杨:变化的多了。有这点公路,前面我都讲了,什么都拖来卖啊。往年子这个地方的好多娃娃都没有见过大车、小车,拖拉机都没见过的多。这个公路一打通,今年子小车也得看了,那些娃娃也是什么都得看了,好处就在这点。把这个牲畜管好,畜圈这些好好修好,有个电嘛,它就改变的多了。不是吗这个地方冬天一来就有点冷,这热天也好在的,不冷不热的。

赵:以前这些地方树多不多?

杨:树多。

赵:你都还见过的?

杨:见过的,那些大树,钻都钻不进去。这下全部砍了。

赵:那这些地方的人也不想着要种树?像果树那些也不种嘎?

杨:不种。结不出果嘛,肯打霜,肯下这个白雨。

赵:你说的白雨就是下冰雹吗?

杨:嗯。

赵:通常会下吗?

杨:通常会下。

赵:除了打霜,下白雨之外,还有哪样自然灾害?

杨:雨大,水也大,把这些粮食些冲走。

赵:你觉得这些跟树砍光有没有关系?

杨:大概有。我听老人讲,树子砍光了,霜就肯打。

赵:你们村里年纪比较大的有多大?

杨:七十几了。

赵:七十几的这尔多不多?

杨:不多,七十几,好像八十几的都有吧。年纪比较大的是有两三个。

赵:如果老人分家了以后,娃娃都还是会管他的吗?

杨:管的。我们这些地方没得没有管的,个个都管的。

赵:这里的习惯都是儿子一结婚就分家吗?

杨:哎呀,和气的还不是多在几年了嘛。两三年、三四年,有些不和气的嘛,几个月就分家的也有。

赵:分家一般是年轻的提出来的,还是老人叫分的?

杨:年轻的有点喜欢分,老的也有点喜欢分。

赵:你觉得分家好还是一个大家庭比较好?

杨:哟,团结呢大家庭好的。做活路的也有,在屋头搞点吃的也有,放牲口的也有。不过他不依一个人的想法啊。

赵：你们这点平时有事情，会不会互相帮忙？

杨：会的。我们这点，只要有个老人死了不用请，就帮忙去了。

赵：像你们这点人死了有些哪样风俗？

杨：往年子吗，还不是请贝妈（指巫师）来念，念一晚上跳脚啊这些。

赵：现在还兴吗？

杨：现在兴的嘛，有些兴，有些不兴。我家老人死都六七年了，从那年（我家）就不兴这一套了。

赵：那现在结婚那些有哪样特别的风俗？

杨：结婚吗这下都改变的多了。

赵：你讲一下以前跟现在有哪样不同？

杨：以前嘛，假如嫁个姑娘，唱酒礼，早上间发一盘烟给大家。这下都不兴了，简单得很，有些还骑马，有些马都没有骑了。

赵：就是新娘骑着马？

杨：哦，骑马，还有两个人扶着，脸这些盖着的。

赵：现在还有吗？

杨：有。

赵：那男的这家要给女的这家什么彩礼？

杨：给钱啦，扯点布、买点鞋给她，给她包头啊，裤子啊这些。

赵：一般讨个媳妇要花多少钱？

杨：啊，这下吗最低都是要两三千，过礼都是要两千。往年子还不是几十块。

赵：娘家有给姑娘些什么东西？

杨：哟，这下吗铺盖啊什么，反正跟汉族一样。亲戚背来，给她桌椅板凳呀、衣柜、碗柜、组合柜这些。

赵：从这些传统习惯上来讲，彝族跟汉族有哪样不同的地方？

杨：哎呀，反正什么都很不同，比如汉族来接的时候不兴骑马，彝族骑马。

赵:这点的彝族有哪样特别的节日?

杨:过年了嘛。

赵:过年跟汉族是不是一样的?

杨:一样的,还有端午节,在百草坪骑马。

赵:你刚才说你唱歌唱得好,你是哪点学来的?

杨:在屋头那时候,我们村里面有个老师,他说我的声音有点好,就学唱民族歌这些。

赵:你是拿彝语唱,还是拿汉语唱?

杨:彝语唱的也有,汉语唱的也有。

赵:你给我讲讲你唱歌那些事情嘛。

杨:年代久了很记不到。我去威宁那时候才有 17 岁。

赵:那你当时咋个没有想要留城里面呢?

杨:城里面吗,那时候省歌舞团本来要要我的,那时候我又小啊,有些不想留,我的这些伙伴都(回)去掉,就我一个人,没得伴。老师他没明说是留下来,只说你在这点玩几天,我就跑回家来了。那次要走北京去,又来喊我,那下我这个大的娃娃都怀起了,就没有去了。

赵:那你后来,平时这些还会唱歌吗?

杨:会唱的嘛。

赵:什么时候唱?

杨:什么时候得闲什么时候唱。

赵:那你们村里面现在还有会唱歌的年轻人吗?

杨:年轻的? 没得。

赵:你不想教其他人吗?

杨:老也老了,也是不习惯了。

赵:那你们村里面这些女的会在一起摆摆家常吗?

杨:会的嘛。

赵:那种时候你会唱歌吗?

杨：哎呀，都不会唱。

赵：那可惜了嘛。

杨：可惜（笑），得（即只）是坐在屋头晚上间没有活路那时候，心头有点观乐吗，唱一下了嘛。心头不快乐吗，还不是七想八想，这个负担也重啊。

赵：你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情是哪样？

杨：就是做活路也做不好，家庭也料理不好，是最苦恼的了。

赵：如果你手头有点钱的话，你最想干什么事情？

杨：什么都不想干，只有把家庭搞好，娃娃些拖长大，有前途的是娃娃这些了，我们老了，没有什么前途了。

赵：那你觉得你们这个地方要改变面貌，要发展的话，主要还是要靠什么？

杨：前面我讲过，电和牲畜，要靠这两样。你看，做一个老百姓嘛，要晚上间什么都能够做，没有电，你做不到嘛。我们挖洋芋那时候，晚上间把洋芋洗起，半夜起来把洋芋放进锅里煮，早上起来吃了就出工了。

赵：那你们现在晚上拿哪样来照明呢？

杨：煤油灯了嘛。

赵：那煤油也要去买的哦。

杨：买的嘛，这下是两块钱1斤呢。

赵：1个月要点多少？

杨：1个月要3斤来的。娃娃些要看书吗两三斤都还不够呢。

赵：现在的年轻人有些哪样活动。

杨：社会活动啊？在我们彝族地方吗，男娃娃女娃娃些晚上间唱歌嘛。

赵：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吗，还是老的包办？

杨：这下老的包办的很没得了。

赵：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杨:好。过去我老倌那个时候,这地方还有抢亲,哪家有个好姑娘,会抢去呢。

赵:一起去抢?

杨:儿子娃娃些约起去抢呢。这下吗两个(指两个当事人)同意就是。

赵:刚才你说抢亲是几个男娃娃一起去抢?

杨:比如哪家有个好姑娘吗,去说她做不到(意即去求婚被拒绝),就去抢了嘛。

赵:哪个抢着算哪个了吗?

杨:是老的商量来抢的呢,不是年轻人抢的呢。

赵:帮他儿子去抢?

杨:哦。

赵:他们说的好姑娘是什么样的?

杨:有点生得漂亮的啊,有点本事啊这些了嘛。

赵:现在的标准是不是一样?

杨:现在两个有点感情就行了。

赵:你们这点的姑娘喜不喜欢找本地方的人。

杨:本地方还是找的多。

赵:你们现在还有近亲结婚的吗?

杨:这下很没得了。

赵:以前有吗?

杨:有的,姑妈家拿给舅舅家,舅舅家拿给姑妈家这些有的,现在在少数。

赵:你觉得现在在婚姻家庭方面有哪样问题?

杨:这个婚姻的问题,两个人好的也有,肯打(架)的也有,讲不清楚(笑)。

赵:有没有男的打老婆的?

杨:有的嘛。

赵:女的被男的打了,她会不会跟人家说?

杨:会呢。

赵:找什么人说?

杨:找她亲亲戚戚啊,找她家里面的人,找大队这些。

赵:妇女自己受到虐待,她会不会找政府去说?

杨:不会。

赵:这些地方有没有离婚的?

杨:离婚的?我们这些地方好像很没得。

赵:不兴吗?

杨:兴倒兴的,反正没得,最近没得。

办这个计划生育最好啦

被访人：唐玉珍，女，51岁，彝族，小学三年级文化，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2日。

访谈地点：法乐村再块组毛德珍家院子里。

访谈人：赵庆莲，女，纳西族，云南省民语委干部。

翻译：张秀春，女，彝族，威宁县政法委干部。

陪同人员：苏仲兰、汪坤，香港乐施会威宁项目办工作人员。

我们在访谈毛德珍时，唐玉珍在一旁，但没插话，她也要自己谈谈，并且说就是要谈困难的事，所以“困难”这个主题贯穿了她的谈话。她在医药卫生保健方面谈得比较多，贷款、畜牧等方面也谈到不少。

访谈结束后，她在我的笔记本上很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赵庆莲(简称赵)：你叫什么名字？

唐玉珍(简称唐)：我叫唐玉珍。

赵：有好大年纪了？

唐：51岁。

赵：你们家现在有几个人？

唐：我家两个儿子还有我家爱人我两个，共4个人。

赵：你儿子有好大？

唐：我家儿子？在这里这个有 18 岁了（她儿子也在院子里）。

赵：你的两个儿子有没有读过书？

唐：读是读过哩，就是有点困难。我们这些老高山、高寒地区，牲口喂起来那时候都是死掉了，（或）着（即被）人家偷起去掉了，（家里）有点困难，读不到书了嘛，只有在屋头了嘛。（我们这里）包谷也不出，才出荞子、洋芋这些，生活也求不到，条件差。没得钱了呵，车路也就修不到，水池这些也是修不到。这两三年完全都是受灾。

赵：受哪样灾？

唐：打霜了嘛，打霜，又有一股风。洋芋正开花，大开花的时候有一股风带起吹，就完全都死掉了。

赵：风灾啦这些是哪样造成的？

唐：我认不得，可能怪的是高寒地区了。

赵：那你们家现在有好多牛啊、马啊？

唐：我家有 5 匹马、3 条牛，都完全死掉了嘛，现在这下一个都没得。

赵：哦，养猪没有？

唐：猪还不是没得，啥子都没得。

赵：都是病死了？

唐：病死了嘛。猪、鸡那些就是病死掉了嘛，怪呢，是什么病也认不得。

赵：你们这些地方猪啊、鸡啊得病的多的嘎？

唐：我们这个地方是条件达不上，高寒地区就是不得钱了，这个公路修不通哎，不但是鸡和猪、羊这些病了，人病了要走医院去医的话，还远得很，一下就跑不走（指一下到不了）。我家去年有一条大牛病了，找会医病的来医时，牛都死掉了。我们这点的条件最差，水那些还不是离家头远得很。

赵：背水要走多远？

唐：可能是有 10 多里哦。这回吗我们告诉你们，你们帮忙一

下(笑),拿一点钱帮助我们,等我们把这条公路挖通,这一股水把它接回家来,每家每户都挖,修一个水池在我们的院子,修在我们的家里的话呢,拉个水管吗最好了嘛。我们还是要求你们帮助我们一下。我们这里风最大了,不管是老年人,年轻人眼睛都着(即被)那个风吹得,你看呢(指自己的眼睛)完全都是不同样的(有沙眼)。

赵:那你觉得如果要修公路了嘛,政府出钱,你们出劳力呀?

唐:哦,我们要出劳力了嘛,上级嘛他出钱了嘛。我们信教的人先是要爱国,后才爱教呢嘛。把我们的旧的这个解脱了嘛,把新建的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是要彼此相爱地出劳力。

赵:你们看病是去哪点看?

唐:我们看病?要走(到)盐仓去看,要走威宁去看,要走炉山镇去看。

赵:以前这个地方有赤脚医生吗?

唐:赤脚医生以前是有的嘛,这一下是不得了嘛,停掉了嘛。它还不是钱接不上停了嘛。

赵:你原来有没有读过一下书?

唐:我原来读过3年的书。我家屋头(指娘家)是三家寨的,那时候我家屋头有点困难,姐姐嫁掉了,还有3个兄弟,我家爸爸是大队支书,他跑外头去掉(在外面干工作),我家妈有病,在屋头是她干不到(做不动活),才有我一个人在屋头带那3个兄弟了嘛,小丁丁的,就是书也不读了嘛。

赵:那牲口经常病的话,你觉得需不需要一个兽医呀?

唐:有一个畜牧兽医那最好了嘛。

赵:你们平时生病除了到医院,找不找得着一些土医生?认得草药的人有没有?

唐:草药那个是我都认得一点的嘛。我都会摸人家肚皮这些哩,是什么病这些我有点晓得,是哪样病才吃哪样的药,拿那个处

方来配才配得到的,不是那个药书的话是配不到的嘛。

赵:你们这些地方草药多不多?

唐:哎哟!别的吗有点困难,草药这些出在我们高山了嘛,草药多呢。

赵:认得草药的多不多?

唐:认得草药的还是很不多。

赵:你是咋个认得的?你们家首有人认得吗?

唐:哎,我家爸爸认得的。

赵:他教你的?

唐:他教我的,不教是认不得嘛。这时候我家爸爸死掉了。

赵:那现在你们村里面的人有病的话会不会找你来要草药?

唐:草药要得的嘛,阴寒疼啊,就是拿那个青藤香来,拔起来吃的话,它有点好呢嘛。

赵:你们村的人得的哪种病比较多?

唐:我们这些地方,病是多得很。我说给你听啊,这个眼睛全都是风眼,这个风眼,找点药来炖鸡吃的话呢会好的。

赵:除了眼睛,其他哪样病比较多?

唐:(胎位)歪掉了的话就难产,正一下它会好了的。

赵:有哪些妇科病你认得不?

唐:妇科病那个,流血多那个,找点草药来吃,它还是会好的。

赵:这点(指这个地方)生娃娃是土法接生或是去医院里面找医生来接生?

唐:去医院首去看。

赵:你会不会接生?

唐:我是不会接的,不过坐倒(即坐着)摸人家,摸她的肚皮的话呢,这个娃是否到左边去掉了,(或者)歪到右边去掉了都摸得到一下呢(都可以摸到),那时候你把她抽正起来的话,自家(即自己)会生出来的,他(指胎儿)的脚朝前、手朝前,是咋个样这些都摸得到。

赵：人家来请你你都去帮他们看？

唐：我都是要帮他看的，那个是救命的场合呢。他来请才去，他不来请的话不会去啥。

赵：像妇女的卫生这方面，卫生条件好不好？

唐：（胎位不正）我说是你们走上头去医，我是医不到的，她说你好好地把我们抽正一下嘛。她有钱的话，走头上去医，开刀也行，引产也行。这些农村的认得什么？认得抽正这一小点。政府家去的话呢，药那些也最好了嘛，西药那些，哪样都有嘛。

赵：这些地方除了女的，男的得哪样病的多？

唐：男人和女人？

赵：嗯。

唐：病多的是女人啥。

赵：女的多。

唐：哎，女的可能是最多。

赵：为哪样会女的得病多呢？

唐：女的呢，办这个计划生育最好啦，不是的话生一个娃娃有一回毛病的嘛。像那些才带（即只生）两个娃娃的话，啥子病都没得了嘛。像那些男娃娃一样最好了嘛，无论走哪里去都平安快乐的嘛。

赵：你觉得男的和女的有哪样不同？

唐：不同的地方就是生娃娃了嘛。

赵：你们这点办手续（指做计划生育手术）女的多还是男的多？

唐：女的多，多数都是女人办。女人办的话有点服，男的办的话有些人不服嘛。

赵：像你们家是哪个当家？

唐：我们家？男女都是平等的，一个掌握一点嘛。妇女还是要顶半边天呢（笑）。拿给他一个人当也是不可能的，拿给我一个人当也是不可能的事嘛，这个家，两个人都当。

赵:你觉得你们村里面家家都是男女平等吗?

唐:哎,我才认得我一家人(笑)。等我说起来的话还是男女平等的多,这一下(即现在)完全都是那个样的。妇女还是顶半边天呢。男娃娃女娃娃都是一样的。

赵:现在你们村里面还有没有男的打老婆这种事情?

唐:你说是她家男子会不会打他家老婆?那个不会打的,这一下做礼拜嘛,他还敢打不是?还是学你们一样了嘛呵(笑)。

赵:像你结婚的时候是父母亲包办的?

唐:我呀?我(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嘛,姑妈家给在舅舅家的嘛,是老人做主的。

赵:你们彝族是不是有这种习惯?

唐:哦,我们是有(这)个习惯的嘛,这时候那样做是不行了啊。

赵:你们现在结婚的都是他们自己找吗?如果是你儿子找一个媳妇回来,你不喜欢,不满意咋个办?

唐:哟,他是自己(找)对象回来了,还去管他做什么?这时候政策有那个英明,等他自己去(找)对象了嘛。

赵:彝族跟不跟其他民族结婚?

唐:哪族都要,苗族、彝族、回族都要,这时候是不分什么什么族,完全都是一家人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

赵:其他的风俗习惯还有哪样?

唐:风俗习惯才(有)做礼拜这一种了。不做礼拜的话,他做哪门去搞那门了嘛。

赵:你们做礼拜、信教是咋个开始信起来的呢?

唐:我们?在书上的嘛,它教我们背十字架,这个信教的话呢,宗教自由,我们信就是了。信的这个不吃人、不害人、不骂人、不骂猪狗这些了嘛,牛羊这些都不会骂的,人家给我们那个(即什么)我们都收了嘛,人家不给我们那个吗,不要去偷人(指做小偷)了嘛,偷人是要不得的,好处是在这点了嘛。

赵：如果他去抢人啊、偷人啊，咋个惩罚他？

唐：那个吗国家来处分他了嘛。

赵：像你们信教是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吗？

唐：6天去做活路了嘛，什么事都做起，栽洋芋啦、捡粪啦、栽莽子啦这些就是（在）那6天，赶快把我们这个生产不要拿（即让它）落后。这6天就是把我们的生产完全做掉，第七天那天去休息去做礼拜了嘛。做这个礼拜呢，好像心里有什么忧愁都去祷告一次，又去唱诗的话呢，心里没有什么忧愁了嘛，完全叫它离开了嘛。（如果）你一个人坐在屋头闷闷愁愁的话呢，好像什么都在自己的心里面想。

赵：你们家现在亲戚多不多？

唐：亲戚？亲戚多的嘛。

赵：你们家经常来往的亲戚是哪些？

唐：哎哟，那个吗兄弟啦、姐妹啦，这些了嘛。最亲的是兄弟啦、姐姐啦、自己的妹子啦，最亲的是这个了嘛。

赵：你们如果要找人帮忙的话，首先找亲戚，还是首先找邻居？

唐：哎，找人帮忙的话，还是先要找上级（指村长等）呢，找亲戚他办得到什么事（笑）？

赵：比如说，互相帮着干活啊？

唐：互相帮忙还是先要找上级。亲戚这些嘛，有什么事，病了，咋个咋个他来问一下。走哪里看，威宁去看你还是要找上级才问得到那个路，走黑山去看你还是要找上级才问得到那条路。你找亲戚的话，亲戚还不是办不到那个事的嘛。什么都是共产党英明了，找都是要共产党了，真的。

赵：你现在认不认得你们村的村长、书记是哪个？

唐：杨明光那些我都认得的嘛。

赵：那县长你认不认得？

唐：禄县长我认得的嘛。人是我认不得，名字是我听到过的嘛。

赵：那国家主席你认不认得？

唐：认不得了。

赵：你们村里面有收音机的人家吗？

唐：(想了想)可能是没得哦。困难得很，录音机、不说收音机，人的生活都难讨出来呢。

赵：你们村里面哪些人家比较富一点？

唐：王红耀那些有点了嘛。

赵：他是搞哪样的？

唐：是村组长了嘛。那天你们去的那家了。他家吗牲畜多得很，他们就是好了嘛。

赵：他们是靠什么富起来的？

唐：他们还是要爱国爱党才富起来的嘛。贷款，买 1 只羊子、买 1 匹马这些富起来了嘛。

赵：如果要贷的话你们可不可以去贷款？

唐：我们想去贷的嘛，这回吗，找个担保人去贷，我们还是要还上级的钱嘛。

赵：如果贷得着款，你们还不还得起？

唐：贷给我们那一定还得起的，我们这些高山的话，牲口这些好喂得很嘛。

赵：哪样牲口最赚钱？

唐：山羊、毛(绵)羊、牛、马、猪这些了嘛。

赵：其他的还有哪样可以赚钱？

唐：其他的左讲右讲都还是(修通)这一条公路，公路通的话，找得到一点钱的。柴啊炭这些挖起一拖拉机，拖起去卖呢，又卖得到(钱)。这时候，你看，公路也不通，走人家地方去背一天两天的话，一天才找得到五块(钱)，吃掉二块五，他拿二块五回家来又啥子都没得。还是要修起这一条(路)。

赵：如果养牛养马，要咋个才能养好？

唐:多拿点钱给我们去买,我们多放养点,包谷啊、莽子啊这些多种一点,就是拿给那些牲口吃了嘛,拿给我们吃了嘛,自己苦一点,什么它都会帮得出来的嘛。

赵:如果你们养多了以后找得着草喂吗?

唐:你们还是帮我们多拿一些草籽来撒在我们高寒地区,好喂牛、马、羊这些了嘛。

赵:养多了以后,你们没得地方关嘛。

唐:要起房子了嘛,这一下不得生活不起了(即生活困难),你们帮助我们以后,哪家都要起来起(即建)房子呢。

赵:你现在最想办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唐:这一下最想办的是(发展)牲畜这一种了,我们高寒地区,适合的是这个了。国家把草草撒下来,(还有)这股凉水,我们吃水方面还是有点困难。这下最要重(即重要)的是这3件了。

赵:你这一辈子比较高兴的事是什么?

唐:我的心里高兴的是信教了。

赵:那你有没有哪样不高兴的事呢?

唐:最高兴的是爱国。苦恼(的是)啥子都没得了嘛,抱着这两只手,想起来呢就是什么都不如人。吃的也不得了(即没得了),一样牲畜也不得了,最苦恼的是这个。

赵:你觉得你们儿子这一辈会不会比你们好一点?

唐:儿子呢,去贷点钱来,还是要拿去读书,不读书是不行。

赵:你还有哪样特别想告诉我的事情?

唐:我还是告诉你一下,我有一个内科(病),怕(不知)医不医得到。

赵:是哪样病?

唐:内科病了嘛,是子宫。

赵:子宫脱垂吗?

唐:哦,就是脱垂了嘛,我挨(即跟)你讲的就是这一个了。

赵：你得子宫脱垂？你有没有找哪样药吃过？

唐：我？我都是去医院找那个西药来吃了，就是吃不好。我去办手续那年子，打过针，又回家来找土药吃，就是吃不好。我想告诉的是这个。医得到医不到，你帮我去查一下，下次你把信给我，（如果）医得到，帮助我去医一下。

赵：得这种病的多不多？

唐：那时候我们走公社头去开会的只有 3 个人，叫我去医了，我是病最大（即最重），在屋头我是活得起活不起都认不得了。

女的一天都不得闲

被访人：罗德美，女，彝族，59岁，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1日。

访谈地点：法乐村法沟组罗德美家里。

访谈人：赵庆莲，女，纳西族，云南省民语委干部。

翻译：张秀春，女，彝族，贵州省威宁县政法
委干部。

陪同人员：苏仲兰、汪坤，香港乐施会威宁项目
办工作人员。

我们来到组长家，组长的母亲罗德美老太太及她的两个儿媳在家，我们决定与老太太访谈。访谈开始前，我们先跟旁边的人交待好，不能插话，保证让老太太一个人讲。语言基本没有障碍。访谈内容较广，主要有：对男女孩的态度、怎么分家、医药保健、男女分工、交通、节日、信教等。老太太性格开朗，不时有笑声相伴。

赵庆莲(简称赵)：你今年好大年纪？

罗德美(简称罗)：有59岁了咧。

赵：你有几个娃娃？

罗：有5个儿子，两个姑娘。

赵：现在住在家里面的有几个？

罗：大的儿子3个住家了(意为结婚)。两家在这一所房子头。

赵：他们(指住在家里的两个儿子)是分开的吗？

罗：哦，分开的。

赵：那你跟哪个呢？

罗：有两个不得媳妇的小儿子，有个小姑娘，现在（我家是）5个人。

赵：你的几个娃娃有没有读过书？

罗：哎哟，读书，两个读了初二了，不得学钱，放弃了。

赵：都是儿子嘎？姑娘呢？

罗：姑娘是读的不得（没有读过），两个姑娘，1个是出门（即出嫁）了，这时候（有）4个娃娃了。

赵：那姑娘咋个不读书呢？

罗：哎哟，不得钱培养不到了嘛。

赵：他们自己想读吗？

罗：就是第四个，他倒肯读，读得狠（即好）得很，就是不得学钱了，培养不到了。第三个掺达（即和）第二个这两个要娶媳妇嘛，不是嘛（即不然）读初二了。

赵：你姑娘是嫁到哪个村？

罗：嫁到班底，班底村。

赵：离这儿远不远？

罗：没得好远嘛。

赵：你这两个儿媳妇都是本村的，还是其他村嫁过来的？

罗：是这村的，这个大队的，两个都是这个大队的。

赵：那你两个儿子结婚的时候他们都是自己找的媳妇，还是你帮他们找的？

罗：哎哟，我们帮他们找的嘛，第二个（儿子）是他对象来的（指自己找的）。对象来你还不是办给他了嘛。办嘛办穷掉了，那个第四个（儿子）就读不到书了嘛。

赵：哦，就是办结婚以后就读不到书了？

罗：找的嘛（指父母给找那个媳妇），还不是背了些酒、米那些

去送嘛,带来的(指自己找来的那个媳妇)这个嘛不那么做了,扯两丈布给老人穿就是了。

赵:你们家现在粮食够吃吗?

罗:够吃? 粮食? 哎哟,往年子人有点少、庄稼有点好的时候吗,强勉的过得到(即过得去),这两年受灾了,差的多得很了。

赵:受灾? 受什么灾?

罗:霜打掉了嘛。洋芋那些长在山坡上完全着霜扎(即冻)掉了,这两年吗一半都没有收到,半年都没得吃的。

赵:那你们平时粮不够吃,咋个办呢?

罗:不够吃吗,去挖炭,去赚钱,买点掺着吃。别的吗没得办法了嘛(笑)。

赵:哪个去挖?

罗:哪个去? 种庄稼的时候吗种,不种庄稼的时候吗,哪个得闲哪个去。

赵:你们家是哪个当家?

罗:哪个当家(笑)? 哪个都当不到家(笑)。一个当一半,真的(笑)。

赵:你们家养着多少猪?

罗:猪? 肯瘟得很(指容易得猪瘟),养着吗又病死了。这时候吗两家娃娃一家1个,我家有4个,4个老母猪。

赵:猪你们会不会拿去卖?

罗:卖的嘛。

赵:鸡呢?

罗:鸡——哎哟,这两年很不富了,不是嘛鸡喂大了要拿去卖的嘛,卖钱使。猪、鸡都要有粮食来喂,不得粮食还不是喂不起来,赚不到钱的嘛。

赵:有时候鸡啊、鸡蛋啦这些,你们自己吃不吃?

罗:哎哟! 鸡嘛,从来两个鸡蛋我们都没有吃过,拿去卖称了

盐巴吃(笑)。

赵:你家养着多少大牲口?

罗:大牲口吗还不是一家才是1个。

赵:你们养牛养马主要是用来搞什么?

罗:养牛拿来种庄稼了嘛。马吗拿去驮炭这些。

赵:大牲口卖不卖?

罗:大牲口一家1个嘛,不说卖嘛,使都还不够使,真的。

赵:你们平时有哪样菜吃?

罗:蔬菜吗,栽点青菜,撒点白菜吃了嘛。这时候我家栽的那个是青菜嘛。凌天,白菜是栽不活的,(在)我们凉山栽起都扎掉了,全死了。高寒地区啰,你种不出来了。

赵:你们栽哪样果树?

罗:哎哟,凉山你栽得多都结不起,着(即被)霜(冻)啦、(冰)凌啦这些一下扎掉了,得不到吃的。

赵:你们屋头现在都是烧柴吗?

罗:哦哟,挖得到炭吗挖点炭来烧,挖不到吗,还不是拿柴来烧,捡柴来烧了。

赵:炭是自己挖的?

罗:嗯,炭是自己挖的。

赵:找柴去哪点找呢,远不远?

罗:哎呀,去沟头去找,这时候柴都不得了。

赵:难找的嘎?

罗:嗯,山穷很掉了,柴也找不到了。

赵:以前有树吗?

罗:往年子吗柴都烧不完,都堆起的,这两年吗什么都缺了。真的,什么都缺了。人家说山不穷嘛,(现在)山都穷了。没得出路了,真的,真的没得出路了。果子摘不到一窝来吃,粮食种的时候种(的)多得很,收的时候嘛实在少得很。

赵：你一天都干些什么？

罗：一下去掏猪菜，一下去捡柴烧，一下去搂叶子，活路吗多得很，做的时候苦得很，收的时候受灾了，连一把都没收着。

赵：你们这里挑水去哪点挑？

罗：挑水在沟头去挑，远得很。

赵：要走多远？

罗：嗯，怕有 5 里了。

赵：是人去挑还是马来驮？

罗：有马的还是马来驮，不得马的还不是人去背了嘛，五六十、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去背(来)吃的嘛。

赵：女的像你这种年纪的还去背水？

罗：比我们年纪大的(都)去背哦，我家奶奶 70 多岁了都去背呢，我们嘛才 59 岁呢。

赵：你们这里电也没有通？

罗：哎哟，电也没有通，一样条件都没得了。

赵：那你觉得咋个整才会好起来呢？

罗：哎哟，那个吗不得办法了嘛，看国家怎么做，帮忙一下子嘛。

赵：如果国家来帮你们，你们觉得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罗：哎哟，那个吗……(想)拿一点钱来支持嘛，他们年轻的养牲口，别的没得出路了。

赵：如果你们生病，是找医生来看，还是找土医？

罗：哎呀，病的时候没有医过，他自家(即自己)病嘛，自家好了，真的，医药费贵得很，没有走(去)过医院看。

赵：你们这些地方有懂草药的医生吗？

罗：草药？哎呀，草药也没有吃过。

赵：那你生小孩的时候，是自己接生，还是人家来给你接生的？

罗：自己接的嘛，我们这一排(即辈)老人吗自家接的。

赵：你的儿媳妇生小孩有没有人接生？

罗：她还不是自家接，老人在屋头吗帮她剪(脐带)了嘛。

赵：如果是你的孙子些生病咋个办呢？

罗：这两年班底的那家(指儿子家)医院近了，他病的时候，给医生去打针，我家这点这两个吗没有打过针，不是嘛(即不然)有钱去医院一下就医好了。没得钱嘛你还不是拖倒，哪时候好嘛算哪时候了嘛。

赵：你们这点以前有没有赤脚医生？

罗：以前是钱习中(人名)，这时候也不医了，不得了。医院吗远得很呢，不是实在毛病沉重，还不是拖着。(要是)医院近吗，有赤脚医生那些吗，打一针都会好得快。

赵：你们的牲口病了，有没有打预防针的？

罗：有打预防的，还不是私人的。

赵：他要收钱的？

罗：收钱的嘛。

赵：收得高不高？

罗：哎呀，我看到打一个猪(针)两块钱说嘛。

赵：你认为把公路修来这里有没有用？

罗：有倒有用嘛，没得什么拖去卖，修来这些(指这里)不得有什么多大的益处了。

赵：你们这点都过些哪样节日？

罗：一年的节日吗，十月间有一个日期(即节日)嘛，七月的时候也有一个日期嘛。有日期嘛不做什么，我们少数民族，日期来了你有猪肉煮一顿吃嘛，就是那个多了(指就是如此)，不做什么。这时候有了信教的，那些敬菩萨的也没得了，老迷信是完全打破了，一样都不做，嘿嘿。

赵：以前是有敬菩萨的吗？

罗：哦，以前嘛，节期来了还不是敬菩萨，买那些纸来烧了嘛，这时候那样做的也没得了。节期来了，有鸡的宰个来吃，没得

鸡吃还不是煮一点米。

赵：你们这边兴不兴过端午？

罗：哦，过端午也有的，节庆嘛，还不是去百草坪那些（地方）去玩嘛，大的还不是在屋头坐着的有，放牲口的也有，节庆嘛最大的就是那个（指端午节）了嘛，过3天，去打篮球、打牌这些。

赵：在家里你觉得是男的干得多，还是女的干得多？

罗：哦，男的干得多啥，女的嘛做不动什么嘛，在锅边转，找点吃的啦，掏点猪草这些，做点软活路这些了嘛。

赵：那你觉得女的苦还是男的苦呢？

罗：哎呀，款倒来（即说起来）苦的是男的，女的还不是苦，一天都不得闲。男的没得吃了吗，他还不是去找出路，去找来吃的嘛。女的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吃的，在屋头还不是煮（指做饭）啊这些。

赵：在你们这点，生男娃娃跟生女娃娃有什么不同？

罗：是一样的啥，女的男的是一样的啥。

赵：你们一家人都信教吗？

罗：一家人都信。

赵：你昨天有没有去做礼拜了？

罗：嗯，做的嘛。

赵：你觉得现在的信教好吗？还是以前的敬菩萨好？

罗：哎呀，现在信神（即信教）才好啥。往年子不信神，那时候吗什么都来得，这时候信神了吗，有一个看管的，信神是不准骂人，不准偷人，不准恨人吗，好了嘛。信神这个是好得很，信教人都教训乖了（笑）。

赵：你们这点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咋个整呢？

罗：发生事情吗，有组里会处理的，要是信神的人吗，你让一点，我拖一点，还不是拖好了。哎，完全都是在一个院子（指村子）的，忍得了嘛，一个忍一点还不是好了嘛。

赵：那家里会不会有吵架打架的那些？

罗：哎呀，吵架打架吗，那些小娃娃会吃烟吃酒才是（会）打架的，一般信（教）这个吗，吵架的也没得，打架的也没得。

赵：信教就不喝酒？

罗：哎，信教吗喝酒不说嘛（即不光是喝酒），那些死牛老马肉都不吃呢。

赵：这点年轻人对老人好不好？

罗：哎，你老人都好了吗他不好不行了嘛，完全都是信那个（教）嘛。

赵：像你们家分家是儿子结婚以后就要分吗？或是他们自己提出来分？

罗：呀，接来（媳妇）嘛，他不去（即不分开）累赘大了，分给他了，各自吃了嘛。

赵：那你们分家是咋个分法？

罗：呀，有什么分的，吃的那些拿来照着人口分了，家什这些，碗、锅这些，有吗分给他了，没得还不是他自家去买了嘛。有牲口吗一个分一个，没得牲口吗还不是分一点吃的，分一点家什，还有包产地（指承包地）那些了嘛。

赵：如果是老人干不动活了，他们（指儿子们）哪个养你啊？

罗：他小时候你把他的事情完成了，做不起的时候他不养你吗你自己也找不到吃了嘛。那时候吗，你在半边坐着，他做起来给你吃了嘛。养个儿子吗就是有那小点益处了嘛。

赵：只有姑娘没有儿子的家咋个办呢？

罗：哟，姑娘嫁出去，她有什么好的，她还是背来给你吃了嘛。

赵：如果你卖了点东西有点钱的话首先要买什么？

罗：有钱的时候吗买点盐巴吃，买点辣子吃那些了嘛，（买点）鞋子穿、衣服穿这些了嘛。我这时候有钱吗，像我们这些年纪了，去调一点货来卖啦，别的吗你做不到什么了嘛。

赵：卖点小东西？

罗：有钱吗就是自己做点小生意了嘛。

赵：在这些地方你觉得卖得掉吗？

罗：在盐仓(地名)去卖了嘛。

张：你年纪都大了，做小生意你算得到(会算)帐？

罗：做一点小生意，算得到嘛。

赵：有没有哪样事情使你比较高兴的呢？

罗：哎呀，(说彝话，张秀春翻译)最高兴的就是有了钱买点盐巴辣子吃。

赵：那有没有哪样不高兴的事情呢？

罗：哎呀，不高兴的也不得，真的。

赵：你还有哪样话想讲呢？

罗：牲口也不得住的，起一两小间平房就好，困难事情也就是这点了。(住的)紧得很，两三家人住一块，那第四个(儿子)说他的媳妇也带得了，钱也没得房子也没得。我们的意见吗就是这个，别的没得了。

赵：好，那谢谢你。

富的就是靠畜牧

被访人:毛德珍,女,34岁,彝族,文盲,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2日。

访谈地点:法乐村再块组毛德珍家。

访谈人:赵庆莲,女,纳西族,云南省民语委干部。

翻译:张秀春,女,彝族,贵州省威宁县政法
委干部。

陪同人员:苏仲兰、汪坤,香港乐施会威宁项目
办公室工作人员。

毛德珍的丈夫是法乐村的副书记,为了从干部家属的角度了解一些情况,我们采访了她。开始时毛德珍显得比较拘谨,慢慢地解除了紧张感,她的话也就多起来了。除一般的情况介绍外,她对双语教学、发展畜牧业等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

赵庆莲(简称赵):你叫哪样名字?

毛德珍(简称毛):毛德珍。

赵:你今年好大年纪?

毛:34岁了。

赵:你们家有几个小孩?

毛:5个嘛,两个男的,3个女的。

赵:最大的有多大了?

毛:13岁。

赵：小的那个呢？

毛：小的一个嘛，5 个年头（即 5 岁）。

赵：有没有读书？

毛：读书才是 1 个，大的那个。

赵：小的几个都没有在读吗？咋个不读呢？

毛：学校远，远得很了，娃娃走不到。

赵：要走多长时间？

毛：1 个钟头。

赵：你现在在读书的是一个男孩子吧？

毛：男孩子还没有读呢，还在小的。

赵：哦，在读书的是个姑娘？

毛：嗯。

赵：她读几年级了。

毛：三年级。

赵：她学习好不好？

毛：学习——中等嘛。

赵：你要给她读到什么时候呢？

毛：她读得起嘛就一直给她读了咧。

赵：其他几个呢？

毛：其他吗有条件的时候给他们去读嘛，他走得到的时候他去读嘛。

赵：你男的读过书没有？

毛：读过的嘛。

赵：你呢？

毛：我没有读过，我是文盲（笑）。

赵：你们家哪个当家？

毛：两个都管了嘛，一个管一半了嘛。

赵：你们在家里哪个干得多一点嘛？

毛:我啥,他是不做活路的(笑)。

赵:那他都干些什么呢?

毛:他?他跟你们(一样)办事的。

赵:当村长?

毛:嗯。

赵:他当村长事情多得很吗?

毛:是啰。

赵:那你都搞些什么?

毛:我一个人在屋头做活路了嘛。

赵:从早上到晚上,你都做些哪样事情?你讲讲好吗?(风很大,她只是不好意思地笑)随便讲嘛,你想起来哪样就讲哪样。

毛:(张秀春翻译后)是了,早晨间起来去舀一缸水回家来,做饭给这些娃娃吃。吃掉饭嘛又走山坡上去做活路了嘛。做一歇嘛又回家来招呼这些母猪些,(过后)又回家来做晚饭给这些小娃娃了嘛。

赵:你们家养了好多猪啊?

毛:我家?啊哟,大小嘛投10多个了。3个大猪,8个小猪。

赵:母猪有几个?

毛:母猪有1个。

赵:有没有养牛这些?

毛:牛也有1头,马有4匹。

赵:养羊吗?

罗:羊没得。

赵:那你们家背水是去哪点背?

毛:上头山里头去背的嘛。

赵:远不远?

毛:去来1个钟头。

赵:主要是人去背吗?

毛：嗯，是人去背了嘛。

赵：你们家地有好多？

毛：得是（即才是）一个人的地呢，说起来嘛地少了。

赵：平时主要是吃哪样？

毛：还不是吃洋芋、莽子哩。

赵：得吃包谷吗？

毛：包谷去买嘛。

赵：买？那你买包谷的钱是哪点来呢？

毛：买包谷的钱嘛去找嘛，去办厂。

赵：办什么厂？

毛：办矿厂了嘛。

赵：你们家办着矿厂的嘎？

毛：嗯。

赵：在哪点？

毛：在石矿。

赵：主要是哪样矿？

毛：黄汞。

赵：那你们家矿厂一年赚得到好多钱？

毛：赚不到。（稍顿后）这时候哩是摆起的。

赵：你们家养的猪这些会不会拿去集市上卖？

毛：会卖的嘛，没得吃的时候拿去卖的嘛。

赵：卖的多不多？

毛：一年？

赵：嗯。

毛：小猪卖得到七八只的嘛，鸡嘛 10 多只。

赵：鸡蛋呢？

毛：鸡蛋嘛，百十多个。

赵：你们家一年杀几头猪？

毛:得是1头。

赵:那平时你们吃的菜有哪样?

毛:白菜了嘛。

赵:白菜,自己种吗?

毛:自己种了嘛。这一朝(指这一季)嘛去买。

赵:要去集市上买吗?

毛:是了嘛。

赵:你们家去集市上是你去或是你男的去?

毛:我去嘛。他白天哪天都是有人找,做活路都没得闲(指没有时间)去做的,只是我一个人去做。

赵:那你觉得像你这种比不比其他人苦?

毛:是了。人家需要他吗,他去办他的。我一个人在屋头苦点了嘛。

赵:你们这个地方女的读过书的多不多?

毛:女的读过书的?我认不得了。

赵:你觉得男娃娃读书好还是女娃娃读书好?

毛:男娃娃女娃娃都好,女娃娃也是自己的,男娃娃也是自己的,还不是一样的嘛。

赵:那你觉得你们生活当中比较困难的是哪样?

毛:在这些地方嘛,哪样都是困难的了。有钱都是难得买(东西),买起又背不回家来。场(集市)远了,差不多三四十里路呢,哪个背得起?空(身)去空(身)来都是难得走得很,真的。

赵:那你觉得有没有必要修路呢?

毛:要修啥。依我想,修了去赶场这些容易了嘛。

赵:你们烧柴吗,还是烧哪样?

毛:烧炭。

赵:去哪点背呢?

毛:去梁子上。

赵：自己去挖？

毛：自己去挖了嘛。

赵：不烧柴嘎？

毛：柴嘛我家不兴烧。

赵：咋个会不兴烧柴啊？

毛：秋（意为烟熏）得很了嘛（笑），烟子多得很。

赵：如果要打柴，好不好找？

毛：柴好找的嘛。

赵：你们这些地方以前有没有树？

毛：有的嘛。

赵：那现在都没得了嘛。

毛：都是砍木料的那些砍掉了嘛。我才来的时候那么粗的都有（用手比），这时候是没得了。

赵：你是哪里嫁来的？

毛：我是大石那边的，班底乡。

赵：班底那边跟这边哪边好一点？

毛：（这边）包谷也不出，红豆也不出，什么都不出，没有下头好。

赵：那你到这边来的时候是你们家的老人给你们办的，还是你自己认得他？

毛：办的嘛（即包办的）。

赵：你生小孩的时候是自己（接）生吗？还是人家给你接生啊？

毛：自己（接）生的。

赵：你们这个地方有懂草医的土医生吗？

毛：没得咧。

赵：那如果你们生病，去哪点看病？

毛：生病看病嘛走盐仓那些去了嘛。

赵：你们家哪个上过医院？

毛：大的那个姑娘上过医院，那时候差点死掉了。

赵:她得哪样病?

毛:得哪样病?小丁丁的时候三四个月了奶也不吃,眼睛也不睁,烧得不行,背起去盐仓吊盐水针才好转。

赵:你生娃娃的时候吃的好不好?

毛:那时候吗,生娃娃的时候才是那1个月,拿1头猪去卖,买点好的来吃了嘛,还不是去买鸡蛋这些,没得钱也去借点来吃了嘛。

赵:你们生娃娃以后休息1个月吗?

毛:1个月都没有满就去做(活计)了,他是没有在屋头的嘛,因为人家用着他,他去开会这些。娃娃也小。没得水吃嘛,自己起来去舀水吃的。

赵:多少天就起来了?

毛:投把十天(即十来天)。

赵:那你们多少时间会吃一次肉,经常吃吗?

毛:哎,咋个经常会吃得到,冬月间腊月间那些吃,三四天吃了一顿了,三月间、四月间吗一顿都没得吃,猪油都没得。这下我家的猪油都没得,说起来都害羞啊(自笑)。

赵:(停顿了一会儿)你如果平时活路做不过来,请不请人帮忙?

毛:哎哟,请人帮忙?没得吃的嘛,还不是自己一个人去做了嘛。他是大小不管的、背个皮皮的领导,没得东西给人家吃嘛还不是羞着自己了。

赵:你们周围的邻居有事情会不会互相帮忙?

毛:会的嘛。你不讲他还不是(不会)跑你门上来。

赵:你要去跟他讲?

毛:是了。

赵:你们经常串门子的人是哪些?

毛:我不会串呢。

赵:你不会串,人家来你家串吗?

毛:人家也不会走我家来的,没得事吗他不走我家来的,我家

这点因为吊梢(指靠边)了。

赵:你们家亲戚多不多?

毛:亲戚嘛多啥。

赵:经常来往吗?

毛:来来往往这些有的嘛,还不是有事的时候才来往。

赵:经常来往的都是哪些人家?

毛:后家嘛,老妈家(母亲)和大哥、二哥那些,兄弟妹子那些了嘛。

赵:你经常回后家去吗?

毛:会回家去的嘛。

赵:好久回一次?

毛:一年两次。

赵:你们这点有没有男的打老婆这些事情?

毛:他还不是会打的嘛。

赵:为什么打呢?

毛:为吃为穿了嘛(笑),不是嘛不会打架的嘛。

赵:那女的被打后他会不会去找组里面说去?

毛:都不兴呢。因为害羞,她就不去了嘛(边说边笑)。为吃为穿的这些,去告状嘛害羞了嘛,打掉各人阴着气在屋头了嘛。

赵:你自己认得有专门的法律保护妇女吗?

毛:我认得的嘛。

赵:你讲一下你认得些哪样,具体地认得些什么?

毛:一讲法律我是不识字,认不得呢。得是认得法律好。

赵:你们这点猪啊、鸡啊这些容易得病吗?

毛:今年鸡是不病,猪肯疼一点。我家去年死掉三四个来呢。

赵:如果遇着这种情况有畜牧兽医吗?

毛:没得,纯粹没得的。猪这些病了还不是跑盐仓、马古这些去请人,路远了,请回家来的时候嘛猪都死掉了。打针都打不赢(即来不及打针)。

赵：平时有没有打过预防针嘛？

毛：得是今年子，半个月以前有人来打过。

赵：是哪里的人？

毛：畜牧局的嘛。

赵：那你们是咋个认得他们在这点打针呢？

毛：我认得的嘛。他们走(到)我家来，找我家男的，他们认不得路，他(指她丈夫)带着他们去转。

赵：那你们要找他们的时候找得着吗？

毛：找得着的嘛，他在大法，住在大法学校那点。

赵：你觉得他们好不好？

毛：好的嘛。他们也好，国家也好。说起来嘛国家有恩了啊。

赵：除了来打针，有没有帮你们做过其他事情？

毛：国家？

赵：嗯。不单单是畜牧局，其他的也可以说。

毛：在这些上扶贫的也有的嘛。他们4个(人)贴60块，拿(去)分给两家(困难户)，给那两家去种洋芋、种麦子(荞麦)。

赵：那两家是特别困难吗？

毛：困难了嘛。

赵：咋个困难？

毛：一个是脚杆子不好。这上头这家女的是哑巴，一个哑巴带起两三个娃娃在屋头没得吃的。

赵：像他们那些困难的会不会来找你们借东西啊，借吃的啊？

毛：会借的嘛，借吃(的)也会呢。包谷这些都撮给他呢。

赵：撮给他，那他们还不还得起？

毛：哎呀，升把这些嘛，他还我都不要了。

赵：会不会借钱？

毛：钱这些会借的嘛。借钱的时候没得钱借给他了。

赵：你们家粮食够不够吃？

毛：不够吃，人家来找的时候，钱嘛没得，吃的有两顿拿（来）分一顿给他们吃啥。

赵：你们家一年里面不够吃的时候有多久？

毛：半年。荞面和燕麦、洋芋收来嘛，得吃（即可以吃）半年。（这下又遭灾，）狂风了嘛，洋芋这些也死掉了，荞子这些也死掉了。像我家今年都是去买（粮食吃）的。

赵：都是去买？

毛：哦，这下都还没有还钱呢。走（去）我家老爹家（指娘家）去驮的，1000多斤，钱还没有还呢。

赵：（谈着话的时候，风一直很大）自然灾害除了风灾，还有哪样灾害？

毛：打霜了嘛。

赵：是哪个月份？

毛：四月间？（不敢肯定）

赵：这个地方哪个月份气候好一点，热一点？

毛：六月间了嘛。

赵：那雨水多不多？下雨下得多不多？

毛：下雨的时候多得很。

赵：下雨会造成哪样危害？

毛：下大的时候嘛，冲冲（指河谷）那些全部都刮（即冲刷）起去掉了。

赵：那为什么会有风灾？比如说以前有树的时候，灾害多不多？

毛：那时候嘛，有点树管着（指阻挡着），风有点小了嘛，我家都是栽的呢，（但）栽也栽不起来。这些都是我家来栽的（院子里有几棵白杨）。风大很了，连这个瓦都着它（即被风）吹起去掉了。

赵：你们这些地方干旱不？

毛：干呢嘛，扎霜（即霜冻）这些，反正山（坡上）这些树木都是扎死掉呢，不会长的。

赵：这些地方以前有没有水，从来都是这样背水吗？

毛：原来都是背的，在那井头去背。原来拿木缸来背，现在又改变去买小桶背了嘛。

赵：你觉得这些地方这几年有哪样变化？

毛：这下都没有变化呢。

赵：一点变化都没得吗？

毛：没得。

赵：你们家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起（即建）的？

毛：我家这个房子起了8年了。

赵：如果现在要起一栋这种房子需要多少钱？

毛：怕是一两万哦。这些都是卖牲口才起的，这下都还没有还清呢。

赵：你们家当时用了多少钱？

毛：那时候可能七八千。这时候还在该（即欠）着老妈家千把块钱，自己还不到（起），他们也不讲。

赵：你后家那边比这边好过吗？

毛：比这些有点好过了嘛。

赵：你是不是彝族？

毛：是了嘛。

赵：那你不穿这种服装（指民族服装）？

毛：穿的嘛。

赵：平时都穿这种汉装吗？

毛：穿这种（民装）的时候也有，穿这种（汉装）的时候也有。我看穿这种（汉装）有点好了呵。

赵：咋个好，你讲讲？

毛：穿这个（民装）还要系腰带，还要帕子，还要围腰，没得钱去做那么多货嘛，穿这个得是一件了嘛。

赵：这种衣服（指民装），一般是你们自己做，或是买？

毛：自己做的嘛。这些花花绿绿的线，走(到)场上(即街上)去买来，自家用手工做了嘛。

赵：自己绣的吗？

毛：自己绣，拿针来绣嘛。

赵：你会不会绣，会不会做？

毛：会的嘛。会是会做，我是不穿了，想着自己老了。

赵：要年轻的才穿这种衣服？

毛：老的也有穿的嘛，她爱(即喜欢)穿嘛。不穿的也有，像我一样。这个是要(花)时间做呢。像我一样，没得闲做。因为你坐起性长(即有耐心)才做得(起)。你不性长(即没耐心)还不是做得不好。那你有什么闲来做这个呢？活路都做不赢。

赵：绣一件这种衣服要多久？

毛：专门坐着做要一两个月。零零星星(即抽空)做吗，不算，认不得。

赵：那你们这个村里面会绣的多不多？

毛：会绣的多得很。

赵：你们这种绣(花)是咋个学来的？

毛：一个学一个了嘛，小的学大的，长大起来吗哪个都会做了嘛，像做活路一样。

赵：你们除了会绣花，还会做哪样其他手工？

毛：做鞋子这些穿了嘛。

赵：你们村里面有没有汉族？

毛：汉族少。怕是一个大队才有 20 多家哦。

赵：你们这个村的彝族跟不跟其他地方的汉族通婚？

毛：通的嘛。

赵：有没有哪样规矩，就是说只能跟哪些人通婚这些？

毛：这下嘛汉族、彝族也不讲了，只要婚姻自由。

赵：你们这个地方的人都会讲汉语吗？

毛：汉话不会讲了。我是在屋头（指娘家）时候，我家院子（即村子）头有几家汉族，汉族那些都是搭一些彝话讲的。

赵：就跟他们学的？

毛：就跟他们学，不是嘛认不得呢。

赵：像你家娃娃现在会不会说？

毛：娃娃这些更不会讲了，听他都不会听呢。

赵：你们在家里也都是讲彝话吗？

毛：是了嘛。

赵：到外面又讲汉话？

毛：哦。

赵：那你娃娃他们去学校读书的时候不会讲汉话咋个办？

毛：娃娃（说）教师都是一下下（常常）搭起彝话教，她（女儿）说：“妈妈，在这些读不好，等我有条件嘛，走小凉山那些去读。”我说你们老师不教你们汉话？她说一下下（有时候）嘛他教彝话，一下下她教汉话搭起彝话教。

赵：你觉得这种好不好？

毛：不好嘛，搭起彝话教，还不是不识字一样的了嘛。

赵：你们这个村信教的人多不多？

毛：多得很。

赵：你信不信教？

毛：信的嘛。

赵：你觉得信教的跟不信教的有哪样不同？

毛：信教的吗，如果像今早上一样，我的洋芋栽在那地上，他放猪回来掐掉我的洋芋，我忍耐住他，不讲了。如果不信教，那么咒咒骂骂咋个咋个地吵起来，打架也出来了嘛。信教吗还不是有点好的嘛，什么事都是忍耐，忍耐为了嘛。

赵：你们这点从来都是信教吗？

毛：我原来都信，我是在屋头时候（指娘家时）就信呢。

赵：你们平时过些哪样节日？

毛：就是过年啦、端午啦、过十五。

赵：过节的时候跟平时有哪样不同？

毛：过年的时候没得(吃的)，那几天嘛去找来吃了嘛。

赵：要吃好一点？

毛：哦。

赵：吃些哪样？

毛：还不是买点米来，推点莽子来吃了嘛，那个叫好了嘛。过年的时候，屋头没有喂倒猪的嘛走场上去称(即买)来吃了嘛。

赵：你觉得要咋个才算是好日子？

毛：我觉得听上面的，他讲什么就去做什么了嘛。别的做不到，力气是有的嘛。他讲修路吗去修路，修了路赶场这些好(即方便)了，背不说(即别说要背东西)，自己都坐得到车了嘛。饮水这些，国家有恩嘛，水利款拿下来，(我们)修哩，(就)好了嘛。

赵：你认不认得大队的队长、书记这些是哪个？

毛：认得的嘛，正书记是杨光甫，副的是我家(指她丈夫)嘛。

赵：你认不认得县长是哪个？

毛：县长是禄县长。

赵：你去过县城吗？

毛：没有去过。

赵：你最远到过哪点？

毛：马古、盐仓、小凉山这些了嘛，才是这些(笑)。

赵：你想不想去县城呢？

毛：想去嘛。想去嘛又不得闲去，得闲去都是没得钱，你走那点去做什么？(笑)说起吗好笑嘎。

赵：你觉得你们这个村子里面最需要改变的事情是哪种？

毛：需要的多得很，需要的吗……(想了想)水利这些需要嘛，车路这些也需要嘛。

赵:还有呢?

毛:什么都需要,钱这些也需要。

赵:如果这点要发展,你觉得哪样事情最容易发展起来?

毛:牛啊、马啊、猪啊、山羊啊、毛羊啊(绵羊)这些了嘛。

赵:你们这点养羊,羊毛是拿去卖的吗?

毛:是了。

赵:拿去哪点卖?

毛:拿去威宁(县城)这些去卖的嘛。

赵:一只羊的毛可以卖得多少钱?

毛:一只羊可能卖得到毛——(想)三四十块,这个都我讲少了咧。因为五六块钱1斤嘛,好的嘛一只剪得到10多斤呢,不好的嘛8斤毛。这个吗大概说了嘛。

赵:养羊啊、牛啊这些,你觉得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哪种?

毛:像我家一样吗,圈这些都需要的咧。我家是大房子拿来关牲口的。这里吗拿来关猪,这里吗拿来关马、关牛,晚辰(即晚上)间吗你踢我,我咬你,瞌睡都没得睡的(即睡不成)(笑)。(她家的这栋房子两边关牲口,中间住人。)

赵:除了圈子还有哪样问题?草好不好找?

毛:草吗好找的嘛。走(到)那架子山(即山坡)上割草来给它吃了咧。草吗好找,粮食是难得找。

赵:你们村子里面有没有比较富的人?

毛:富的有的嘛。

赵:他们咋个富法?

毛:畜牧了嘛,就是靠畜牧了。像我们院子(指村子)头,认得到(即知道)一家,王家,羊子有百十只哎,马有三四十匹,牛这些有一二十头,猪倒不多。

赵:他们家咋个养得到那么多啊?

苏:扶贫。

毛：就是了嘛，人家来给他买的呢，上头，上面的。就那么多，都发展了咧，上面拿万把块钱给他买，买了几头母牛，买了几匹骡马（即母马）一年子你说涨好多马？十年你说涨得到好多哎。

赵：是哪点的人拿钱给他买？

毛：上头的。

赵：就他一家？

毛：听到得是他家一家。

赵：有条件养的话，你养不养？

毛：有条件那还是养得到呢。有钱了吗买起来养得到嘛。那个（样）吗我一个人在屋头给这些娃娃吃掉（以后），还不是走（即到）山坡去放牛放马了咧，比种庄稼好。庄稼这些吗毛多肉少，你也认得的嘛。包谷没有出（产），还不是撒点莽子、燕麦这些，（撒）一大片收来都是一小点点，糠吗多一点。

赵：如果要发展你缺乏什么？

毛：资金缺乏。

赵：如果给你去贷款，你去不？

毛：贷款？

赵：如果叫你贷款来养，你会干吗？

毛：会干嘛。

赵：那你现在咋个不去贷呢？

毛：（笑）有没得（指有没有贷款一事）我认不得呢。如果是那个我敢去贷的嘛，贷来买牲口吗我敢呢。买吃的吃掉了你拿什么还？买起牲口喂吗它又发展，还得起（贷款）的嘛。这些（地方）牲口好喂呢，真的。

赵：那你现在贷得到钱，第一件事是去做什么？

毛：买牲口了嘛，买大牲口。大牲口好放，大牛大马这些好放，羊子还有点不好放呢。

赵：羊子咋个不好放呢？

毛:它是小嘛。

赵:大牲口跟羊哪个赚的钱多一点?

毛:大牲口赚的钱多一点嘛。因为你买起一头母牛或者骡马这些,一个带一个就千多块了,羊子一个得是几百块啥。

赵:你现在生活当中哪样是比较高兴的事情?有哪样苦恼的事情?

毛:高兴?只要屋头两个没得讲呢高兴的嘛(笑)。苦恼都是没得吃,吃根山菜(野菜)都还不是当吃肉了咧。一家人都没得讲的,和和气气的,娃娃这些也平安那就好嘛。

东山乡文钱村 被访谈者和访谈者比较关注的问题

陈秀花

1. 妇幼保健条件差,缺医少药现象严重。如:旧法接生,婴儿破伤风死亡,母婴产中、产后发病率高。全村没有卫生室,看病难。
2. 妇女文盲总数比例高,科学技术落后。
3. 人畜饮水有部分地方尚未解决,边远屯不通路、不通电,妇女劳动强度大。
4. 适龄儿童失学、辍学,旧的文盲还未扫除,又出现新的文盲,影响人口素质提高。主要原因是贫困地区缺粮、缺钱,无能力供子女上学。
5. 乐施会的养猪项目,符合妇女的心愿,有利于妇女参与发展经济,脱贫致富。
6. 贫困地区项目找准了,也不一定外出打工及异地开发、异地安置,可就地开发。
7. 希望得到香港乐施会的继续扶持,加快脱贫步伐。
8. 希望开办妇女文化扫盲班及妇女实用技术培训班。

我要读书

访 被 人：蒙利英，女，25岁，瑶族，文盲，农民。

采访时间：1997年5月5日下午。

采访地点：广西巴马文钱三队蒙利英家。

采 访 人：陈秀花，女，壮族，广西巴马妇联副主席。

陪 同 人：兰爱文，女，瑶族，文钱村妇代会主任。

兰丽娟，女，瑶族，文钱扶贫开发服务公司出纳员。

蒙利英，25岁，未婚，在当地来说，与她同龄的伙伴们都基本上结婚成家了，可她还是迟迟未结婚，不是她有什么病或缺陷，而是她在爱情问题上受到了挫折，原因她不愿公开，只是流泪说：这是我从小未能上学，不识字，文盲带来的后果。

蒙利英家住在文钱村的中间，石瓦结构的房子。下午6时左右我们到她家采访，正好她出工回来在门口洗手，见我们进去，就请我们坐下谈话，当我们说明来意后，她心情很激动，一说到自己过去的经历，就泪流满面，我们当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鼓励她说说自己心中的酸甜苦辣。

陈秀花(简称陈)：请你随便谈谈，我们想了解这些地方年轻妇女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像你这种年龄的人。还有我们这些地方的文化、生活、健康、环境等各方面。你自己的经历或者是见到听到的都可以随便讲。

蒙利英(简称蒙):哦,现在我都没有什么好讲。

陈:你叫什么名字?

蒙:我叫蒙利英。

陈:今年几岁了?

蒙:20多岁了,可能二十四五岁了。

陈:订婚了吗?

蒙:(笑)这个不讲了。

陈:你可以随便讲讲嘛。

蒙:这是过去的事,不讲了(笑)。

陈:我们想听你过去的故事,可以吗?

蒙:定是订婚了,现在又讲不成了!那个男人讲不成了,又去打工了,他见外面的世界,多好!

陈:也不要紧,人总是有办法的。

蒙:人是有路的。

陈:你有文化吗?

蒙:没有,我是文盲。

陈:你都没有上过学校吗?

蒙:上过一点,读点夜校这种,上过一二年级,不懂什么。

陈:可以看书吗?

蒙:可以写信,书可以看得懂点。

陈:你家有几口人?

蒙:有6人。

陈:你是老几?

蒙:我是大姐。

陈:全家6口人,你有几兄妹?

蒙:有4个小弟,我是大姐,还有妈,爸死了。

陈:妈现在有多大年纪?

蒙:60多了,61了。

陈:你可以给我讲讲你自己的经历吗?

蒙:随便呀?讲出来也得。我生活太困难了,现在是90年代了,我们不讲那个了(很伤心并流泪),现在没有那种痛苦了,没有那种困难了。

陈:不要伤心,你可以讲你为什么不得读书。

蒙:那时候,我爸是来上门的(即男到女家落户),我妈是一个独生女,那个岳父岳母(即外公外婆)都在病哩。那时阿爸也困难。妈有几个小弟也病,没有钱送我上学,我刚刚读一年级,成绩也是可以的。校长来要求我爸:“给你大妹读书。”我爸讲:“困难多,没给她读了。给她陪我种玉米(那时是种玉米忙),不种玉米不得吃饭了,明年怎样过呀!”校长讲:“呀!她的成绩还可以,你给她读,如果这个学期没有学费放(即没法交学费),我自己放(即我自己替她交)。”我爸讲:“她是女仔,她是(要)出去的。”我爸说出这种话来,我们伤心。那时妈坐月子,外公外婆都病在床上,没人做工。我爸讲:那时困难得很,又没有饭吃,给我上学不管,一个礼拜我得读3天(上3天学),其他就跟他种玉米,帮忙他一点。那时候,他们背书包上学校,我自己背粪跟阿爸上坡,我哭了(流泪)。他们问:“阿妹你怎么哭了?”(哭出声),我讲:“呀!不好讲了,我越讲越伤心了。人家背书包上学,我为什么背粪去跟阿爸种玉米。”

陈:后来都没有得读书?

蒙:嗯,后来都没有得读书了哩,他们上点夜校,我去跟他们上那夜校,懂得点字,现在懂得写点信而已。

陈:原来你谈过朋友吗?

蒙:嗯,他讲话得罪我们(笑)。

陈:现在他出外打工去了吗?

蒙:嗯,因为我的文化知识太少,他说话有些对不起我们,我们忍不得,我文化太低了,想得太宽。

陈:那你出去打过工吗?

蒙：出去过一次。

陈：去到哪里？

蒙：金城江。

陈：去了多久？

蒙：1个月，家里面没有人劳动又转回来了。我也不希望出外打工要什么钱了，我想回家跟阿妈种点玉米，阿爸死了，送小弟上学，我自己吃亏多，我没懂得字，给那帮小弟也懂点文化，帮脱盲可以，或都得上中学，不要像我这种吃亏就得啦。

陈：像你这种年纪不得读书的在我们村多吗？

蒙：我们这里也有几个，她们自己懂点（书）。

陈：如果你是一个男仔，你爸给不给你读书？

蒙：也不懂。那时候太困难，我又是老大。我们大点了，阿爸又死了。

陈：现在生活过得可以吧？

蒙：过得去。

陈：家里的米够吃吗？

蒙：够吃。

陈：现在家里的主要劳力？

蒙：是妈和我。

陈：4个弟读书，他们都在哪个学校读？

蒙：在东山中学。有一个在巴马一中读初中，差不多毕业时，阿爸死了，没有参加考试。

陈：你爸是哪年死的？

蒙：是1993年死的。

陈：死那时候他有多大年纪？

蒙：刚刚45岁，他年纪比我妈小。

陈：你没有文化，你跟你们那些伙伴学怎样？

蒙：关系可以，他们跟我一起娱乐我也是爱娱乐，因为我没有

多少知识,他们都关心我,上夜校,我不懂,她们都教我。

陈:现在你可以写信吗?

蒙:可以。

陈:看呢?

蒙:看也懂点。

陈:如果以后还有夜校或者办扫盲班,你去不去?

蒙:去。因为我也爱学,我太吃亏了!我是怕年纪大多了,学不得。我想,学得一个字,我也要学。

陈:可以看字典吗?

蒙:懂得看点,看小学部分可以看点。

陈:他们办有养猪、养鸡技术培训班,你去参加过吗?

蒙:我没有去过。

陈:你经常出街吗?

蒙:出啊。

陈:主要去哪里(的时候)多?

蒙:去凤凰多,东山街我们少去。

陈:坐车去或是走路去?

蒙:坐车去,现在车到家了,不坐车还走路吗?

陈:现在家里的事情主要是你想办法或者是阿妈?

蒙:是阿妈和我,我们两个。

陈:阿妈有文化吗?

蒙:妈妈没有什么文化,主要懂得家庭的一些计划。有什么东西她懂得卖,懂得算。

陈:出街去买东西或卖东西是你去的多或是阿妈去的多?

蒙:阿妈去的多。阿弟他们都出去了,我在家看羊。我们家还有20多只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养几只羊在小弟他们开学时出栏,为他们交学费、交生活费。

陈:一年能卖几只羊?

蒙:4只这种。因为他们3个学生,两个在初中,你不出栏多,就没有钱交。

陈:养有母猪吗?

蒙:母猪有两个。

陈:得卖小猪仔吗?

蒙:卖过了。

陈:他们在公司上面办培训,你没有去参加吗?

蒙:因为我看羊,他们中午来我没有得空去参加,如果是早上来,我可以参加。中午小弟他们不在,没有哪个看羊。

陈:你们家的收入主要是什么?

蒙:是玉米。

陈:钱呢?

蒙:主要靠养猪养羊,都是维持他们的学费。

陈:你们家生活(指经济收入)水平在全村属于中等或者上等?

蒙:属中等。我们要积点钱,都是为了他们的学费。我们的土地也是有的,主要不要受水淹。

陈:你家有多少耕地面积?

蒙:我家得7份,刚有4亩9分。

陈:4亩9分,如果种得好,够吃吗?

蒙:够吃,加上我们自己另外开荒。

陈:你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蒙:需要。也是没有办法,其他的不讲了。

陈:你跟你的(男朋友)原来谈很久了吗?

蒙:讲久也不久,讲多也不成,那个让他成过去吧。不然越讲越伤心(流泪)。为人一生,自己看自己的路走就得啦。

陈:你不应该为你这点挫折灰心,以后找一个比他更好、更理想的,你说对吗?

蒙:也是这种。不过,他们说的那种话,对我们自己也是太惨

了。因为没有知识的人，一讲到知识，我们都流眼泪，现在我们要脱盲才得，没脱盲太吃亏了，太伤心了。

陈：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蒙：我自己没有打算什么了，我只是打算让弟弟他们脱盲。

陈：以后你还打算出去打工吗？

蒙：不出去了，就在家。

陈：打算找个什么样的朋友（指丈夫）？

蒙：懂得劳动都得啦（笑笑）。

陈：你今年 25 岁，再过几年他们都毕业了，你也可以找个对象结婚，找一个好一点的。

蒙：找一个有手有脚、健康，懂得劳动的就得啦。我们看中都得啦，懂得体贴，理解我们就得啦。

陈：你谈的这些，我们拿去整理写出书，你给用吗？

蒙：随便呀。

假设我是个男的

被访人：罗秀珍，女，26岁，瑶族，代课教师。

采访时间：1997年4月26日中午。

采访地点：广西巴马文钱村中心小学。

采访人：陈秀花，女，壮族，广西巴马妇联副主任。

陪同人：兰丽娟，女，瑶族，兼文钱扶贫开发服务公司出纳员。

罗秀珍是一位比较自信、自强的女性，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困难等原因，她无望再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只好回家务农。她在升学、就业、婚姻方面经历了曲折坎坷。但她不因为这些而失去做人的信心，而是冲破传统习惯，走向社会。我们去采访了她。

今天正是星期六，学校静悄悄的，她很热情大方地把我们带到她的宿舍。

陈秀花(简称陈)：我是县妇联的，这个月的上旬到昆明(乐施会)去参加妇女口述项目培训班，回来我们县乐施会项目点进行采访，现请你谈谈自己的一些情况及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情况。请你随便谈吧。

罗秀珍(简称罗)：我不会谈几多。我是在这个洞生长的，不过我家姐妹多。我爸是个文化人，我妈不懂得文化，她不(大)懂得讲汉语，有时候她讲不出口，一般她不乱去(即上)街，老实得很。有时你到我们家来，以为她在生气吧！其实她不会讲话，走来走去做

她的事,我妈就是这种。因为她没有得读书,所以我爸妈坚持送我们读书。我在小学那时,差不多读不了书,因为我爸病了,不知什么原因,喝酒多或者是工作方面?我不太懂,那个时候我还小,小学毕业后考进东山中学,因为我爸病,我姨讲没有钱送我们读书,就没给我读了。后来到七月份,我爸去百色医院回来,病好一点,他就给我去补习,最后考上巴马一中,在那里读了3年。我们家也艰苦得很,虽然学费不很高,1个月家里只能给10块钱,再加上民族班有点补助,也可以维持下来。虽然生活非常困难,但我在学习上是非常努力的。后来考又不得还(即考不好)差几分就没得(考上)高中,爸爸又不给去职业中学读,某些人对我们不好,得通知(指职业中学录取通知)后他不给我。

陈:发通知来你没有得到吗?

罗:没有。得通知他们去巴马玩,那时我爸讲不给读,他讲没有钱。那时我妹正上东山中学。

陈:那你有几个兄妹?

罗:6个,我二妹那年正好上东山中学。我爸讲你读完中学得了,没有钱再送你了,高中你又考不上,那种职业中学你去做什么?那里是阉鸡、阉猪的地方啊!以前他们讲那里是学阉鸡、阉猪的,那时我爸真恼火死了,他说哪有女人去学阉鸡、阉猪的,那是男人去学那种。

陈:你也愿意去学吗?

罗:嗯。我们那一届不是学那种(指兽医),属于兽医站的人去才学那种啊。那时学生上去,而是学园艺之类,他们讲学中学课程,英语不上。上高中课程才90块钱,我爸也不给我去。呀!我最后悔。加上我们这里有一个得通知了,6号去体检,他回来不讲给我。到10号有个同学回来,他问我你去体检了吗?我说我没有得通知,他讲他已给我们村那个来跟我讲了啊,但那个没有讲给我。后来,我又跑到巴马,那天我想虽然迟了一点,职业中学面试

可能不大严,我给(即请)我叔去跟他们讲一下,但我叔又不在,不知他出差去了哪里。我想如果我爸没有钱送我读职中,要我叔去跟校长讲也没有用,没有办法只好回家。我妈那种人固执得很,每天她规定给你去劳动,你总不得做其他,连上街都很少得去。那时我跟我们一个朋友写信,我讲我家庭真的像一个堡垒似的,一样也没有自由。确实,你问丽娟(陪同人),她也懂呀!我妈她真是——(笑)。特别你晚上不到10点钟,她本(就)喊你回家。

陈:她为什么不给你出去?

罗:好怕(即害怕)小孩子出事咧(笑)。她不懂文化,不管咧。她要求你严得很,不给你出来,规定你按时回家睡,超过10点钟不准你回家睡,有时她讲你外面有那么多好玩的?你不跟男人出去,回来她照样讲你。我妈那种思想,如果是你,你也觉得恼火,那时我真的恨我爸妈得很。在德纳回来,发生了一些事,我才急于结婚,不然我都不结婚。现在我有点后悔,结婚快多(即早了),又有了小孩,人家都去打工了呀!在外面游大世界,我们有了小孩,一辈子呆在这种家庭了,再没有机会出去了。即使男人放你出去,你也不愿去了。有时想出去,但又想家里面的小孩,怕家里面有什么事发生,这样也没有出去,出去也不放心的。

陈: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想不想出去?

罗:没有结婚,怎么不出去,我毕业回家,我坚持在了3年,在这3年我爸他们给我做代课(教师),(先是)他们讲给我去卡桥村,他们问我爸:给你大妹去卡桥村那里做代课,成没(即行吗)?我爸又讲这讲那,说:如果你们想要她的话,你们自己回家去考核她。我爸就讲这句话而已。我爸跟我讲(他不是当面讲,而是酒后才讲),他讲怕我们意志不坚定,受那种坏人引诱,他讲:他们想考核你做代课老师,你最好不要做,那个小学都是番瑶地区,那个学校又是在坳口,你一个女的去那里做什么?虽然有校长,有3个老师,他们都是本地人,他们回家去,到晚上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不

怕吗？那里经常出事。后来他回去又跟他们讲说我不同意，他们就没有考核，那回又不得(去)了。

陈：如果真不给你去，你去不去？

罗：有时候也不一定去那个地方。后来他们讲给(我)在供销社，帮卖货(笑)。他们(指父母)又怕，说：你得吗？你又不懂会计之类、查帐之类的，你又不懂得算钱，你看潭洪阿叔，人家那么精通查帐，人家还讲贪污几百块(笑)。你去那里算又算不出来，你都死了你(即死心了吧)。我什么都不懂，我又不敢反对他们，又不敢赞成他们。我爸那种人讲话一就一、二就二，从不要你插嘴，后来我不闹，老老实实在家。在学校就有个男朋友，那时我们也相当好，也是那家老人爱东讲西讲，他们讲出去读书的女人懒，做工不成，不要我做媳妇，他们讲(我)一懒、二为了骗人家要钱，我真不服气。后来，那个男的问我，我们一起出去，我讲我不打算结婚了，他就自己出去了。出去后，他又哄得一个妹仔来，都准备结婚了，他还问我，如果我还愿意跟他的话，他马上放那个妹仔回去。我在心里暗暗好笑，有这种可能？你都快结婚了，我不会跟你，你对我好到哪里我都不可能跟你。后来，我在家得一年半，1991年元旦，我们村有个男的对我好好的，他年纪又比我小，我总是把他看作弟弟，我根本不在意他这样。他也不懂得道理几多，到我家来，总喊我，又不跟我爸讲，我让开，根本不理他。那天不懂得是什么日子，我爸晚上喝了酒，借酒来讲我，他讲(得)毒毒的，他讲：“你们打算好，要结婚了吧！”(听)他这种讲呀，我气死了啦(笑)，那时我恨我爸得恨。

陈：你是不是打算好？

罗：没啥，我根本没那回事，我都不理那个，年纪比我小两岁，我根本没有把他当朋友(指对象)来看待。我爸爸讲那种话给我，真想自杀去。正好是元旦，我有个打算，我读书时有个朋友，也属于普通朋友之类，他出去海南岛打工，他讲，你愿意来这里打工的

话,你办好手续可以来。那时我们都不知什么是身份证,拿人家的来看我们才懂得,他们办得一张特别身份证才能到海南,因为那里是特区。我不懂得到哪里去办呀!想起来也好笑得很,不过那时候我一有个打算,即使不懂路,我写信给他接我去,过年后,我(就)马上去。

陈:你有这种打算吗?

罗:我有这种打算。这种山区我呆不下了!我呆不下了!真的。我姑跟我最好,过元旦那个礼拜我就去弄学(地名)跟我姑住两天,我跟她讲我爸这种讲我,我不愿在了,我也不愿回家了,我想去外面打工。我姑对我讲,你何必去外面做什么,这里不是有一个人想跟你好得很吗?是哪个我也不懂,原来她讲的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我讲不可能的,因为他有女朋友了咧。她讲,他没有,那个人是哄他的。以前我刚读小学那时,我爸病,也是他爸帮,他们都是老同学,当时他送我爸到百色去医,我爸对他们很好,我爸就跟他们讲,以后我大妹就嫁给你们做媳妇,我爸讲过这种话。我姑嫁到弄学,我从来不(即没有)去过,我自己哪有那种思想,经常见面连招呼也没打过。他也要结婚了,(离)他跟那个女人结婚还有(即差)7天(时),那个女人就跑了,不然我哪里跟他咧!

陈:那你跟他没有谈过恋爱?

罗:没有。

陈:后来呢?

罗:后来我们认识才两个月就结婚了。

陈:是你姑讲后你们就认识了吗?

罗:我姑自己写信给他来咧!

陈:原来他在哪里?

罗:他在东山小学教书。那天他到我家,我很不好意思呢!他进到我家,我爸妈也不懂得讲话,都是老实的人。本来我对他没什么,我想他来可能是我姑写信给他来的。那时候他要到(即快要)

放假了,他又回去,到星期六时,他经常到我家。后来,我们就结识来往,到3月10日,我们就结婚了。

陈:哪一年?

罗:1991年3月10日。1991年元旦我们才来往。

陈:现在生活过得好吗?

罗:现在算可以,不过他那人也老实,我爱人他不懂得跟人家讲话几多,他那种人属于事业型之类的。他不管你讲什么其他话。

陈:你觉得满意吗?

罗:后来我们结婚,我没有回家,我去东山跟他一起住,有小孩完(即生小孩),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事做。

陈:你小孩有几多岁了?

罗:有5岁,1991年12月生。我在那里生完小孩,又没有事做,可能他跟我们的教育组长讲,要给我做代课(教师)。(但)东小不要代课教师,(要)给我去弄漠,我想不方便,我又带小孩,在路边不安全。后来,考试组讲干脆给你(指丈夫)去文钱当校长,给你带你爱人去那里,后来,我们都来这里咧!

陈:你是哪一年来这里的?

罗:1992年,我小孩得9个月我们都来了,我们来这里也是苦得很,我每个月40块钱,我爱人也只200多块钱。

陈:现在代课教师不是每个月还有点补助吗?

罗:现在好一点,工资也提一点,等于他有300多到手,因为他还订那种《党的生活》、《党建交流》、《河池日报》等多多的,一个季度可能有三四份,我们又订《演讲与口才》,那种是属于我看,他才不看,他看《党的生活》、《党建交流》之类的,还有《少年河池日报》。他都不管(家务事),主要管学校公事,家务事都是我做的多。

陈:家务事都是你做的多?

罗:不过,我也不觉得累几多,像我们养猪之类的,我们自己种有菜,也没有占用上课时间,都是放学这种去要(放学以后去干)。

陈:你觉得这种工作(指教师)满意吗?

罗:我觉得也还可以,如果我在家的话,我读的全部忘记完了,你经常用才记得长久,才能够充实自己,现在觉得还是可以的。

陈:我们这里的小孩入学情况怎么样?

罗:我们村的小孩入学率 98% 多。

陈:女孩子呢?

罗:女孩子,本洞的多啰,几乎每个适龄儿童都上学,外面的少,前个学期弄山、长洞那边来的还有三四个女生,这个学期一个都没来。

陈:什么原因?

罗:他们讲女孩读书不成,读书以后懒,找婆家不容易,我也找他们问过,你们那里女孩多得很,怎么(只)来你们两三个。他们讲也是受那种封建思想影响,女的不送读书,不给读。

陈:像这个学校有多少弄山、长洞村的适龄女童?

罗:那边不属于我们这里。

陈:那他们自己来?

罗:自己来,读到四年级、五年级他们才来,因为他们村也有小学,五年级我们这里才有。

陈:我们这里有几位老师?

罗:有 12 个。

陈:有几位女的?

罗:现在有 3 个。我们全村共有 12 个老师,其中有 3 个女的。

陈:男女老师在教学分工是一样的,或者女老师还有照顾?

罗:没有,我们分工都是一样的。

陈:你做班主任吗?

罗:没有,原来做,现在我要去巴马函授,一个学期要去一两
次,过几天又要去实习。

陈:准备毕业啦?

罗：嗯，到7月份毕业。原来我们想不读函授，不读我们也不懂得那个教学方法几多，读函授也是好的，懂得很多教学方法。

陈：我们这里有扫盲班吗？

罗：扫盲班嘛，有啊。

陈：现在还上课吗？

罗：现在没有了，他们扫盲脱盲完了。

陈：现在还有扫盲对象吗？

罗：可能没有了，有的是乡下（指外围村屯）那边。

陈：我们这个屯没有了？

罗：这个屯没有了。回家的那些女孩子，她们读完小学，家里面也没有钱送上中学，如果她们得读中学，光景更加好啦，也有那种思想（即读书没有用），认为去找工，又得钱。如果你读初中，又没有钱送你读高中、读师范之类的，她们也不愿意学了，懂得一点都行啦。

陈：他们是本人不愿学，或者是家长不愿送？

罗：家庭有困难，本人也不愿读。像我有个堂妹，她爱读书得很，家庭困难多，现在去打工了。像我爱人他妹，那时候，刚读到二年级就没有读了，又不懂得出去，她后悔得很。她讲，以前我懂得读书都好（即就好了），现在我一个字都不懂，去那里都不方便。如果去外面远一点，我又不懂得回来，没有办法，年龄大了，想补也没有办法补了，25岁了。我叔，兰敏江也有两个小孩，那个男仔也不愿意读，他有3个女也不愿意读，家里面有钱啊！

陈：她们为什么不愿读？

罗：她讲，读书多（即很）累，不愿读书。我觉得女孩子好像也成熟得快，确实不像我们以往那种。像我那个妹，她们懂得交朋友了。

陈：有几岁了？

罗：有14岁这样。我觉得看电视、电影也是有一点影响。晚

上我们学校有规定，她在我们这里读书，打熄灯钟了不得出去，一定按时睡觉，有时我们备课完就睡觉，我们也不懂（即不知道）他们又偷偷出去看。有一次，我爱人和一个人去上面，两个人请他们喝酒，回到半路，怎么见她三妹在那里和人家要，他就吼她。后来她就不读啦，我都还动员她。现在我回家，她都不敢见我，我们在这里吃饭，她马上跑进房间去，不敢吃饭。我讲，你不用躲，你不读都算（即算了），你回家都（即就）回家，你阿妈一个人而已。她这才出来，不然她都没敢见我。

陈：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罗：我啊！现在我读完函授，争取以后考得转正，也没有其他什么打算，我觉得做老师也还可以的，像我们村跟我一起毕业的有好多个，现在也回家，也没有什么工作做，他们生活也是很充足（即充实）的，各有各的生活方式。菊芳也是跟我们一起的，如果她不结婚快，有时考得出去，这个命运转变也是很快的，如果我不结婚，我不可能做代课教师，因为我在我家也不可能出来工作。

陈：为什么？

罗：我爸他那种人，她就怕你出去（出事）。有粮他又不给你放猪多，你讲他又不听，我妈是那种老思想，如果你养猪就养猪，她根本不听你的。文化不一样。现在我弟回家，他原来也做代课老师，代课不得钱。现在我弟大了，又要去函授，我爸每个期末要补 200 块钱给他。我爸讲，呀！我做不来啦，宁可你不做代课。他讲给我弟去巴马糖厂跟我叔叔，我弟不依，他不喜欢。他自己去找他的工作，现在他在金城江，做保安，也不得几多钱。

陈：你 6 姊妹有几个弟？

罗：有两个弟。

陈：你想过没有，假设你是男的，又是老大，在家的地位将会怎么样？

罗：假设我是男的，我爸肯定爱我得很，起码送我读大学。我

爸也有那种重男轻女思想,那时我还小不管,我也懂,刚有我三弟(兄妹排列第三)那时,我爸、我妈、我婆爱他得很,他去那里,要喊他啦,怕落水池,又怕跟人家爬树啦。人家讲,呀,就你自己有孙仔,人家没有孙仔,人家这种讲我婆。后来,生到我四妹,也是妹仔,也是超生了,那时我婆还在世,她讲,刚有一个男仔而已,给她(再)生个,罚几多款都好。后来生我五妹,又是一个妹仔,呀!我爸他们有点恼火了,我从来也不跟哪个讲过,我爸有重男轻女这种思想,我在心里面想而已。妹生下来以后,生病严重得要死去,我爸不在家,我妈也不在家,是我在弄学的那个姑来,那时,我们村上面有个卫生站,我们才背我妹去那里打针,好了。我想如果我妹是一个男仔,不可能这么可怜,后来我帮我妹取个名字,我想干脆喊他做“楠”算啦。现在,她名字叫罗秀楠呢。生不是一个男,连父母都看不起,干脆喊她做男的。我爸也不懂得我为什么取那个名字,我们兄妹是秀字辈的。我又不敢要男人的男,那个又不雅观,我要木字旁一个南方的南,与男同音,表示对我爸的反感(不满)。到我那个妹,就没得土地啦,后来又生我那个六弟。

陈:现在阿爸阿妈的态度可能改变一点了吧?

罗:现在在家时只有阿妈,我两个妹都去东山读书了,今年有个妹毕业,我爸也讲我妹读完中学他也没有能力送了。我二妹结婚太快,如果她不结婚快,可能我爸也不(会)有这种思想,因为我二妹她读完中学,读师范,师范一出来马上结婚。

陈:二妹读过师范?

罗:嗯。我爸脑火她就是那种啦,送人家的乖媳妇。唉——我爸思想最固执,他好一点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我们。

陈:你觉得你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

罗:最高兴?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最高兴的啦!结婚以后,好像才快乐而已啰!以往在家,因为我那种家庭,我妈你有心里话不敢跟她讲,我爸这种人思想固执,又严得很,讲话你都要小心。

在家的時候，從來不敢跟他談男女朋友的事。我爸講，你對那個好就好，如果你講對他好，你就不能對其他人好。那時候我結婚，我沒有講給我媽懂到（即知道），我怕她反對，又怕她哭。比如，我星期五結婚，星期一我才跟她講。

陳：你結婚他們（指丈夫）家還送酒肉？

羅：我們是自由結婚的，兩邊家都沒有講，我們結婚根本不花一分錢，我們是自由結婚的。

陳：那你生小孩是在家生嗎還是在醫院？

羅：我在醫院生的。如果給我要第二個，我不敢要了啦。

陳：你小孩是順產的吧？

羅：是。我生我小孩完（後），我時時有病，婦科病嚴重得很。

陳：那你去医院看過嗎？

羅：看過，吃藥好一段，過一段又發。

陳：屬於什麼病？

羅：是盆腔炎。

陳：盆腔炎去醫院可以治療的。吃藥是一種，還有一種可以搞什麼冰冻，每年他都有這方面的藥，可以打針。你現在就要醫，你留到年紀大了就難醫，現在是炎症，很容易醫嘛。

羅：那時我去檢查，他們講我是盆腔炎，我也吃藥、打針，我這個人病，也不能怪我愛人，他對我是非常好的。我這個人每次吃藥要好啦，我就頂那種藥味不得，一吃下去馬上吐。

陳：這種可以跟醫生講，他可以改變用另一種藥品？

羅：我去鳳凰，他們都是給同一種藥，我也不懂得哪種藥好，哪種藥不好。

陳：你經常得出遠門嗎？

羅：沒有，我最遠是到金城江。

陳：是哪一年去的？

羅：是1987年或者1989年。現在給我出門，我有点怕，好像

社会复杂多,给我去,我也怕。我觉得我心里好像有点爱恐惧,不讲出门,在家我也怕。晚上如果漆黑一片,我最怕。我这个人好像也是胆小得很。

陈:可能是不是在家时父母太严厉,对你也有影响?

罗:也许是,我觉得我有那种恐惧心理,好像是遗传到我小孩,如果我在这里,给他自己去那边要什么,他不敢去。

陈:你是否去到医院检查,是否有其他什么病?

罗:他(指她小孩)没有什么病。不懂得了,他怎么会有那种恐惧心理,有时候我想改,但又改不了。我这么大,从来不去看死人,一看呢,1个月这种睡不觉(指她1个月都睡不好觉)。我见我们这里,女人身体有病,男人不乱管几多。

陈:女人身体有病,男人不乱管几多,是不是有什么民族禁忌。

罗:他讲不要紧呀!他讲不得死(即不会死)。除非你讲严重得很,他也不讲拉,给你钱。所以有很多人病,老得快,也是累得很。我们这个屯男人多不做工,都是女人做的多。

陈:都是女人做工多?

罗:在我们这里,女人是家庭主要劳力。

陈:那女人在家庭中能不能占主角?

罗:有的家庭是这种,我们这里有一个跟我同龄,他男人即使在家也不做工。

陈:那么他们家庭经济是由那一个来管的?

罗:反正老婆养猪、养鸡,得钱都是共用,有时男人出去打工也得点钱回来。

陈:他给女人拿,或者他自己拿?

罗:呀!我们这个洞,大部分是男人拿钱的多。不过我家,他(指自己的丈夫)也给我拿,我不爱拿。我花钱多多,几多钱都不够我用。

陈:你觉得这样方便吗?

罗：我宁可给他拿，我不愿拿，我宁愿问他要，我是这种人。

陈：他给吗？

罗：给啊，问他要，他肯定给你，反正我们家里平等的，我们一起生活，虽然讲是自由结婚的，也没有什么感情才结婚，但结婚以后，我们也是比较好的，从来不吵架。人家讲，经常骂爹骂娘，我们从来没有过，吵架也是口角一点而已，没有其他方面。

陈：你跟我谈这些，如果他们需要出一本书，如里面有一些地方可以用，你同意给用吗？

罗：你们觉得可以用，你们就用哩，我谈这点也没有什么。

陈：我跟你谈这些，主要是可以与其他地方交流，因为不仅在我们项目这里搞调查，还有些苗族、彝族，这些有项目的地方，也要调查。

罗：我觉得我们少数民族女人文化素质低，不懂得怎么改变。

陈：你想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变？

罗：一个人是不可能改变的，也是需要我们全社会采取强制的手段才得。像我们这里，基本给读书（指基本允许女孩子上学），但是人家（村）根本不给读。你去外村看，在家的女孩子多得很，现在有一点，女孩子早熟又快，十五六岁都恋爱啦，我觉得，不懂得怎样改变这种现状。

陈：就是要通过全社会来帮助？

罗：就是强制手法，（对）父母要监督才行，如果（对）父母不监督不可能做到，有的父母他不给（女孩子）读。你经常来这里，你可以懂得弄山那边去（上）街的小孩子，小小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得读书；得读书点的人，大（人）不愿读书，宁可回家去打同童年（指交朋友）。我觉得女孩子多读点书是好的。现在我们想读书，没有哪个教了，自己买书来自己读、自己学而已，如果你一点书都不得读，你（买）书来，学不进去，也不懂。

陈：所以女人一定要有文化？

罗:如果你考不得高一级学校,你得读点书,懂点文化对你好的。

陈:在家也要文化啊。

罗:在家也要。现在科学养猪、养鸡什么的,你不得读书,你根本看不懂那些书。像很多家庭讲科学养猪,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用那些科学来养猪,他们有的都是按那种老方法来养的猪。

陈:种、养都要讲技术。你也比较忙,今天我们就谈这么多,谢谢你。

没有男人也没什么

被访人：兰美玉，女，瑶族，文盲，49岁，农民。

采访时间：1997年5月5日晚。

采访地点：广西巴马文钱五队兰美玉家。

采访人：陈秀花，女，壮族，广西巴马妇联副主席。

陪同人：兰爱文，女，瑶族，文钱村妇代会主任。

兰丽娟，女，瑶族，文钱扶贫开发服务公司出纳员。

兰美玉，25岁结婚，一生生育6个孩子，现健在一男二女，她中年丧偶。之后，即将成年的3个子女，还有年岁不算高的家公、家婆，他们都相继去世。她受到的打击和挫折是多的，她一家现在除大女儿已出嫁外，全家3口人，生活处在社区中上等水平。丈夫去逝后，她自己主持家庭，建起石瓦结构房屋，铺上水泥地板，家中还添了电视机、录音机等。她对我们说：“我觉得没有男人，我能当家作主，日子还好过。”

陈秀花(简称陈)：你今年几岁了？

兰美玉(简称兰)：今年49岁了。

陈：你叫什么名字？

兰：兰美玉。

陈：你得读书吗？

兰：没得读过。

陈:从小都没有读过?

兰:读一年级1个月就没读了(笑)。我讲读书那个多难,我没读了,加上家里母亲没有人跟他劳动搞生产,她又带我回来搞生产,没有读了。

陈:现在家里有几口人?

兰:有3人。

陈:你有几个小孩?

兰:有6个。死去3个,现在还剩3个。一个妹仔嫁过了,现在还有两个和我,他父亲(指她丈夫)又死了。

陈:他父亲是哪年死的?

兰:是在1985年死的,十几年了。

陈:他是得病死的吗?

兰:嗯,得病的,他成(即得)4年病才死啦。

陈:他成什么病呀?

兰:去医院检查讲,是肺结核。起初,我们家人口是多啊,婆、公、6个小鬼,加上我们俩10个人。现在,他们那个公在1985年死,他那个爸(指她丈夫)也在1985年死,后来,3个小鬼又死了。妹仔出嫁(到)广东去了,还剩1个男仔、1个满妹仔(指么女)和我,3个人而已。

陈:你那几个小孩死,是得病吗?

兰:得病啊。

陈:你拿(即带)去医院看吗?

兰:拿去医院,没有钱呀。有一个老舅在东兰钢筋厂,老二那一年得病,带到东兰去跟那个阿舅检查,人家讲成肾炎,13岁了哩。在东兰医得两个礼拜,又带药回来家吃,吃也(没)好,死啦。尾后,还有两个小鬼,一个男,又有一个女,小的,也死去。

陈:也是这个(肾炎)病死吗?

兰:他们讲,成那个疳疾(小孩一种营养不良症),去医院也不

好。6个小孩死去3个,现在还剩3个。

陈:你现在就一个人当这个家?

兰:嗯……

陈:困难吗?

兰:(笑)困难也不怕了。他父亲和他阿公死那年,起初,我思想也波动,也是自己慢慢想办法,养猪啊,家里慢慢节约有了点钱。如果没有养点鸡猪呢,每一年都难啦。这几年他们大一点,大妹仔也大一点啦,她懂得跟我劳动。现在这两个仔大了,每一年都是找点钱来买化肥来放,每一年我们粮食都是够吃。哪一年水不淹和没有风吹倒,还得卖一两三百斤(粮食)。今年也是基本不卡(即不缺)几多。

陈:那你这两个小孩读书吗?

兰:两个小的,那个男仔读到五年级。

陈:没上初中吗?

兰:没上初中。他考上初中,他讲那个书难读,就不读。那个满妹仔也考上东山(东山中学)上初中,我都送她到那里,刚刚读两个月,她又讲,去那里那个书难读,她不读,不是又回来跟我劳动。

陈:她现在有几岁了?

兰:她得16岁了。男仔今年刚得20岁。

陈:你娘家在哪里?

兰:娘家在本洞。

陈:你是哪一年结婚,还记得吗?

兰:是1970年结婚,1971年生那大妹仔(笑笑)。

陈:你现在养有母猪吗?

兰:有两个。

陈:得卖小猪仔了没有?

兰:小猪有一胎在前个月刚刚卖。

陈:养有羊吗?

兰：羊有 4 只。

陈：你样样都养？

兰：（笑）样样都养，你没养点羊、养点猪和鸡，哪里有钱？自从他爸死这么多年来，每一年我都有一个年猪。如果我们不养一个，人家有猪杀，我们没有。小孩不讲：妈呀！人家家家杀年猪，你没杀给我们。我想，年年都想办法买一个养给他们，一年杀一个年猪。这两年乐施会给钱来给我们养母猪，我家养两头，去年 7 月份那段时间喂南瓜叶，死了。如果那两个不死，那去年得卖两胞。尾后买来两个，今年刚刚得卖一胞而已。

陈：你去参加养猪、养鸡技术培训吗？

兰：去啊。

陈：听得懂吗？

兰：听得懂啊。他们一个月两个月办 1 次学习班，去听他们讲，每一家都要去一个（参加）培训。我讲，你们两个后生去，我没懂得文化，记又不得。他们讲，喂猪本是你老人喂的多，你多去一点，我们两个没喂猪，去，如果介绍什么，我又没懂得，我们回来讲给你老人，你也不相信，你自己去听。所以每一回办，我都自己去。

陈：听他们讲后，回来你懂得用吗？

兰：懂得用啊，去那里听他们介绍母猪怎么样放饲料；如果母猪下仔，你又怎么样管理仔猪吃料；如果养那个母猪，要经常检查它；如果发情，要放那个猪精（要去配种之意）。

陈：主要是听？

兰：主要是听，看字不懂，写也不懂。我是文盲，又是老人，我们去听人家介绍，怎么样怎么样喂呀。我们是口头听、用心记而已（笑）。

陈：以前乐施会还没来，你养过母猪吗？

兰：原来每年我也养 1 头，养有 1 头老了，放（指配种）不得，它自己死去了。乐施会来啦，又给我养了，去年才刚有两个母猪。

陈: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兰: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变化很大,照我们这个洞来讲,如果乐施会没有这笔款来扶(持)我们,从腊月以来每一家粮都完啦。今年他们养母猪来解决肥料和生活,解决得很好啦。如果每一家有两头母猪、三头母猪这样,一年得两胞,一胞不打算要多,要它五六百块以上,那个生活解决了。如果没有母猪养,我看今年这个洞呀,大部分都是困难的,吃点饭呀都难得很啦。因为今年水把平地都淹完,坡上又被风吹倒完,那点粮食有的家过年都没吃的了。

陈:乐施会主要是给你们养母猪吗?

兰:嗯。给我们养母猪,如果他不扶(持)我们养母猪,我看年年都是穷得很啦。像我们这里,前两年有那笔钱来给我们搞那个大水池。去年天旱到二月二十几才下雨,我们从(即到)两三里路(的地方)去找水,找也找不得啦。今年有钱来搞我们那边坳那个大水池,那个水我们吃都吃不完。学校也修理啦,不然学生上学都没有房子住,房子烂烂的。

陈:这里路也通啦?

兰:路通啦。像这几年车呀、水泥各方面,什么都有啦,车路到这里,我们去街呀什么都坐车。前几年我们去街都走路。

陈:你经常去街吗?

兰:没经常去,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去一回而已,老人(指自己)没有什么东西要买,我懒得去(笑)。

陈:(笑)如果是卖东西,是你去吗?

兰:卖东西是我本人去的,这两个小的他们都没懂得卖。

陈:那你卖东西,没有文化,你觉得困难吗?

兰:没觉得困难。我们懂得汉话,壮语也会讲一点,感觉没(有)困难。

陈:还是可以算(账)?

兰:嗯。可以算呀!从他父亲(指自己的丈夫)死了以后,我们

去街去哪里我自己去(的)多,他们两个小的没懂得去。

陈:你觉得以前小孩他爸在世的时候,家里面的各方面比较好,或者是现在比较好?

兰:以前他爸在那时候,政策还没改革开放,我们小队还是搞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样我们劳动力少,每一年都拿工分少,都是挨放钱(要扣钱)。现在呢,政策开放,分土到户,我觉得比较好多了,我们爱早上去也好,晚上去也好,由你自由做啦。粮食基本上又够吃啦。我想,如果现在没有给分土地,我一个人养那帮小鬼本没过了(意指养不活),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得多啦(笑)。

陈:这个房子是原本做的吗?

兰:我这个房是他父亲死了以后我自己来这里(做的)。他父亲和公呀和几个小鬼全都死完,我想我不在这里啰,我都(好就)搬来这边(指现在住地)搞一个房子。自己养猪和养点羊,节约点钱,就给他们自己搞这个房子。

陈:你这个是哪一年搞的?

兰:哎哟。得5年过了。喔,1990年吧!1990年做成的,这个记又记不得(笑一笑)。

陈:那时候用去多少钱?

兰:给他们自己开墙脚,又自己划地基,自己砌,连盖成共去1000块钱。

陈:你这些钱主要从哪里来?

兰:这些钱呀,这些钱也是那时候他那个父亲(指自己的丈夫)还在,他是当大队长,节约得500块钱,又拿来买药给那帮小鬼,剩几百块,我自己又养1头猪卖,自己节约来搞成的。

陈:那时候你见困难多,是不是想改嫁?

兰:不嫁过啰(意为不想改嫁)。他那个父亲(指自己的丈夫)死那时候,这个洞老人也给我讲,如果这帮仔你自己养不活,看哪里行走(即到哪里),你可以去。我讲,我本没去了!啰(意为我不去

了),他父亲虽然不在,我有6个小鬼,命要带这样(即命注定这样)。他们讲,你老公又死,仔又死,如果没懂得算,找盐吃都没有哟,你还算搞成这个房子。我讲慢慢节约,想这里一点,想那里一点,不打算搞一个房子,你怎么样住呀?他们都讲,你也有本事。我讲,不有本事,800块钱成(即算)什么,一年养1头猪,养两年、三年都得钱哩。

陈:我们瑶族寡妇能不能改嫁?

兰:没有这种(指没有什么规定)。本人的思想有的爱去就去(即愿改嫁就改嫁),有个别老公一死她都想着这里那里啦,她都跑这里那里啰。我看这个洞,也有好多个人,老汉(即丈夫)一死,她们也去,去广东的(去)广东,不去广东,在本洞的也在本地方。像我们自己的思想,不想去,我们也没打算。

陈:现在家里电视机、录音机都有啦?

兰:有,那个录音机也有,电视机也有。他们两个讲要,我也买。

陈:村上有电视机的农户多不多?

兰:基本上一部分有。

陈:是从哪时候开始有的?

兰:是在去年的十一月份才得的。

陈:彩电多吗?

兰:彩电,这个洞有3部,大部分都是黑白的。我们农村的,不要求有那个彩电,有一个黑白都得啦。

陈:人家有男人,好多事情人家都还做不到,你没有男人却做到了。

兰:也是当真。像我们这个洞,有些户有男人不管,他们没懂得算,当真(即真的)困难,家里面都是到腊月那段时间没有饭吃啦。他又没懂得顾家里,我觉得没有男人是好得多。有男人他爱喝酒,找得一点钱,他拿去喝酒,得一分他用一分。没有男人,自己得一分节约一分,你想用就用,你想留就留。有男人你管也管不了

他,他拿去买酒吃呀,买这样啦,连家里面小鬼找饭吃都没有,像那种男人有不有都好。像我自己是个妇女,我自己做,你养鸡养猪,讲卖猪、卖羊得钱,你自己管,自己用。如果有男人,你管这样,你不给他用,他也和你打架,他讲你这个女人管钱这么紧。我们这个洞大部分都是这样。我感觉到没有男人也没有什么。他们讲,是寡母,困难得很。我讲,是没困难,如果你懂得算,懂得养,本没困难。

陈:以前孩子他爸还在,是你管钱或者他管钱?

兰:他还在那时候,他管。他是男人他管,你妇女没得管钱。现在他死啦,我做主(大笑)。我得几多(即多少)自己用,自己管。那时候,他公他爸还在,如果家里面你养得有猪,有只羊呀什么卖,得钱都是他们自己管。你要去街问他要一分钱,他都没给。我讲,这个老公真是小气得很。男人他们管钱紧得很呀!

陈:你现在自己作主,比较方便?

兰:嗯,比较方便,你爱用哪样都用哪样,没有那个讲(笑)。

陈:我们对你的采访如果要放进书里,你同意吗?

兰:给用啊,可是我们讲的东一句、西一句,没讲成什么,你们拿去修改,成用你们都用。那个讲(笑)。

存折的钱都是我双手创造出来的

被访人：蒙美信，女，瑶族，文盲，45岁，农民。

采访时间：1997年4月23日中午。

采访地点：广西巴马文钱二队蒙美信家。

访谈人：陈秀花，女，壮族，广西巴马妇联副主任。

陪同人：兰丽娟，女，瑶族，务农，兼文钱扶贫开发服务公司出纳员。

蒙美信全家6口人，丈夫在外当教师。她有6个孩子，其中大女、二女都已出嫁。照顾老人，送子女读书，里里外外全靠她。她起早贪黑，发展家庭种养业，不断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

陈秀花(简称陈)：你今年几岁了？

蒙美信(简称蒙)：今年45岁？

陈：叫什么名字？

蒙：蒙美信。

陈：你老家在这里吗？

蒙：老家是木洞兰电那边的。

陈：你老家也是瑶族吗？

蒙：瑶族。我们妹仔(指女儿)去要我们老舅的娃仔(意为妹子的女儿嫁哥哥的儿子)。

陈：你读过书吗？

蒙：我没读书，是文盲。(我)这老公，他去做一个民办教师。6

个仔都送去读书,两个大妹仔去读考试没得(即没考上),回家一两个月,她本去(指出嫁)。没有人跟我做工,样样都是我自己做,柴火什么自己找,羊、猪也是自己看,那地是自己做,没人帮我做。

陈:你几岁结婚?

蒙:可能 18 岁这样。

陈:结婚几年生老大?

蒙:结婚一年就生老大,那帮男仔两岁、两岁半生一个。

陈:那时候生孩子是在家或是去医院?

蒙:都是在家,自己生。

陈:你自己接生?

蒙:自己接生。

陈:脐带也是自己剪吗?

蒙:嗯,是自己剪。我有(了)小鬼(指小孩),人家也不知我有小鬼。我生小孩(才)8 天,东山有个妇联见我老公杀 1 只鸡,她就问:没有客人来怎会杀鸡?她自己过那里(指着屋边一角)去看,见我那个老大。样样都是自己做。送那帮小孩读书,钱去(即花)最多,有一个在师范读书都去论(即都花去了)几万块钱。去年我养羊卖得 2000 多块钱。早晨去做工,到 12 点钟至 2 点钟拿羊去放,还要(背)一背猪菜,还有一扛柴火放(在猪草)箩上面,最辛苦拉。

陈:阿奶跟你们一起住吗?

蒙:阿奶跟我们住的,她有一个满仔(即么儿)在东兰那里,她讲她不愿去。

陈:你是妹仔在家或者是嫁来的?

蒙:是嫁来的啰,嫁来的媳妇,所以我奶奶就讲有满叔在东兰,那里是双职工,来跟我。

陈:你对她好,她也觉得高兴?

蒙:她也讲,她说她爱讲(话多)一点。有饭给老人吃,她也懂得了。她老人家本是这样。三四窝的猪,也不够给两个孩子上学,

老爸还付给他们两个每个月 250 元。用什么、买什么都看(着)家里,有什么都卖什么,本(来就)没有钱,今年我们受水灾、旱灾、风灾,没有饭吃,什么都是买吃。

陈:都是买的吗?

蒙:嗯,都是买的多,今年到腊月我们家都买了 300 多斤玉米啦,过年以来买到现在。

陈:主要靠你当家?

答:就是啰。我讲呀,你们读书,我们养成(即培养成才),像人家的老婆都去跟她的老公,哪个去养那么多的仔去读书。

陈:当时你想去跟你爱人吗?

蒙:没想去,有一次他们讲要(我)去,200 或 150 块左右转非(即农转非),我讲我在家做苦工吃,得几多就吃几多,不靠你(指老公)吃,我在家做苦工比你当干部还得多(指收入多),种黄豆,一年得 500 斤,饭豆得 200 斤这种啰。现在养一窝仔猪得 1000,论千啦。

陈:以前你养吗?

蒙:以前只是养 1 头而已。

陈:现在有几头?

蒙:现在我有 5 头母猪,3 头又配得种了,还有两个未得,我讲给老公,我在家里累得多,有一天喔两天,我都病了,那帮羊没有人拿(即放),没有人打猪菜,我睡这里个个来看我,起没得(即起不来)咧。

陈:你没去医院?

蒙:那时候没去医院,到第三天车子来到上面,我去打了一回针,给他们要鸡蛋来括,我好一点。

陈:小孩还是比较正常(指健康)?

蒙:那帮小孩都没有去过医院,我管得好啊。我那帮仔,(小时)我都背在背上,没有放在地上,放在地上哪个看他?白天去劳

动,夜晚洗(好孩子),让他们先睡一会觉,(我)才慢慢煮饭。煮饭完,让孩子起来吃饭,再喂猪、洗衣服,还磨点米留给明天煮饭吃。不讲啦,我来这家,是最苦了。以前又没水,晚上12点钟你得挑两挑水回来,到鸡叫你还要去挑一挑,一天3挑水才够吃。

陈:挑水大概有几公里?

蒙:都是去弄屯那里挑。

陈:弄屯从这里走有多远?

蒙:走不多久,去时用不到1个钟头,回来挑得重,走不快就去1个钟头。都是晚上去挑水,白天劳动。人家有小孩得睡觉,我有小鬼不得睡觉,自己起来煮饭,自己起来做工。以前要工分吃饭,我生老二刚刚得13天,人家也喊去劳动,你不做工,你不得吃饭。

陈:后来你去吗?

蒙:我不去,不得吃饭也不管,到1个月我才去。

陈:你吃一点东西吗(指当时生孩子时)?

蒙:得吃什么东西,老公不在家,分得3斤黄豆,还讲给你留1斤半做种子,拿1斤去舂(即加工)给我,每一餐手抓一点,放(在)我菜(里),得什么呀。老舅讲我老公:“呀!这种做,以后她(会)有病,你还是买一点肉给他,不吃多,你买1斤半两斤这样给他吃几天,你才慢慢给她吃那个菜。”我老公讲没有钱。我家(指娘家)以前也是靠工分吃饭,养猪也没有粮,没有办法了,我(娘家)也得(送)1斤半肉来给我慢慢分着(吃),一餐没有一拇指大(点),一天只得吃1餐。

陈:有鸡没有?有鸡蛋没有?

蒙:那时候有什么鸡,什么鸡蛋咧!你到哪里要米来喂(鸡)?

陈:有大米吃吗?

蒙:有什么大米!有玉米吃都(算)好命,两个人才得3浪(约180斤),一年就是3浪。没(有)磨,没有糠吃,有1头猪又不长,毛长长的。

陈:现在你全家有几个人?

蒙:有4个男仔,奶和我6个,老爸(指丈夫)在外面不算,6个小孩都送读书完(即都送去读书了)。

陈:你现在有几多羊?

蒙:有10只,母猪有5头,前天卖1胞(即窝)得700块。

陈:有几只小猪?

蒙:有16只,还有3只没成卖,卖完可能得1000。我在家每年养两头肥猪,1个过年,1个卖给仔读书。我讲给老公,我想(的)还比你想想的多。我睡不(着)觉,你睡着,我比你想想(得)多。那两个女都不读,4个男要送一两个出去。有一两个能够领工资我死才眯眼睛(即闭眼)。没有力气也拼老命去做。

陈:你养猪养羊得去参加技术培训吗?

蒙:养羊是自己养,养猪培训,不去也没懂得养猪。

陈:你去学得知识吗?

蒙:学也学,没文化看书看不懂,所以送仔读书补老妈(笑)。

陈:如果现在还有夜校,还办扫盲班你还去不去?

蒙:有人教哪里不去,恐怕做工不方便。

陈:你去赶街卖猪鸡会算帐吗?

蒙:老公陪我去街上卖猪仔都没乖像我(不如我),人家放120(即给120元),我讲不卖,1斤都没合7块。有几个来拍老公的肩膀讲:讲给你老婆给了给了(即卖了卖了)。我讲:你放不到价,我不卖给你。老公懂得什么,我养猪,老公养吗?他与我搭伴来而已,猪是我女人自己养,我自己卖,他懂得什么!他们讲:“你老婆没听你的话。”他(指丈夫)讲:“她不依卖给你,我也没有办法。”我顶去顶来,一个都得125。乐施会还没有来,我养两个本地母猪,一年有4胞猪仔,羊有,鸡也养。没有猪我农民在家做什么,有个香港乐施会(的)来问我:你怎样养羊?我讲怎样养羊法,你牵一个比较老的羊,其他(的羊会)自己跟那老的去,老(的)去哪里,它

(们)就去哪里。他问以前你怎样养猪？我原来要(用)猪菜、米喂，也得买猪仔。我仔还没成(去)读书，钱还没成(有)用，我拿去存，老公的工资拿来家里买油盐、买东西，存折的钱都是我双手创造出来(的)。他们讲，我有钱。他们也不懂，我穿烂烂的，主要你洗干净。他们笑，这个老还有钱存。我讲，钱也没有，有也(只)有两三千这样，留给小鬼去读书。

陈：你今天讲得都比较好，如果是拿去出书，你同意吗？

蒙：同意，同意。

我做女人好过

被访人：兰美芳，女，瑶族，29岁，初中文化，农民。

采访时间：1997年4月22日下午。

采访地点：广西巴马文钱下队兰菊芳家。

采访人：陈秀花，女，壮族，广西巴马妇联副主任。

陪同人：兰丽娟、谭万新(男)，瑶族。

兰美芳是一位比较开放的农家女，穿着比较特别，时装现代化，她说：我觉得做女人比男人好，我宁愿做女人。从外表来看，她不像农村妇女，像都市里的服务小姐。但她很和善、能干，除做些农活和家务、带小孩外，还办了一个个体经销店，丈夫开龙马车。全家三口人是该屯经济、文化、生活比较好的家庭。我们在兰菊芳家采访了她。

陈秀花(简称陈)：你叫什么名字？

兰美芳(简称兰)：兰美芳。

陈：我想请你谈谈你个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还有环境、文化、教育，看到的、听到的一些情况，我们这些地方或者外面的都可以谈谈。

兰：也是有问必答，给我讲我没懂得讲，真的。香港那帮来，我也是这样，问什么我就答什么，自己讲也讲不出什么，我从小记忆力也差，读书，后来毕业又结婚，也没有什么。

陈：你是那年结婚的？

兰:1988 年结婚。

陈:你什么学校毕业?

兰:东山中学。

陈:你读过高中吗?

兰:初中毕业。

陈:哪年毕业?

兰:1987 年。

陈:你小孩是男是女?

兰:是男的,都得 7 岁了。

陈:就要那么一个?

兰:一个而已。第二个都不敢想了,现在想要,起码自己有五六万才要,真的富裕点才要,小孩多没有用。

陈:那你跟你爱人(谭杰),你们是自己谈的(恋爱)吗?

兰:是自己谈的。

陈:还用父母送酒肉没有?

兰:哈哈!送个屁!我们自己建立感情,双方相爱,我爸、我妈、我们亲戚都不同意我嫁给他,也有那种干部、老师追求我。(他们)不给我嫁给这个,(他们说)他懒,在家他没做什么,跟了他,以后这辈子你苦多。我讲,呀!他们有金钱,有什么楼房,(我)好像都看不惯。我们自己有感情,有什么?主要有一鸟窝(指住处)!后来我们谈成,我就自己来跟他,我妈都还用石头打他家。现在我们有小孩了,我妈他们也同意,也对我们好,还多(即很)爱我们。

陈:你们做的比较成吃(即有计划)一点?

兰:嗯。样样都是靠他(指丈夫)的。现在样样他都懂得做,木工呀、电刨、电锯他都懂得做,车又懂得开。

陈:他现在主要做些什么?

兰:现在开车。

陈:你呢?

兰：我办点代销，我还在家养猪，有时候也做点活路，我种点平地，山坡地留给我妈种。

陈：种有几多面积？

兰：我本来得（有）两亩，种那种平地也是一亩二、一亩三这样。

陈：都是种玉米？还种有果树，其他的吗？

兰：果树，也是他们刚刚给我们李果、竹子种，桃子也有点，每年我们都没收什么，丢在山上面，小孩自己检来吃哩。

陈：没有得卖？

兰：没得卖，我们自己还买吃。

陈：你觉得你以前过得比较好或者是现在过得比较好？

兰：我觉得现在当然比以前好得多。我嫁给他，讲不讲，命运也是好点的，那时候我们年轻，也是高兴过得去，高兴跟大家一起玩而已，年轻好玩不管，就讲以后的生活就比以前的生活好得多啦。现在我想出去做些工，他也讲，你做一年到头都没比我做一天的多。

陈：你想到哪里去做工？

兰：去劳动，种玉米这种他都不给去，我讲去种点玉米，培土玉米，我出去一天，请人一天都种得完啦。（他讲）宁可你在家煮点饭，热点开水等我都得了。

陈：他对你这么好？

兰：他的态度也是还可以的。

陈：你觉得这种满足吗？

兰：满足。反正他一辈子又不跟哪个女人谈话，他主要是怕我们见男人爱讲话打招呼这种，好像哪个男人跟你打招呼你都挨骂。

陈：你挨骂过吗？

兰：笑——，我们在家卖贷，哪个来谈话多，我们都不敢跟他谈得多，我马上进到伙房煮饭。有些年轻人他没懂得（即不知道）我们结过婚，他跟我们吹牛，我都改话题不跟他多谈。我有一个老公

对我那么好,我们有一个男孩也是满足了。他现在也讲想搞房子。

陈:你经常去金城江吗?

兰:我是毕业那时去而已。我嫂今年三月三来,喊我去,我没有时间,在家,你看煮点饭、喂点猪,一天时间都过了,没有时间去玩。

陈:你最远去过哪里?

兰:去贵港。我爱人去贵港帮人家开过车,我们村的人也跟他去打工,我妹、我弟他们都去,我弟海军和他老婆一起去帮他们拉泥巴、挖泥巴,挖泥巴上三轮车填河。

陈:你是哪年去的?

兰:1994 年去。

陈:那时候你去做些什么?

兰:就是他开车,我去帮他洗点衣服看管小孩而已。

陈:你见(即觉得)去打工好吗?

兰:有什么好,生活过不去,哎哟!打工得一点钱来补助生活,不如在家稳定过(日子)。

陈:你认为打工好过,或者异地开发或异地安置好过?

兰:异地开发。

陈:异地安置就是搬出去?

兰:搬出去在外面打工而已。

陈:不愿搬出去?

兰:不愿,我宁愿在我们这里,现在讲你用雷达、大炮轰我都不出去。

陈:为什么?

兰:我讲你在外面,一天你得几多钱都用完用光,见什么想要什么。在外面我不做,像我们在这块得一分你就买点肉吃,买点酒喝,又没有讲花费什么。你去外面样样都想买,小孩见什么闹着要什么。

陈:在外面生活、教育、文化不多好点?

兰：我见对小孩也不好，小孩有时培养成烂仔的多。

陈：那你觉得外面的小孩都是烂仔的多吗？

兰：对我个人来讲，我们小孩本是在这种山区生活，到外面去小孩教不惯（即教不好），都是调皮多。他见世面多，你有几多钱都不够他花。

陈：见世面多，他也懂事多啊？那你哥你嫂的小孩读书怎样？

兰：嗯，我哥我嫂那两个小孩读书也没得（即读不好），我哥也是买一部班车给他。

陈：开车也是一门技术？

兰：嗯。他回来自己又去自费读书，学那种修理技术。

陈：那你讲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麼？

兰：养猪，给我养到 10 头母猪，我们都是在家得多，养猪，科学养方便得多啦，我养猪，顺便管家。

陈：现在你养几多头猪？

兰：我本来养 3 头，现在还有两头，那一头母猪下 3 胞了，昨天又刚下 1 胞，我都还没有得喂它，有一头配种得 3 个月了，又要过了。在家也是忙，喂猪、打点猪菜。你煮点饭、煮点菜等他，有时候他回来，没成得吃（即还没能吃饭）、没得煮，他闹两声讲，我回来肚子饿完了，你以为我去买龙肉吃。他又自己煮，他讲，不等你煮，你煮慢得多（笑）。

陈：那你参加过技术培训吗？

兰：参加，每次我都参加，男人他没有时间。

陈：你学技术了以后，你懂得用了没有？

兰：懂，有些我们没曾见过，都是问阿安（指技术员）他们。阿安在得近，我们问他也懂，他讲（即教）给我们技术。反正都是发现小猪拉肚的多。

陈：其他呢？

兰：其他我没觉得怎样，我们自己懂得预防。

陈：你懂得帮猪打针没有？

兰：没懂，但是我懂得预防，我那个猪都没有病过，我见（即觉得）拉肚难管点而已。

陈：拉肚一般你放什么？

兰：喂氟哌酸，打青霉素。

陈：喂它吃？

兰：嗯，我两头猪，1个月我都放（即喂药），一瓶80多万（单位）这种，专门给它们吃，这样它们都不得什么瘟病。

陈：你现在开代销店投资几多？

兰：800块这样。

陈：主要卖些什么？

兰：饼、烟、糖、酒之类，我主要搞得小。

陈：收入可以吗？

兰：也没算得什么，维持得去。我们在家也没做什么，街日子本带利也得七八十块，可能也得七八块利润，（按）10%算，1个月也得七八十块。有时候他开车去，一天他补得一点，我们在家也是空坐、空吃而已。

陈：这也是一份工作，你自己能够经商也是好办法，那你们是哪个管钱？

兰：他得钱，都是拿给我管的。好像一天他要几多，都是要三四十块这样地买油，钱他都是给我管。

陈：你认为他给你管完没有？

兰：笑——。反正他手上的钱没带几多，他那人我是懂得，比较老实。

陈：那你平常买东西，还问你爱人吗？

兰：买衣服这种，有时候我买，我讲，我见底下老师得（即有）一套衣服（很）好，你去买一套来给我穿。他讲，你见好，你都买哩（即自己买吧）！他也不怎样，反正我觉得他是好的。他也不讲给你做

什么,他样样都自己做。他讲,你主要在家帮煮饭,带小孩洗点衣服得啦。

陈:那你讲做男人好,还是做女人好?

兰:对于我来说,我做女人好过。

陈:你年轻的时候,在娘家你做工吗?

兰:做。但我做不管(意为即使我做事也好),在我娘家,我比较懒点。我家他们个个都做得,我跟他们去,也是放玉米种。在家我洗碗,有时我爸都不给我洗,他讲我洗碗不干净(笑)。

陈:算来在这个村妇女生活过得比较好的还是你?

兰:也是吧。

陈:你家的生活是比较好,人少?

兰:人少啊!他又会算。我们(的)土地,每年都是自己去请人做的。

陈:请人请工,你们给钱或者给吃饭?

兰:一般帮打点玉米,给吃一餐饭,如果去种玉米,种一两天就吃饭,如果培(玉米),就付钱,括冬草也付钱。

陈:请哪里的人?

兰:我们本村的。

陈:他们愿意帮做吗?

兰:愿意,有钱哪个都愿帮。他们的土地他们也没够(种),做几天都(即就)完啦。

陈:这个村现在变化大吗?

兰:以前我们生活落后,看那个猪圈好像粪塘一样,现在比我们住的还好得多。

陈:文化方面?

兰:文化方面也是比以前好得多,小孩个个都送上学,没有钱,希望工程给钱,好像孤儿呀都是希望工程扶持。

陈:小孩个个都得上学,女孩也得上学吗?

兰:嗯。女孩也得上学,不过弄山那边有女孩多不得上学。

陈:弄山那边,也是属于东山吗?

兰:嗯。弄山那边来我们这里考试,他们讲,有一个女、两个女,有些都没有(上学)。

陈:我们这里妇女文盲多不多?

兰:年纪比我们轻的好像没有,有也很少,好像蒙利英。(兰菊芳的丈夫赶街回来,也插入了我们的谈话,她丈夫姓谭)

谭:她认得的,还算文盲吗?

陈:她读过夜校?

兰:以前办(夜校),现在没有了。她读到三年级,认得字,不算文盲了。

谭:文盲,老一代是有,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只有个把。